

書叢學文光晨



# 偷生

第四世同堂  
第二部

老舍創作



85  
44  
12

上册

四世同堂

第一部

偷 生

上 冊

老舍創作

版初月一十年六四九一

必翻 所版  
究印 有權

元十四幣國價定冊每

春天好似不管人間有什麼悲痛，又帶着牠的溫暖與香色來到北平。地上與河裏的冰很快的都化開，從河邊與牆根都露出細的綠苗來。柳條上綴起鵝黃的碎點，大雁在空中排開隊伍，長聲的呼應着。一切都有了生意，只有北平的人還凍結在冰裏。

苦了小順兒和妞子。這本是可以買幾個模子，磕泥餠餅的時候。用黃土泥磕好了泥人兒，泥餅兒，都放在小凳上，而後再從牆根採來葉兒還捲着的香草，擺在泥人兒的前面，就可以唱了呀：『泥泥餠餅泥泥人兒哪，老頭兒喝酒，不讓人兒哪！』這該是多麼得意的事呀！可是，媽媽不給錢買模子，而當挖到了香草以後，唱着『香香蒿子，辣辣罐兒哪』的時候，父親也總是不高興的說：『別嚷！別嚷！』

他們不曉得媽媽近來為什麼那樣吝嗇，連磕泥餠餅的模子也不給買。爸爸就更奇怪，老那麼橫虎子似的，說話就瞪眼。太爺爺本是他們的『救主』，可是近來他老人家也彷彿變了



樣子。在以前，每逢柳樹發了綠的時候，他必定帶着他們到護國寺去買赤包兒秧子，葫蘆秧子，和什麼小盆的『開不窮』與各種花仔兒。今年，他連蘿蔔頭，白菜腦袋，都沒有種，更不用說是買花秧去了。

爺爺不常回來，而且每次回來，都忘記給他們帶點兒吃食。這時候不是正賣豌豆黃，愛窩窩，玫瑰棗兒，柿餅子，和天津蘿蔔麼？怎麼爺爺總說街上什麼零吃也沒有賣的呢？小順兒告訴妹妹：『爺爺準是愛說瞎話！』

祖母還是待他們很好，不過，她老是鬧病，哮喘唧唧的不高興。她常常念道三叔，盼望他早早回來，可是當小順兒自告奮勇，要去找三叔的時候，她又不准。小順兒以為只要祖母准他去，他必定能把三叔找回來。他有把握！妞子也很想念三叔，也願意陪着哥哥去找他。因為這個，他們小兄妹倆還常拌嘴。小順兒說：『妞妞，你不能去！你不認識路！』妞子否認她不識路：『我連四牌樓，都認識！』

一家子裏，只有二叔滿面紅光的怪精神。可是，他也不知怎麼老不回來。他只在新年的時候來過一次，大模大樣的給太爺爺和祖母磕了頭就走了，連一斤雜拌兒也沒給他們倆買

來。所以他們倆拒絕了給他磕頭拜年，媽媽還直要打他們；臭二叔！胖二孀根本沒有來過，大概是，他們猜想，肉太多了，走不動的緣故。

最讓他們羨慕的是冠家。看人家多麼會過年！當媽媽不留神的時候，他們倆便偷偷的溜出去，在門口看熱鬧。哎呀，冠家來了多少漂亮的姑娘呀！每一個都打扮得那麼花哨好看，小妮子都看呆了，嘴張着，半天也閉不上！她們不但穿得花哨，頭和臉都打扮得漂亮，她們也都非常的活潑，大聲的說着笑着，一點也不像媽媽那麼愁眉苦眼的。她們到冠家來，手中都必拿着點禮物。小順兒把食指含在口中，連連的吸氣。小妮子『一、二、三、』的數着；她心中最大的數字是『十二』，一會兒她就數到了『十二個瓶子！十二包點心！十二個盒子！』她不由的發表了意見：『他們過年，有多少好吃的呀！』

他們還看見一次，他們的胖孀子也拿着禮物到冠家去。他們最初以為她是給他們買來的好吃食，而跑過去叫她，她可是一聲也沒出便走進冠家去。因此，他們既羨慕冠家，也恨冠家——冠家奪去他們的好吃食。他們回家報告給媽媽：趕情胖孀子並不是胖得走不動，而是故意的不來看他們。媽媽低聲的囑咐他們，千萬別對祖母和太爺爺說。他們不曉得這是爲

了什麼，而只覺得媽媽太奇怪；難道薛二嬌不是他們家的人麼？難道她已經算是冠家的人了麼？但是，媽媽的話是不好違抗的，他們只好把這件氣人的事存在心裏。小順兒告訴妹妹：『咱們得聽媽媽的話喲！』說完他像小大人似的點了點頭，彷彿增長了學問似的。

是的，小順兒確是長了學問。你看，家中的大人們雖然不樂意聽冠家的事，可是他們老喃喃咕咕的講論錢家。錢家，他由大人的口中聽到，已然只剩了一所空房子。錢少奶奶回了娘家，那位好養花的老頭兒忽然不見了。他上哪兒去了呢？沒有人知道。太爺爺沒事兒就和爸爸喃喃這回事。有一回，太爺爺居然爲這個事而落了眼淚。小順兒忙着躲開，大人們的淚是不喜歡教小孩子看見的。媽媽的淚不是每每落在廚房的爐子上麼？

更教小順兒心裏顫動而不敢說付麼的事，是聽說錢家的空房子已被冠先生租了去，預備租給日本人。日本人還沒有搬了來，房屋可是正在修理——把窗子改矮，地上換木板好擺日本的『榻榻密』。小順兒很想到一號去看看，又怕碰上日本人。他只好和了些黃土泥，教妹妹當泥瓦匠，建造小房子。他自己作監工的。無論妹妹把窗子蓋得多麼矮，他總要挑剔：『還太高——還太高！』他捏了個很小的泥人，也就有半寸高吧。『你看，妹，日本人是矮

子，只有這麼高呀！』

這個遊戲又被媽媽禁止了。媽媽彷彿以爲日本人不但不是那麼矮，而且似乎還很可怕；她爲將要和日本人作鄰居，愁得什麼似的。小順兒看媽媽的神氣不對，不便多問；他只命令妹妹把小泥屋子毀掉，他也把那個不到半寸高的泥人揉成了小球，扔在門外。

最使他們倆和全家傷心的是常二爺在城門洞裏被日本人打了一頓，而且在甕圈兒裏罰跪。

常二爺的生活是最有規律的，而且這規律是保持得那麼久，倒好像也是大自然的一個鐘擺，老那麼有規律的擺動，永遠不倦怠與停頓。因此，他雖然已經六十多歲，可是他自己似乎倒不覺得老邁；他的年紀彷彿專爲給別人看的，像一座大鐘那樣給人們報告時間。因此，雖然他吃的是粗茶淡飯，住的是一升火就像磚窰似的屋子，穿的是破舊的衣裳，可是他，自青年到老年，老那麼活潑結實，直像剛挖出來的一個紅蘿蔔，雖然帶着泥土，而鮮伶伶的可愛。

每到元旦，他在夜半就迎了神，祭了祖，而後吃不知多少真正小磨香油拌的素餡餃子

——他的那點豬肉必須留到大年初二祭完財神，才作一頓元寶湯的。吃過了素餛飩子，他必須熬一通夜。他不賭錢，也沒有別的事情，但是他必須熬夜，爲是教灶上老有光亮，貼在壁上的灶王爺面前老燒着一線高香。他並不信灶王爺與財神爺真有什麼靈應，但是他願屋中有點光亮與溫暖。他買不起鞭炮，與成片的大紅燭，他只用一線高香與灶中的柴炭，迎接新年，希望新年與他的心地全是光明的。後半夜，他發睏的時候，他會出去看一看天上的星；經涼風兒一吹，他便又有了精神。進來，他抓一把專爲過年預備的鐵蠶豆，把牠們嚼得礮礮的響。他並不一定愛吃那些豆子，可是真滿意自己的牙齒。

天一亮，他勒一勒腰帶，順着小道兒去『逛』大鐘寺。沒有人這麼早來逛廟，他自己也並不希望看見什麼豆汁攤子，大糖葫蘆，沙雁，風車與那些紅男綠女。他只是爲走這麼幾里地，看一眼那座古寺；只要那座廟還存在，世界彷彿就並沒有改了樣，而他感到安全。

看見了廟門，他被折回來，沿路去向親戚朋友拜年。到了十點鐘左右，他回到家，吃點東西，便睡一個大覺。大年初二，很早的祭了財神，吃兩三大碗餛飩，他便進城去拜年，那家必是頭一家。

今年，他可是並沒有到大鐘寺去，也沒到城裏來拜年。他的世界變了，變得一點頭腦也摸不着。夜裏，遠處老有槍聲，有時候還打炮。他不知道是誰打誰，而心裏老放不下。像受了驚吓的小兒似的，睡着睡着他就猛的一下子吓醒。有的時候，他的和鄰居的狗都拚命的叫，叫得使人心裏發顫。第二天，有人告訴他：夜裏又過兵來着！什麼兵？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沒人知道。

假若夜裏睡不消停，白天他心裏也不踏實。謠言很多。儘管他的門前是那麼安靜，可是只要過來一輛大車或一個行人，便帶來一片謠言。有的說北壘來了多少敵兵，有的說西苑正修飛機場，有的說敵兵要抓幾千名伙子，有的說沿着他門前的大道要修公路。抓伙？他的兒子正年輕力壯啊！他得設法把兒子藏起來。修公路？他的幾畝田正在大道邊上；不要多，只佔去他二畝，他就受不了！他決定不能離開家門一步，他須黑天白日盯着他的兒子與田地！

還有人說：日本人在西苑西北屠了兩三個村子，因為那裏窩藏着我們的游擊隊。這常二爺想，不能是謠言；半夜裏的鎗聲炮響不都是在西北麼？他願意相信我們還有游擊隊，敢和日本鬼子拚命。同時，他又怕自己的村子也教敵人給屠了。想想看吧，德勝門關廂的監獄不

是被我們的游擊隊給砸開了麼？他的家離德勝門也不過七八里路呀！屠村子是可能的！

他不但聽見，也親眼看見了：順着大道，有許多人從西北往城裏去，他們都扶老攜幼的，挑着或背着行李。他打聽明白：這些人起碼都是小康之家，家中有房子有地。他們把地像白給似的賣出去，放棄了房子，搬到城裏去住。他們怕屠殺。這些人也告訴他：日本人將來不要地稅，而是要糧食，連稻草與麥稈兒全要。你種多少地，收多少糧，日本人都派人來監視；你收糧，他拿走！你不種，他照樣的要！你不交，他活死你！

常二爺的心跳到口中來。背着手在他的田邊上繞，他須細細的想一想。他有智慧，可是腦子很慢。是不是他也搬進城去住呢？他向西山搖了搖頭。山，他，他的地，都永遠不能動！不能動！真的，他的幾畝地並沒給過他任何物質上的享受。他一年到頭只至多吃上兩三次豬肉，他的唯一的一件禮服是那件洗過不知多少次的藍布大褂。可是，他還是捨不得離開他的地。離開他的地，即使吃喝穿住都比現在好，他也不一定快活。有地，才有他會作的事；有地，他才有了根。

不！不！什麼都也許會遇見，只有日本人來搶莊稼是謠言，地道的謠言！他不能先信謠

言，吓嚇自己。看着土城，他點了點頭。他不知道那是金元時代的遺蹟，而只曉得他自幼就天天看見牠，到如今牠也還未被狂風吹散。他也該像這土城，永遠立在這裏。由土城收回眼神，他看到腳前的地，麥苗兒，短短的，黑綠的麥苗兒，一隴一隴的一直通到鄰家的地，而後又連到很遠很遠的地，又……他又看見到西山。謠言！謠言！這是他的地，那是王家的，那是丁家的，那是……西山；這才是真正的！別的都是謠言！

不過，萬一敵人真要搶糧來，怎辦呢？即使不來搶，而用兵馬給踐踏壞了，怎辦呢？他想不出辦法！他的背上有點癢，像是要出汗！他只能晝夜的看守着他的地。有人真來搶劫，他會拚命！這麼決定了，他又高興一點，開始順着大道去揀馬糞。揀着一堆馬糞，他就回頭看一看他的地，而後告訴自己：都是謠言，地是丟不了的！金子銀子都容易丟了，只有這黑黃的泥土永遠丟不了！

快到清明了，他更忙了一些。一忙，他心裏反倒踏實了好多。夜裏雖還時時聽到鎗聲，可是敵人並沒派人來要糧。麥苗已經不再爬在地上，都隨着春風立起來，油綠油綠的。一行行的綠麥，鑲着一條條的黃土，世界上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看呢？再看，自己的這一塊地，收



捨得多麼整齊，突隨有多麼直溜！這塊地的本質原不很好，可是他的精神與勞力却一點不因土壤而懈怠。老天爺不下雨，或下雨太多，他都無法挽救旱潦；可是只要天時不太壞，他就用上他的全力去操作，不省下一滴汗。看看他的地，他覺得應當驕傲，高興！他的地不懂出糧食，也表現着他的性格。他和地是一回事。有這塊地，連日月星辰也都屬於他了！

對那家那塊地，他一點也不比自己的那塊少賣力氣。『快清明了！』他心中說：『應當給他們拍一拍坟頭！誰管他們來不來燒紙呢！』他給坟頭添了土，拍得整整齊齊的。一邊拍，一邊他想念那家的人，今年初二，他沒能去拜年，心中老覺得不安。他盼望他們能在清明的時節來上坟。假若他們能來，那就說明了城裏的人已不怕出城，而日本人搶糧的話十之八九是謠言了。

離他有二里地的馬家大少爺鬧嗓子，已經有一天多不能吃東西。馬家有幾畝地，可是不是够吃的。多虧大少爺在城裏法院作法警，月間能交家三頭五塊的。大少爺的病既這麼嚴重，全家都慌了，所以來向常二爺要主意。常二爺正在地裏忙着，可是救命的事是義不容辭的。他不是醫生，但是憑他的生活經驗與人格，鄰居們相信他或者比相信醫生的程度還更高一

些。他記得不少的草藥偏方，從地上挖巴挖巴就能治病，既省錢又省事。在他看，只有城裏的人才用得着醫生，唯一的原因是城裏的人有錢。對馬家少爺的病，他背誦了許多偏方，都覺得不適用。鬧嗓子是重病。最後，他想起來六神丸。他說：

『這可不是草藥，得上城裏買去，很貴！』

貴也沒辦法呀，救命要緊！馬家的人從常二爺的口中聽到藥名，彷彿覺得病人的命已經可以保住。他們絲毫不去懷疑六神丸。只要出自常二爺之口，就是七神丸也一樣能治病的。問題也在哪兒去籌幾塊錢，和託誰去買。

七拚八湊的，弄到了十塊錢。誰去買呢？當然是常二爺。大家的邏輯是：常二爺既知道藥名，就也必知道到哪裏去買；而且，常二爺若不去買，別人即使能買到，恐怕也會失去效驗的！

『得到前門去買呀！』常二爺不大願意離開家，可又不便推辭，只好提出前門教大家考慮一下。前門，在大家的心中，是個可怕的地方。那裏整天整夜的擁擠着無數的人馬車輛，動不動就會碰傷了人。還有，鄉下的土財主要是想進城花錢，不是都花在前門外麼？那裏有

穿着金線織成的衣服的女人，據說這種女人『吃』土財主十頃地像吃一個燒餅那麼容易！且，前門離西直門還有十多里路呢。

不過，唯其因為前門這樣的可怕，才更非常二爺出馬不行。嘴上沒有鬚鬚的人哪能隨他就上前門呢！

常二爺被自己的話繞在裏邊了！他非去不可！衆望所歸，還有什麼可說的呢？揣上那塊錢，他勒了勒腰帶，準備進城。已經走了幾步，有人告訴他，一進西直門就坐電車，一兒就到前門。他點了點頭，而心中很亂；他不曉得坐電車都有多少手續與規矩。他一輩子只曉得走路，坐車已經是個麻煩，何況又是坐電車呢！不，他告訴自己，不坐車，走路是最妥當的辦法！

剛一進西直門，他就被日本兵攔住了。他有點怕，但是決定沉住了氣。心裏說：『我是天字第一號的老實人，怕什麼呢？』

日本人打手式教他解開懷。他很快的就看見明白了，心中幾乎要高興自己的沉着與聰明。在解鈕扣之前，他先把懷中掖着的十塊錢票子取了出來，握在手中，心裏說：『除了這個，

準保你什麼也搜不着！有本事的話，你也許能摸住一兩個蟲子！」

日本人劈手把錢搶過去，回手就是左右開弓兩個嘴吧。常二爺的眼前飛起好幾團金星。

『大大的壞，你！』日本兵指着老人的鼻子說。說罷，他用手捏着老人的鼻子，往城牆上拉；老人的頭碰在了牆上，日本兵說：『看！』

老人看見了，牆上有一張告示。可是，他不認那麼多的字。對着告示，他嚥了幾口氣，怒火燒着他的心，慢慢的他握好了拳。他是個中國人，北方的中國人，北平郊外的中國人。他不認識多少字，他可是曉得由孔夫子傳下來的禮義廉恥。他吃的是糠，而道出來的是仁義。他一共有幾畝地，而他的人格是頂得起天來的。他是個最講理的，知恥的，全人類裏最拿得出去的人！他不能這麼白白的挨打受辱，他可以不要命，而不能隨便丟棄了『理』！

可是，他也是世界上最愛和平的人。慢慢的，他把握好的拳頭又放開了。他的鄰居等着吃藥呢！他不能只顧自己的臉面，而忘了馬少爺的命！慢慢的，他轉過身來，像對付一條黑狗似的，他忍着氣央求：『那幾塊錢是買藥的，還給我吧！那要是我自己的錢，就不要了，你們當兵的也不容易呀！』

日本兵不懂他的話，而只向旁邊的一個中國警察一弩嘴。警察過來拉住老人的臂，往裏圈裏拖。老人低聲的問：『怎麼回事？』

警察用很低的聲音，在老人耳邊說：『不准用咱們的錢啦，一律用他們的！帶着咱們的錢有罪！好在你帶的少，還不至於有多大的罪過。得啦，』他指着甕圈內的路旁，『老人家委屈一會兒吧！』

『幹什麼？』老人問。

『跪一會兒！』

『跪？』老人從警察手中奪出胳膊來。

『好漢不吃眼前虧！你這麼大的年紀啦，招他槌吧一頓，受不了！沒人笑話你，這是常事！多咱咱們的軍隊打回來，把這羣狗養的都殺絕！』

『我不能跪！』老人挺起胸來。

『我可是好意呀，老大爺！論年紀，你和我父親差不多！這總算說到家了吧？我怕你再挨打！』

老人沒了主意，日本兵有鎗，他自己赤手空拳。即使他肯拚命，馬家的病人怎麼辦呢？極慢極慢的，眼中冒着火，他跪了下去。他從手到脚都哆嗦着，除了老親和老天爺，他沒向任何人屈過膝。今天，他跪在人馬最多的甕圈兒中。他不敢抬頭，而把牙咬得山響，熱淚順着脖子往下流。

雖然沒抬頭，他可是覺得出，行人都沒有看他；他的恥辱，也是他們的；他是他們中間的老人。跪了大概有一分鐘吧，過來一家送殯的，鬧喪鼓了乒乒乓乓的打得很響。音樂忽然停止。一羣人都立在他身旁，等着檢查。他抬起頭來看了一眼，那些穿孝衣的都用眼盯着日本人，沉默而着急，彷彿很怕棺材出不了城。他嘆了口氣，對自己說：『連死人也逃不過這一關！』

日本兵極細心的檢查過了一切的人，把手一揚，鑼鼓又響了。一把紙錢，好似撒的人的手有點哆嗦，沒有揉好，都三三兩兩的還沒分開，就落在老人的頭上。日本兵笑了。那位警察乘着機會走過來，假意作威的喊：『你還不滾！留神，下次犯了可不能這麼輕輕的饒了你！』

老人立起來，看了看巡警，看了看日本兵，看了看自己的磕膝。他好像不認識了一切，呆呆的愣在那裏。他什麼也不想，只想過去擰下敵兵的頭來。一輩子，他老承認自己的命運不好，所以永遠連抱怨老天爺不下雨都覺得不大對。今天他所遇到的可並不是老天爺，而是一個比他年輕許多的小兵。他不服氣！人都是人，誰也不應當教誰矮下一截，在地上跪着！

『還不是哪？』警察很關心的說。

老人用手掌使勁的擦了擦嘴上的花白短鬚，嚥了口氣，慢慢的往城裏走。

他去找瑞宣。進了門，他沒敢蹣脚和拍打身上的塵土，他已經不是人，他須去掉一切人的聲勢。走到棗樹那溜兒，帶着哭音，他叫了聲『祁大哥！』

祁家的人全一驚，幾個聲音一齊發出來：『常二爺！』

他立在院子裏。『是我啣！我不是人！』

小順兒是頭一個跑到老人的跟前，一邊叫，一邊扯老人的手。

『別叫了！我不是太爺，是孫子！』

『怎麼啦？』祁老人越要快而越慢的走出來。『老二，你進來呀！』

瑞宣夫婦也忙着跑過來。小順兒慌手忙腳的往前鑽，幾乎跌了一跤。

『老二！』祁老人見着老友，心中痛快得彷彿像風雪之後見着陽光似的。『你大年初二沒有來！不是挑你的眼，是真想你了！』

『我來？今天我來了！在城門上挨了打，罰了跪！憑我這個年紀，罰跪呀！』他看着大家，用力往回收斂他的淚。可是，面前的幾個臉都是那麼熟習和祥，他的淚終于落了下來。

『怎麼啦？常二爺爺！』瑞宣問。

『先進屋來吧！』祁老人雖然不知是怎回事，可是見常二爺落了淚，心中有些起急。『小順兒的媽，打水，泡茶去！』

進到屋中，常二爺把城門上的一幕學說給大家聽。『這都是怎回事呢？大哥，我不想活了，快七十了，越活越矮，我受不了！』

『是呀！連咱們的錢也不准用了！』祁老人嘆着氣說。

『城外頭還照常啊！能怪我嗎？』常二爺提出他的理由來。

『罰跪還是小事，二爺爺！不准用咱們的錢才厲害！錢就是咱們的血脈，把血脈吸乾，



咱們還怎麼活着呢？」瑞宣明知道幾句話毫無用處，可是已經費了好久，沒法不說出來。

常二爺沒聽懂瑞宣的話，可是他另悟出點意思來：『我明白了，這真是改朝換代了，咱們的錢不准用，還教我在街上跪着！』

瑞宣不願再和老人講大事，而決定先討他個歡心。『得啦，還沒給你老人家拜年，給你拜個晚年吧！』說完，他就跪在了地上。

這，不但教常二爺笑了笑，連祁老人也覺得孫子明禮可愛。祁老人心中一好受，馬上想出了主意：

『瑞宣，你給買一趟藥去！小順兒的媽，你給二爺爺作飯！』

常老人不肯教瑞宣跑一趟前門。瑞宣一定要去：『我不必跑那麼遠，新街口有一家鋪子就帶賣！我一會兒就回來！』

『真的呀？別買了假藥！』常二爺受人之託，唯恐買了假藥。

『假不了！』瑞宣跑了出去。

飯作好，常二爺不肯吃。他的怒氣還未消。大家好說歹說的，連天佑太太也過來勸慰，

他才勉強的吃了一盤飯。飯後說閒話，他把鄉下的種種謠言說給大家聽，並且下了註解：『今天我不敢不信這些話了，日本人是什麼屎都拉得出來的！』

瑞宣買來藥，又勸慰了老人一陣。老人拿着藥告辭：『大哥，沒有事我就不再進城了！反正咱們心裏彼此想念着就是了！』

小順兒與妞子把常二爺的事聽明白了差不多一半。常二爺走後，他開始裝作日本人，教妹妹裝常二爺，在台階下罰跪，媽媽過來給他屁股上兩巴掌，『你什麼不好學，單學日本人！』小順兒抹着淚，到祖母屋中去訴苦。

## 二

杏花開了。台兒莊大捷。

程長順的生意完全沒了希望。日本人把全城所有的廣播收音機都沒收了去，而後勒令每一個院子要買一架日本造的，四個燈的，只能收本市與冀東的收音機。冠家首先遵命，晝夜的開着機器，冀東的播音節目比北平的遲一個多鐘頭，所以一直到夜裏十二點，冠家還鑼鼓喧天的響着。六號院裏，小文安了一架，專爲聽廣播京戲。這兩架機器的響聲，前後夾攻着祁家，吵得瑞宣時常的咒罵。瑞宣決定不買，幸而白巡長好說話，沒有強迫他。

『祁先生你這麼辦，』白巡長獻計：『等着，等到我交不上差的時候，你再買。買來呢。你怕吵得慌，就老不開，好了！這是日本人作一筆大生意，要講聽消息，誰信……』

李四爺也買了一架，不爲聽什麼，而只爲不惹事。他沒心聽戲，也不會鼓逗那個洋玩藝。他的兒子，胖牛兒，可是時常把他開開，也不爲聽什麼，而是覺得花錢買來的，不應當

白白的放着不用。

七號雜院裏，沒有人願意獨力買一架，而大家合夥買又辦不到，因為誰出了錢都是物主，就不便聽別人的支配，而這個小東西又不是隨便可以亂動的。後來，說相聲的黑毛兒方六有一天被約去廣播，得了一點報酬，買來一架，爲是向他太太示威。他的理由是：『省得你老看不起我，貧嘴惡舌的說相聲！瞧吧，我方六也到廣播電台去露了臉！我在那兒一出聲，九城八條大街，連天津三不管，都聽得見！不信，你自己聽聽好嘍！』

四號裏，孫七和小崔當然沒錢買，也不高興買。『累了一天，晚上得睡覺，誰有工夫聽那個！』小崔這麼說。孫七完全同意小崔的話，可是爲顯出自己比小崔更有見識，就提出另一理由來：『還不光爲了睡覺！誰廣播？日本人！這就不用說別的了，我反正不花錢聽小鬼子造謠言！』

他們倆不肯負責，馬寡婦可就慌了。明明的白巡長來通知，每家院子都得安一架，怎好硬不聽從呢？萬一日本人查下來，那邊了得！同時她又不肯痛痛快快的獨自出錢。她出得起這點錢，但是最怕人家知道她手裏有積蓄。她決定先和小崔太太談一談。就是小崔太太和小

崔一樣的不肯出錢，她也得教她知道她自己手中並不寬綽。

『我說崔少奶奶』老太太的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心中有許多妙計似的。『別院裏都有了響動，咱們也不能老耗着呀！我想，咱們好交的也得弄一架那會響的東西，別教日本人挑出咱們的錯兒來呀！』

小崔太太沒從正面回答，而扯了扯到處露着棉花的破襖，低着頭說：『天快熱起來，棉衣可是脫不下來，真愁死人！』

是的，夾衣比收音機重要多了。馬老太太再多說豈不就有點不知趣了麼？她嘆了口氣，回到屋中和長順商議。

長順嗚嚶着鼻子，沒有好氣。『這一下把我的買賣揀到了底！家家有收音機，有錢的潑錢的一樣可以聽大戲，誰還聽我的話匣子？誰？咱們的買賣吹啦，還得自己買一架收音機？真！日本人來調查，我跟他們講講理！』

『他們也得講理呀！他們講理不就都好辦了嗎？長順，我養你這麼大，不容易，你可別給我招災惹禍呀！』

長順很堅決，一定不去買。爲應付外婆，他時常開開他的留聲機。『日本人真要是來查的話，咱們這兒也有響動就完了！』同時，他不高興老悶在家裏，聽那幾張已經聽過千百次的留聲機片。他得另找個營生。這又使外婆晝夜的思索，也想不出辦法來。教外孫去賣花生瓜子什麼的，未免有失身分；作較大的生意吧，又沒那麼多的本錢；賣力氣，長順是嬌生慣養的慣了，吃不了苦；耍手藝，他又沒有任何專長。她爲了大難。爲這個，他半夜裏有時候睡不着覺。聽着外孫的呼聲，她偷偷的咒罵日本人。她本來認爲她和外孫是連個蒼蠅也不得罪的人，日本人就絕對不會來欺侮她們。不錯，日本人沒有殺到她們頭上來；可是，長順沒了事作，還不是日本人搗的鬼？她漸漸的明白了孫七和小崔爲什麼那樣恨日本人。雖然她還不敢明目張膽的，一答一和的，對他們發表她的意見，可是，趕到他們倆在院中談論日本人的時候，她在屋中就注意的聽着；若是長順不在屋裏，她還大膽的點一點頭，表示同意他們的話語。

長順不能一天到晚老聽留聲機。他開始去串門子。他知道不應當到冠家去。外婆所給他的一點教育，使他根本看不起冠家的人。他很想找到文家去，學幾句二黃，可是他知道外婆是

不希望他成爲『戲子』，而且也必定反對他和小文夫婦常常來往的。外婆不反對他和李四爺去談天，但是他自己又不大高興去，因爲李四爺是年高有德的人，可是不大有學問。他自己雖然也不過只能連嚼帶糊的念戲本兒，可是覺得有成爲學者的根底——能念唱本兒，慢慢的就不就能念大書了麼？一來二去，他去看丁約翰，當約翰休假的時候，他想討換幾個英國字，好能讀留聲機片上的洋字。他以爲一切洋字都是英文，而丁約翰是必定精通英文的。可是，使他失望的是約翰並不認識那些字！不過，丁約翰有套理論：『英文也和中文一樣，有白話，有文言，寫的和說的大不相同，大不相同！我在英國府作事，有一口兒英國話就夠了；念英國字，那得有幼工，我小時候可惜沒下過工夫！英國話，我差不多！你就說黃油吧，叫八特兒；茶叫踢；水，是窩特兒！我全能聽能說！』

長順聽了這一套，雖然不完全滿意，可是究竟不能不欽佩了約翰。他記住了八特兒，並且在家裏把脂油叫作『白八特兒』，氣得外婆什麼似的。

丁約翰既沒能滿足他，又不常回來，所以程長順找到了瑞宣。對瑞宣，他早想親近。可是，看瑞宣的文的雅雅的樣子，他有點自慚形穢，不敢往前巴結。有一天，看瑞宣拉着妞子

在門口看大槐樹上的兩隻喜鵲，他搭訕着走過來打招呼。不錯，瑞宣的確有點使人敬而遠之的神氣，可是也並不傲氣凌人。因此，他搭訕着跟了進去。在瑞宣的屋中，他請教了留聲機片上的那幾個英國字。瑞宣都曉得，並且詳細的給他解釋了一番。他更佩服了瑞宣，心中說：人家是下過幼工的！

長順的求知心很盛，而又不敢多來打擾瑞宣，所以每一來到的時候，他的語聲就嗚嗚的特別的厲害，手脚都沒地方放。及至和瑞宣說過了一會兒話，聽了他所沒聽過的話，他高興，開始極恭敬誠懇的問瑞宣許多問題。他相當的聰明，又喜歡求知。瑞宣看出來他的局促不安與求知的懇切，所以告訴他可以隨便來，不必客氣。這樣，他才敢放胆的到祁家來。

瑞宣願意有個人時常來談一談。年前，在南京陷落的時節，他的心中變成一片黑暗。那時候，他至多也不過能說：反正中日的的事情永遠完不了；敗了，再打就是了！於是他聽到政府繼續抗戰的宣言，他不再悲觀了。他常常跟自己說：『只要打，就有出路！』一冬，他沒有穿上皮袍，因為皮袍為錢先生的病送到當舖裏去，而沒能贖出來。他並沒感覺到怎樣不舒服。每逢太太催他去設法贖皮袍的時候，他就笑一笑：『心裏熱，身上就不冷！』趕到過年



的時候，家中什麼也沒有，他也不着急，彷彿已經忘了過年這回事。韶梅的心中可不會這麼平靜，爲討老人們的喜歡，爲應付兒女們的質問，她必須好多的點綴點綴；若光是她自己，不過年本是無所不可的。她不敢催他，於是心中就更着急。忍到無可忍了，她才問了聲：『怎麼過年呀？』瑞宣又笑了笑。他已經不願再爲像過年這路的事體多費什麼心思，正像他不關心冬天有皮袍沒有一樣。他的心長大了。他並無意變成個悲觀而冷酷的人，也不願意因憤慨而對生活冷淡。他的忽略那些生活中的小事小節，是因爲心中的堅定與明朗。他看清楚，一個具有愛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胆的去打斷手足上的鎖鑰，牠就必能剛毅起來，而和平與剛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他還愁什麼呢？看見出的，誰還肯玩幾塊小石卵呢？皮袍的有無，過年不過，都是些小石子，他已經看到了大山。

被太太催急了，他建議去把那件出門才穿的灰鼠袍子送到當舖中去。韶梅生了氣：『你怎麼學得專會跑當舖呢？過日子講究添置東西，咱們怎麼專把東西往外送呢？』說真的，那雖然是她唯一的一件心愛的衣服，可是她並不爲心疼牠而生氣。她所爭的是家庭過日子道理。

瑞宣沒有因爲這不客氣的質問而發脾氣。他已決定不爲這樣的小事動他的感情。苦難中的希望，洗滌了他的靈魂。

結果，韶梅的皮袍入了當舖。

轉過年開學，校中有五位同事不見了。他們都逃出北平去。瑞宣不能不慚愧自己的無法逃走，同時也改變了在北平的都是些糟蛋的意見。他的同事，還另外有許多人，並不是糟蛋，他們冒險逃出去。他們逃出去，絕不爲去享受而是爲不甘作奴隸。北平也有『人』！

由瑞豐口中，他聽各學校將要有日本人來作祕書，監視全校的一切活動。他知道這是必然的事，而決定看看日本祕書將怎麼樣給學生的心靈上刑。假若可能，他將在暗中給學生一些鼓勵，一些安慰，教他們不忘了中國。這個作不到，他再辭職，去找別的事作。爲了家中的老小，他須躲避最大的危險。可是，在可能的範圍內，他須作到他所能作的，好使自己不完全用慚愧寬恕自己。

錢先生忽然不見了，瑞宣很不放心。可是，他很容易的就想到，錢先生一定不會隱藏起來，而是要去作些不願意告訴別人的事。假若真要隱藏起去，他相信錢先生會告訴他的；錢

先生是個爽直的人。爽直的人一旦有了不肯和好友說的話，他的心中必定是打算好了一個不便連累朋友的計劃。想到這裏，他不住的吐出一口氣來，心裏說：『戰爭會創造人！壞的也許更壞，而好的也會更好！』他想像不出來，錢詩人將要去作些什麼，和怎麼去作，他可是絕對相信老人會不再愛惜生命，不再吟詩作畫。錢老人的一切似乎都和抗戰緊緊的聯繫在一處。他偷偷的喝了一鐘酒，預祝老詩人的成功。

同事們與別人的逃走，錢老人的尖蹤，假若使他興奮，禁止使用法幣可使他揪心。他自己沒有銀行存款，用不着到銀行去調換偽幣，可是他覺得好像有一條繩子緊緊的勒在他與一切人的脖子上。日本人收法幣去套換外匯，同時只用些紙來欺騙大家。華北將只要弄一些紙片，而沒有一點真的『財』。華北的血脈被敵人吸乾！那些中國的銀行還照常的營業，他想不到牠們會有什麼生意，和爲什麼還不關門。看着那些好看的樓房，他覺得牠們都是紙糊的『樓庫』。假若他弄不十分清楚銀行裏的事，他可是從感情上高興城外的鄉民還照舊信任法幣。法幣是紙，偽幣也是紙，可是鄉下人拒絕使用偽鈔。這，他以爲，是一種愛國心的表現。這是心理的，而不是經濟的。他越高興與鄉民這種表現，就越看不起那些銀行。

和銀行差不多，是那些賣新書的書店。牠們存着的新書已被日本人拿去燒掉，牠們現在印刷的已都不是『新』書。瑞宣以爲牠們也應當關門，可是牠們還照常的開着。瑞宣喜歡逛書舖和書攤。看到新書，他不一定買，可是翻一翻牠們，他就覺得舒服。新書彷彿是知識的花朵。出版的越多，才越顯出文化的榮茂。現在，他看見的只是孝經，四書，與西廂記等等的重印，而看不到真的新書。日本人已經不許中國人發表思想。

是的，北平已沒了錢財，沒了教育，沒了思想！但是，瑞宣的心中反倒比前幾個月痛快多了。他並不是因看慣了日本人和他們的橫行霸道而變成麻木不仁，而是看到了光明的那一面。只要我們繼續抵抗，他以爲，日本人一切如意算盤總是白費心機。中央政府的繼續抗戰的宣言像一劑瀉藥似的洗滌了他的心；他不再懷疑這次戰爭會又像九一八與一二八那樣胡裏胡塗的結束了。有了這個信心，他也就有了勇氣。他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經濟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攏總都看成爲對他這樣不能奔赴國難的人的懲罰。他須承認自己的不能盡忠國家的罪過，從而去勇敢的受刑。同時，他決定好，無論受什麼樣的苦處，他須保持住不投降不失節的志氣。不錯，政府是遷到武漢去了。可是，他覺得自己的心離政府更近了一

些。是的，日本人最厲害的一招是堵閉了北平人的耳朵，不許聽到中央的廣播，而用平戲，相聲與像哭號似的日本人歌曲，麻醉北平人的聽覺。可是，瑞宜還設法去聽中央的廣播，或看廣播的紀錄。他有一兩位英國朋友，他們家裏的收音機還沒被日本人拿去。聽到或看到中央的消息，他覺得自己還是個中國人，時時刻刻的分享着在戰爭中一切中國人的喜怒哀樂。就是不幸他馬上死亡，他的靈魂也會飛奔了中央去的。他覺得自己絕不是犯了神經病，由喜愛和平改爲崇拜戰爭，絕不是。他讀過託爾司泰、羅素、羅曼羅蘭的非戰的文字，他也相信人類的最大的仇敵是大自然，人類最大的使命是征服自然，使人類永遠存在。人不應當互相殘殺。可是，中國的抗戰絕不是黷武喜殺，而是以抵抗來爲世界保存一個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這是個極大的使命。每一個有點知識的人都應當挺起胸來，擔當這個重任。愛和平的人而沒有勇敢，和平便變成屈辱，保身便變爲偷生。

看清了這個大題目，他便沒法不注意那些隨時發生的小事：新民報社上面爲慶祝勝利而放起的大汽球，屢次被人們割斷了繩子，某某漢奸接到了裝着一顆鎗彈的信封，在某某地方發現了抗日的傳單……這些事都教他興奮。他知道抗戰的艱苦，知道這些小的表現絕不足以

嚇倒敵人，可是他沒法不感覺到興奮快活，因為這些小事正是那個大題目下的小註解；事情雖小，而與那最大的緊緊的相聯，正像每一細小神經都通腦中樞一樣。

台兒莊的勝利使他的堅定變成一種信仰。西長安街的大汽球又升起來，北平的廣播電台與報紙一齊宣傳日本的勝利。日本的軍事專家還寫了許多論文，把這一戰役比作但能堡的殲滅戰。瑞宣却獨自相信國軍的勝利。他無法去高聲的呼喊，告訴人們不要相信敵人的假消息。他無法來放起一個大汽球，扯開我們勝利的旗幟。他只能自己心中高興，給由冠家傳來的廣播聲音一個輕蔑的微笑。

真的，即使有機會，他也不會去高呼狂喊，他是北平人。他的聲音似乎專為吟咏用的。北平的莊嚴肅靜不允許狂喊亂鬧，所以他的聲音必須溫柔和平，好去配合北平的靜穆與雍容。雖然如此，他心中可是覺得鬱悶。他極想和誰談一談。長順兒來得正好。長順年輕，雖然自幼兒就受外婆的嚴格管教，可是年輕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滅淨盡的熱氣。他喜歡聽瑞宣的談話。假若外婆的話都以『不』字開始——不要多說話！不要管閒事！不要……

——瑞宣的話便差不多都以『我們應當』起頭兒。外婆的話使他的心縮緊，好像要縮成一個

小圓彈子，攥在手心裏才好。瑞宣的話不然，牠們使他興奮，心中發熱，眼睛放亮。他最喜歡聽瑞宣說：『中國一定不會亡！』瑞宣的話有時候很不容易懂，但是懂不懂的，他總是細心的聽。他以為即使有一兩句不懂，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有『中國不亡』打底兒就行了！

長順聽了瑞宣的話，也想對別人說；知識和感情都是要往外發洩的東西。他當然不敢和外婆說。外婆已經問過他，幹嗎常到祁家去。他偷偷的轉了轉眼珠，扯了個謊：『祁大爺教給我念洋文呢！』外婆以為外國人都說同樣的洋文，正如同北平人都說北平話那樣。那麼，北平城既被日本人佔據住，外孫子能說幾句洋文，也許有些用處；因此，她就不攔阻外孫到祁家去。

可是，不久他就露了破綻。他對孫七與小崔顯露了他的知識。論知識的水準，他們三個都差不多。但是，年歲永遠是不平等的。在平日，孫七與小崔每途說不過長順的時候，便搬出他兩的年歲來壓倒長順。長順心中雖然不平，可是沒有反抗的好辦法。外婆不是常常說，不准和年歲大的人拌嘴嗎？現在，他可是說得頭頭是道，叫孫七與小崔的歲數一點用處也沒

有了。况且，小崔不過比他大着幾歲，長順簡直覺得他幾乎應當管小崔叫老弟了。

不錯，馬太太近來已經有些同情孫七與小崔的反目的言論；可是，聽到自己的外孫滔滔不絕的發表意見，她馬上害怕起來。她看出來：長順是在祁家學『壞』了！

她想應當快快的給長順找個營生，老這麼教他到處去搖幌着，一定沒有好處。有了正當的營生，她該給外孫娶一房媳婦，攏住他的心。他自己只有這麼個外孫，而程家又只有這麼一條根，她絕對不能大撒手兒任着長順的意見愛幹什麼就幹什麼。這是她最大的責任，無可脫卸！日本人儘管會橫行霸道，可是不能攔住外孫子結婚，和生兒養女。假如她自己這輩子須受日本人的氣，長順的兒女也許就能享福過太平日子了。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後代，他們也必不能忘了她老婆子的，而她死了也就有了香燒紙的人！

老太太把事情都這麼想清楚，心中非常的高興。她覺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點什麼最可靠的東西，不管年月如何的難過，不管日本人怎樣厲害，都不能勝過她。她能克服一切困難。她手裏彷彿拿到了萬年不易的一點什麼，從漢朝——她的最遠的朝代是漢朝——到如今，再到永遠，都不會改變——她的眼睛亮起來，額骨上居然紅潤了一小塊。



在瑞宣這方面，他並沒料到長順會把他的話吸收得那麼快，而且使長順的內心裏發生了變動。在學校裏，他輕易不和學生們談閒話，即便偶一爲之，他也並沒感到他的話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學校裏的教師多，學生們聽話的也多！所以學生們的耳朵似乎已變硬，不輕易動他們的感情。長順沒入過中學，除了簡單數目的加減，與眼前的幾個字，他差不多什麼也不知道。因此，他的感情極容易激動，就像一個粗人受人家幾句煽惑便馬上敢去動武打架那樣。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而後說出一句話來。

『祁先生！我從軍去好不好？』

瑞宣半天沒能回出話來。他沒料到自己的閒話會在這青年的心中發生了這麼大的效果。他忽然發現了一個事實：知識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感情，而這感情的泉源是我們的古遠的文化。一個人可以很容易獲得一些知識，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會兒工夫培養得出的。上海與台兒莊的那些無名的英雄，他看起來，豈不多數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的鄉下人麼？他們也許寫不上來『國家』兩個字，可是他們都視死如歸的爲國家犧牲了性命！同時，他也想到，有知識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後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識好像是情感的障礙。

他正這樣的思索，長順又說了話：

『我想明白了：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機，我還可以天天有生意作，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國要是亡了，幾張留聲機片還能救了我的命嗎？我很捨不得外婆，可是事情擺在這兒，我能老爲外婆活着嗎？人家那些打仗的，誰又沒有家，沒有老人呢？人家要肯爲國家賣命，我就也應當去打仗！是不是？祁先生！』

瑞宣還是回不出話來。在他的理智上，他知道每一個中國人都該爲保存自己的祖墳與文化而去戰鬥。可是，在感情上，因爲他是中國人，所以他老先去想每個人的困難。他想：長順若是拋下他的老外婆而去從軍，外婆將怎麼辦呢？同時，他又不能攔阻長順，正如同他不能攔阻老三逃出北平那樣。

『祁先生，你看我去當步兵好，還是炮兵好？』長順嗚嗚嚶嚶的又發了問。『我願意作炮兵！你看，對準了敵人的大隊，忽嚶一炮，一死一大片，有多麼好呢！』他說得那麼天真，那麼熱誠，連他的嗚嚶的聲音似乎都很悅耳。

瑞宣不能再愕着。笑了一笑，他說：『再等一等，等咱們都詳細的想過了再談吧！』他、

的話是那麽沒有力量，沒有決斷，沒有意義，他的口中好像有許多錐末子似的。

長順走了以後，瑞宣開始低聲的責備自己：『你呀，瑞宣，永遠成不了事！你的心不狠，永遠不肯教別人受委屈吃虧，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敵人却比毒蛇猛獸還狠毒着多少倍！爲一個老太婆的可憐，你就不肯教一個有志的青年去從軍！』

責備完了自己，他想起來：這是沒有用處的，長順必定不久就會再來問他的。他怎麼回答呢？

大赤包變成全城的妓女的總乾娘。高亦陀是她的最得力的『太監』。高先生原是賣草藥出身，也不是怎的到過日本一趟；由東洋回來，他便掛牌行醫了。他很謹慎的保守他的出身的祕密，可是一遇到病人，他還沒忘了賣草藥時候的胡吹亂誇；他的話比他的醫道高明着許多。嘴以外，他仗着『行頭』鮮明，他永遠在出門的時候穿起過分漂亮的衣服鞋襪，爲是十足的賣弄『賣像兒』；在江湖上，『賣像兒』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古老的文化本來就很複雜；再加上一些外來的新文化，便更複雜得有點莫名其妙，於是生活的道路上，就像下過大雨以後出來的許多小徑那樣，隨便那個小徑都通到吃飯的處所。在我們老的文化裏，我們有很多醫治病痛的經驗，這些經驗的保留者與實行者便可以算作醫生。趕到科學的醫術由西方傳來，我們又知道了以阿司匹靈代替萬應錠，以兜安氏藥膏代替凍瘡膏子藥；中國人是喜歡保留古方而又不肯輕易拒絕新玩藝兒的。因此，在這種時候

要行醫，頂好是說中西兼用，舊藥新方，正如同中菜西吃，外加叫條子與高聲猜拳那樣。高亦陀先生便是這種可新可舊，不新不舊，在文化交界的三不管地帶找飯吃的代表。

他的生意可惜並不甚好。他不便去省察自己的本事與學問，因為那樣一來，他便會完全失去自信，而必不可免的摘下『學貫中西』的牌匾。他只能怨自己的運氣不大好，同時又因嫉妬而輕視別的醫生；他會批評西醫不明白中國醫道，中醫又不懂科學，而一概是殺人的庸醫。

大赤包約他幫忙，他不能不感激知遇之恩。假若他的術貫中西的醫道使他感到抓住了時代的需要，去作妓女檢查所的祕書就更是天造地設的機遇。他會說幾句眼前的日本語，他知道如何去逢迎日本人，他的服裝打扮足以『虎』得住妓女，他有一張善於詞令的嘴。從各方面看，他都覺得勝任愉快，而可以大展經綸。他本來有一口兒大烟癮，可是因為收入不怎麼豐，所以不便天天有規律的吸食。現在，他看出來他的正規收入雖然還不算很多，可是為大赤包設法從妓女身上榨取油水的時候，他會，也應當，從中得些好處的。於是，他就馬上決定天天吸兩口兒烟，一來是日本人喜歡中國的癮士，二來是常和妓女們來往，會抽口兒烟

自然是極得體的。

對大赤包，在表面上，他無微不至的去逢迎。他幾乎『長』在了冠家。大家打牌，他非到手兒不夠的時候，決不參加。他的牌打得很好，可是他知道『喝酒喝厚了，賭錢賭薄了』的格言，不便於天下場，不下場的時候，他總是立在大赤包身後，偶爾的出個主意，備以參攷。他給她倒茶，點烟，拿點心，並且有時候還輕輕的把鬆散了的頭髮替她整理一下。他的相貌，風度，姿態，動作，都像陪闕少爺冶遊，幫吃幫喝的『篋片兒』。大赤包完全信任他，因為他把她伺候得極舒服。每當大赤包上車或下車，他總過去攙扶。每當她要『創造』一種頭式，或衣樣，他總從旁供獻一點意見。她的丈夫從來對她沒有這樣慇懃過。他是西太后的李蓮英。

可是在他的心裏，他另有打算。他須穩住了大赤包，得到她的完全的信任，以便先弄幾個錢。等到手裏充實了以後，他應當去直接的運動日本人，把大赤包頂下去，或者更妙一點把衛生局拿到手裏。他若真的作了衛生局局長，哼，大赤包便須立在他的身後，伺候着他打牌了。

對冠曉荷，他只看成爲所長的丈夫，沒放在眼裏，他非常的實際，冠曉荷既還賦閒，他就不必分外的客氣。對常到冠家來的人，像李空山，藍東陽，瑞豐夫婦，他都盡量巴結，把主任科長叫得山響，而且願意教大家知道他是有意的巴結他們。他以爲只有被大家看出他可憐，大家才肯提拔他；到他和他們的地位或金錢可以肩膀齊爲兄弟的時候，他再拿出他的氣派與高傲來。他的氣派與高傲都在心中儲存着呢！把主任與科長響亮的叫過之後，他會冰涼的叫一聲冠『先生』，叫曉荷臉上起一層小白痘疙。

冠曉荷和東陽，瑞豐拜了盟兄弟。雖然他少報了五歲，依然是『大哥』。他羨慕東陽與瑞豐的官運，同時也羨慕他們的年輕有爲。當初一結拜的時候，他頗高興能作他們的老大哥。及至轉過年來，他依然得不到一官半職，他開始感覺到一點威脅。雖然他的白髮還是一根便拔一根，可是他感到自己或者真是老得不中用了；要不然，憑他的本事，經驗，風度，怎麼會幹不過了那個又臭又醜的藍東陽，和傻蛋祁瑞豐呢？他心中暗暗的着急。高亦陀給他的刺激更大，那聲冰涼的『先生』簡直是無情的匕首，刺着他的心！他想回敬出來一兩句俏皮的，教高亦陀也顫抖一下的話，可是又不便因快意一時而把太太也得罪了；高亦陀是

太太的紅人啊。他只好忍着，心中雖然像開水翻滾，臉上可不露一點痕迹。他要證明自己是  
有涵養的人。他須對太太特別的親熱，好在她高興的時候，給高亦陀說幾句壞話，使太太疏  
遠他。反正她是他的太太，儘管高亦陀一天到晚長在這裏，也無礙於他和太太在枕畔說話兒  
呀。爲了這個，他已經不大到桐芳屋裏去睡。

大赤包無論怎樣像男人，到底是女子，女子需要男人的愛，連西太后恐怕也非例外。她  
不但看出高亦陀的辦事的本領，也感到他的慇懃。憑她的歲數與志願，他已經不再想作十八  
九歲的姑娘們的春夢。可是，她平日的好打扮似乎也不是偶然的。他的心愛的紅色大概是爲  
補救心中的灰暗。他從許多年前，就知道丈夫並不是真心愛她。現在呢，她又常和妓女們來  
往，她滿意自己的權威，可是也羨慕她們的放蕩不拘。她沒有工夫去替她們設身處地的去想  
她們的苦痛；她只理會自己的存在，永遠不替別人想什麼。她只覺得她們給她帶來一服像春  
風的什麼，使她渴想從心中放出一朵鮮美的花來。她並沒看得起高亦陀，可是高亦陀的慇懃  
到底是慇懃。想想看，這二三十年來，誰給過她一點慇懃呢？她沒有過青春。不管她怎樣會  
修飾打扮，人們彷彿總以爲她像一條大狗熊，儘管是一條漂亮的大狗熊。她知道客人們的眼



睛不是看高第與招弟，便是看桐芳，誰也不看她。他們若是看她，她就得給他們預備茶水或飯食，在他們眼中，她只是主婦，而且是個大不像女人的主婦！

在初一作所長的時節，她的確覺得高興，而想拿出最大的度量，寬容一切的人，連桐芳也在內。趕到所長的滋味已失去新鮮，她開始想用一點什麼來充實自己，使自己還能像初上任時那麼得意。第一個她就想到了桐芳。不錯，以一個婦女而能作到所長，她不能不承認自己是個女中的豪傑。但是，還沒得到一切。她的丈夫並不完全是她的。她應當把這件事也馬上解決了。平日，她的丈夫往往偏向着桐芳；今天她已是所長，必須用所長的威力壓迫丈夫，把那個眼中釘拔了去。

趕到曉荷因為抵制高亦陀而特別和她表示親密，她並沒想出他的本意來；她的所作所爲是無可批評的。她以爲他是看明白了她的心意，而要既承認君臣之義，又恢復夫妻之愛；她開始向桐芳總攻。

這次的對桐芳攻擊，與從前的那些次大不相同。從前，她的武器只是叫罵吵鬧。這樣的武器，桐芳也有一份兒，而且比她的或者更銳利一點。現在，她是所長，她能指揮審子裏的

魚兵蝦將作戰。有權的才會狠毒，而狠毒也就是威風。她本來想把桐芳趕出門去就算了，可是越來越想，她決定把桐芳趕到窩子裏去。一旦桐芳到了那裏，大赤包會指派魚兵蝦將監視着她，致她永遠困在那裏。把仇敵隨便的打倒，遠不如把仇敵按着計劃困在自己指定的地方那麼痛快；她看準了窩子是桐芳最好的牢獄。

大赤包不常到辦公處去，因為有一次她剛到妓女檢查所的門口，就有兩三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子大聲的叫她老鴿子。她追過去要打他們，他們跑得很快，而且一邊跑一邊又補上好幾聲老鴿子。她很想把門外的牌子換一換，把『妓女』改成最文雅的字眼兒。可是，機關的名稱是不能隨便改變的。她只好以不常去保持自己的尊嚴。有什麼公文，都由高亦陀拿到家來請她過目；至於經常的事務，她可以放心的由職員們代辦，因為職員們都是清一色的換上了她的娘家的人；他們既是她的親戚，向來知道她的厲害，現在又作了 的屬員，就更不敢不好好的効力。

決定了在家裏辦公，她命令桐芳搬到瑞豐會經要住的小屋裏去，而把桐芳的屋子改爲第三號客廳。北屋的客廳是第一號，高第的臥室是第二號。凡是貴客，與頭等妓女，都在第一

號客廳由她們自己接見。這麼一來，冠家便每天都貴客盈門，因為貴客們順便的就打了茶圍。第二號客廳是高第等的親友，與二等妓女預備着的，由高第代為接待。窮的親友與三等妓女都到第三號客廳去，桐芳代為張羅茶水什麼的。

一號和二號的客廳裏，永遠擺着牌桌。麻雀，撲克，押寶，牌九，都隨客人的便；玩的時間與賭的大小也全無限制。無論玩什麼，一律抽頭兒。頭兒抽得很大，因為高貴的香烟一開就是十來筒，在屋中的每一角落，客人都可以伸手就拿到香烟；開水是晝夜不斷，高等的香片與龍井隨客人招呼，馬上就切好。『便飯』每天要開四五桌，客人雖多，可是酒飯依然保持着冠家的水準。熱毛巾每隔三五分鐘由漂亮的小老媽遞送一次；毛巾都消過毒——這是高亦陀的建議。

只有特號的客人才能到大赤包的臥室裏去。這裏有由英國府來的紅茶，白蘭地酒，和大炮台煙。這裏還有一份兒很精美的鴉片煙煙具。

大赤包近來更發了福，連臉上的雀斑都一個個發亮，好像抹上了英國府來的黃油似的。他手指上的戒指都被肉包起來，因而手指好像剛灌好的臘腸。隨着肌肉的發福，他的氣派也

更擴大。每天她必細細的搽粉抹口紅，而後穿上她心愛的紅色的馬甲或長袍，坐在堂屋裏辦公和見客。他的眼和耳控制着全個院子，她的咳嗽與哈欠都是一種信號——二號與三號客廳的客人們若吵鬧得太兇了，他便像放炮似的咳嗽一兩聲，教他們肅靜下來；他若感到疲倦便放一聲像空襲警報器似的哈欠，教客人們鞠躬告退。

在堂屋坐膩了，她才到各屋裏像戰艦的艦長似的檢閱一番，而二三等的客人才得到機會向她報告他們的來意。她點頭，就是『行』；她皺眉，便是『也許行』；沒任何的表示，便是『不行』。假若有不知趣的客人，死漆白賴的請求什麼，她便責罵尤桐芳。

午飯後，她要睡一會兒午覺。只要她的臥室的簾子一放下來，全院的人都立刻閉上氣，用脚尖兒走路。假若有特別的客人，她可以犧牲了午睡，而精神也不見得疲倦。她是天生的政客。

遇到好的天氣，她不是帶着招弟，便是瑞豐太太，偶爾的也帶一兩個她最寵愛的『姑娘』，到中山公園或北海去散散步，順便展覽她的頭式和衣裳的新樣子——有許多『新貴』的家眷都特意的等候着她，好模仿她的頭髮與衣服的式樣。在這一方面，她的創造力是驚人，

的：她的靈感的來源最顯著的有兩個，一個是妓女，一個是公園裏的圖畫展覽會。妓女是非打扮得漂亮不可的。可是從歷史上看，在民國以前，名妓多來至上海與蘇州，她們給北平帶來服裝打扮的新式樣，使北平的妓女們因羨慕而偷偷的模仿。民國以後，妓女的地位提高了一些，而女子教育也漸漸的發達，於是女子首先在梳什麼頭，作什麼樣的衣服上有了一點自由，她們也就在這個上面表現出創造力來。這樣，妓女身上的俗豔就被婦女們的雅緻給壓倒。在這一方面，妓女們失去了領導的地位。大赤包有眼睛，從她的『乾女兒』的臉上，頭上，身上，腳上，她看到前幾年的風格與式樣，而加上一番揣摩。出人意料，她恢復了前幾年曾經時行的頭式，而配以最新式樣的服裝。他非常的大膽，硬使不調合的變成調合。假若不幸而無論如何也不調諧，她會用她的氣派壓迫人們的眼睛，承認她的敢於故作驚人之筆，像萬里長城似的，雖然不美，而驚心動魄，在她這樣打扮了的時節，她多半是帶着招弟去遊逛。招弟是澈底的摩登姑娘，不肯模仿媽媽的出奇致勝。於是，一老一少，一常一奇，就更顯出媽媽的奇特，而女兒反倒平平常常了。當她不是這樣怪裏怪氣的時候，她就甯教瑞豐太太陪着她，也不要招弟，因為女兒的年輕貌美天然的給她不少的威脅。

每逢公園裏有畫展，她必定進去看一眼。她不喜歡山水花卉與翎毛，而專看古裝的美人。遇到她喜愛的美人，她必定購一張。她願意教「冠所長」三個字長期的顯現在大家眼前，所以定畫的時節，她必囑咐把這三個字寫在特別長的紅紙條上，而且字也要特別的大。畫兒定好，等到「取件」的時節，她不和畫家商議，而自己給打個八折。她覺得若不這樣辦，就顯不出所長的威風，好像妓女檢査所所長也是畫家們的上司似的。畫兒取到家中之後，她到夜靜沒人的時候，才命令曉荷給她展開，她詳細的觀賞。古裝美人衣服上的邊緣如何配色，頭髮怎樣梳，額上或眉間怎樣點「花子」，和拿着什麼樣的扇子，她都要細心的觀摩。看過兩三次，她發明了寬袖寬邊的衣服，或像唐代的長髻垂髮，或眉間也點起「花子」，或拿一把綉製的團扇。她的每一件發明，都馬上成爲風氣。

假若招弟專由電影上取得裝飾的模範，大赤包便是濫故知新，從古舊的本位的文化中去發抉，而後重新改造。她並不懂得什麼是美，可是她的文化太遠太深了，使她沒法不利用文化中的色彩與形式。假若文化是一條溪流，她便是溪水的泡沫，而泡沫在遇上相當合適的所在，也會顯出她的好看。她不懂得什麼叫文化，正像魚不知道水是什麼化合的一樣。但是，

魚若是會浮水，她便也會戲弄文化。

在她的心裏，她只知道出風頭，與活得舒服。事實上，她却表現着一部分在日本轄制下的北平人的精神狀態。這一部分是投降日本人的。在投降之後他們不好意思愧疚，而心中又總有點不安，所以他們只好鬼混，混到那裏是那裏，混到幾時是幾時。這樣，物質的享受與肉慾的發縱成了他們發洩感情唯一的出路。假若「氣節」令他們害怕，他們會以享受與縱慾自取滅亡，作個風流鬼。他們吸鴉片，喝藥酒，捧戲子，玩女人；他們也講究服裝打扮。在這種心理下，大赤包就成了她們的女人的模範。大赤包的成功是她誤投誤撞的碰到了漢奸們的心理狀態。在她，她始終連什麼亡國不亡國都根本沒有思索過。她只覺得自己有天才，有時運，有本領，該享受，該作大家的表率。她使大家有了事作，有了出風頭的機會與啓示。她看不起那摩仿她的女人們，因為她們缺乏着創造的才智。況且，她們只能摩仿她的頭髮，衣裝，與團扇，而摩仿不了她作所長。她是女英雄，能抓住時機自己升官發財，而不手背朝下去向男人要錢買口紅與鑽石。站在公園或屋裏，她覺得她的每一個腳指頭都噁噁噁噁的直響！

在她的客廳裏，她什麼都喜歡談，只是不談國事。南京的陷落與武漢的成爲首都，已使她相信她可以高枕無憂的作她的事情了。她並不替日本人思索什麼，她覺得日本人的佔據北平實在是爲她打開了一個天下。她以爲若沒有她，日本駐北平的軍隊便無從得到花姑娘，便無法防止花柳病的傳播，而連冠家帶她娘家的人便不會得到一切的享受。她覺得她比日本人還更重要。她與日本人的關係，她以爲，不是主與僕的，而是英雄遇見了好漢，相得益彰。因此，北平全城只要有集會她必參加，而且在需要錦標與獎品的時候，她必送出一份。這樣，她感到她是與日本人平行的。並不分什麼高低。

趕到她宴請日本人的時候，她也無所不盡其極的把好的東西拿出來，使日本人不住的吸氣。她要用北平文化中的精華，教日本人承認她的偉大。她不是漢奸，不是亡國奴，而是日本人在吃喝穿戴等等的導師。日本人，正如同那些妓女，都是她的寶貝兒，她須給他們好的吃喝，好的娛樂。她是北平的皇后，而他們不過是些鄉下孩子。

假如大赤包像吃了順氣丸似的那麼痛快，荷冠曉的胸中可時時覺得鬱悶。他以爲日本人進了北平，他必定要走一步好運。可是，他什麼也沒得到。他奔走得比誰都賣力氣，而成績



比誰都壞。他急躁，他不平。他的過去的經歷與資格不但不足以幫助他，反倒像是一種障礙。高不成，低不就，他落了空。他幾乎要失去自信，而懷疑自己已經控不住環境與時代了。他不曉得自己是時代的渣滓，而以爲自己是最會隨機應變抓住時機的人。照着鏡子，他問自己：『你有什麼缺點呢？怎麼會落在人家後頭了呢？』他不明白，他覺得日本人的攻佔北平一定有點錯誤，要不然，怎麼沒有他的事作呢？

對於大赤包的得到職位，他起初是從心裏真的感覺快活。他以爲連女人還可以作官，他自己就更不成問題了。可是，官職老落不到他的頭上來，而太太的氣餒一天高似一天，他有點受不住了。他又不能不承認事實，太太作官是千真萬確的，而凡是官就必有官的氣派，太太也非例外。他只好忍氣吞聲的忍耐着。他知道，太太已經是不好隨便得罪的，況且是有官職的太太呢。他不便自討無趣的和她表示什麼。反之，他倒應該特別的討太太的喜歡，表示對她的忠誠與合作。因此，他心裏明明喜愛桐芳，可也沒法不冷淡她。假若他還照以前那樣寵愛桐芳，他知道必定會惹起大赤包的反感，而自己也許碰一鼻子灰。他狠心的犧牲了桐芳，希望在他得到官職以後，再恢復舊日的的生活秩序。他聽到太太有把桐芳送到審子去的毒

計也不敢公開的反對；他絕對不能得罪太太，太太是代表着一種好運與勢力。雞蛋是不便和石頭相碰的；他很自傲，但是時運強迫他自認爲雞蛋。

他可是仍然不灰心。他還見機會就往鑽；時運可以對不起他，他可不能對不起自己，在鑽營而外，他對於一些小的事情也都留着心，表現出自己的才智。租下錢家的房子是他的主意。這主意深得太太的嘉獎。把房子租下來，轉租給日本人，的確是個妙計。自從他出賣了錢先生，他知道，全胡同的人都對他有些不敬。他不願意承認作錯了事，而以爲大家對他的不敬純粹是他的勢力不足以威鎮一方的。當大赤包得了所長的時候，他以爲大家一定要巴結他了。可是他們依舊很冷淡，連個來道喜的也沒有。現在，他將要作二房東，日本人，連日本人，都要由他手裏租房住！二房東雖然不是什麼官銜，可是房客是日本人，這個威風可就小。他已經板着面孔訓示了白巡長：

『我說，白巡長，』他的眼皮眨巴的很靈動，『你曉得一號的房歸了我，不久就有日本人來住。咱們的胡同裏可是髒得很，你曉得日本人是愛乾淨的。你得想想辦法呀！』

白巡長心中十分討厭冠曉荷，可是臉上不便露出來，微笑着說：『冠先生，胡同裏的髒

朋友多，拿不出清潔費呀！」

『那是你的事，我沒法管！』冠先生的臉板得有稜有角的說。『你設法辦呢，討日本人的喜歡！你不管呢，日本人會直接的報告上去，我想對你並沒有好處！我看，你還是勸大家拿點錢，雇人多打掃打掃好！大家出錢，你作了事，還不好？』

他沒等白巡長再回出話來，就走了進去，心中頗爲得意。有日本人租他的房，他便拿住了白巡長，也就是拿住了全胡同的人。

當大赤包贈送銀盃，錦標，或別的獎品的時候，冠曉荷總想把自己的名字也刻上，綉上，或寫上，大赤包不許：『你不要這樣子呀！』她一點不客氣的說。『寫上你算怎回事呢？難道還得註明了你是我的丈夫？』

曉荷心裏很不好受，可是他還盡心的給她想該題什麼字樣。他的學問有限的很；唯其如此，他才更能顯出紋頭腦汁的樣子，替她思索。他先聲明：『我是一片忠心，凡事決不能馬馬糊糊！』然後，他皺上眉，點上香煙，研好了墨，放好了紙，把『寫信不求人』，『春聯六全』之類的小冊子堆在面前，作爲參考書，還囑咐招弟們不要吵鬧，他才開始思索。他假

噉，他喝茶，他閉眼，他背着手在屋中來回的走。這樣鬧哄了許久，他才寫下幾個字來。寫好，他放開輕快的步子，捧着那張紙像捧着聖旨似的，去給大赤包看。她氣派很大的眯着眼睛看一看，也許看見了字，也許根本沒看見，就微微一點頭：『行啦！』事實上，她多半是沒有看見寫的是什麼。在她想，只要杯或盾是銀的，旗子是緞子的，弄什麼字就都無所不可。爲表示自己已有學問，曉荷自己反倒微笑着批評：『這還不十分好，我再想想看！』

遇到藍東陽在座，曉荷必和他斟酌一番。藍東陽只會作詩與小品文，對編對聯與題字等根本不懂。可是他不便明說出來，而必定用黃牙啃半天他的黑黃的指甲，裝着用腦子的樣子。結果，還是曉荷勝利，因爲東陽的指甲已啃到無可再啃的時節總是說：『我非在夜間極安靜的時候不能用腦子！算了吧，將就着用吧』這樣戰勝了東陽，曉荷開始覺得自己的確有學問，也就更增加了點懷才不遇之感——一種可以自傲的傷心。

一個懷才不遇的人特別愛表現他的才。曉荷，爲表現自己的才氣，給大赤包造了一本名冊。名冊的『甲』部都是日本人，『乙』部是偽組織的高官，『丙』部是沒有什麼實權而聲望很高，被日本人聘作咨議之類的『元老』，『丁』部是地方上有頭臉的人。他管這個名冊

叫作四部全書，彷彿堪作四庫全書的姐妹著作似的。每一個名下，他詳細的註好：年齡，住址，生日，與嗜好。只要登在名冊上，他便認爲那是他的友人，設法去送禮。送禮，在他看，是征服一切人之特效法寶。爲送禮，他和瑞豐打過賭；瑞豐輸了。瑞豐以爲曉荷的辦法是大致不錯的，不過，他懷疑日本人是否肯接受曉荷的禮物。他從給日本人作特務的朋友聽到：在南京陷落以後，日本軍官們已得到訓令——他們應當鼓勵中國人吸食鴉片，但是不論在任何場合，他們自己不可以停留在有鴉片烟味的地方，免得受鴉片的香味的誘惑；他們不得接受中國人的禮物。瑞豐報告完這點含有警告性的消息，曉荷閉了閉眼，而後嘆喏一笑。

『瑞豐！你還太幼稚！我告訴你，我親眼看見過日本人吸鴉片！命令是命令，命令改變不了鴉片烟的香美！至於送禮，咱們馬上打個賭！』他打開了他的四部全書。『你隨便指定一個日本人，今天既不是他的生日，也不是中國的或日本的節日，我馬上送過一份禮去，看他收不收，他收下你輸一桌酒菜，怎樣？』

瑞豐點了頭。他知道自己要輸，可是不便露出怕輸一桌酒席的意思。

曉荷把禮物派人送出去，那個人空着手回來，禮物收下了。

『怎樣？』曉荷極得意的問瑞豐。

『我輸了！』瑞豐心疼那桌酒席，但是身為科長，不便說了不算。

『爲這種事跟我打賭！你老得輸！』曉荷微笑着說。也不僅爲贏了一桌酒席得意，而也更得意日本人接受了他的禮物。『告訴你，只要你肯送禮，你幾乎永遠不會碰到搖頭的人！只要他不搖頭，他——無論他是怎樣高傲的人——便和你站得肩膀一邊齊了！告訴你，我一輩子專愛懲治那些挑着眉毛，自居清高的人。怎麼懲治，給他送禮。禮物會堵住一切人的心，會輾化一切人的心，日本人也是人；既是人，就得接我的禮；接了我的禮，他便什麼威風也沒有了！你信不信？』

瑞豐只有點頭，說不上什麼來。自從作了科長，他頗有些看不起冠大哥。可是冠大哥的這一片話實在教他欽佩，他沒法不恢復以前對冠先生的尊敬。冠先生雖然降了一等，變成了冠大哥，到底是真有『學問』！他想，假若他自己也去實行冠大哥的理論，大概會有那麼一天，他會把禮物送給日本天皇，也得拍一拍他的肩膀，叫他一聲老弟的。

因爲研究送禮，曉荷又發現了日本人很迷信。他不單看見了日本軍人的身上帶着神符與

佛像，他還聽說：日本人不僅迷信神佛，而且也迷信世界上所有的忌諱。日本人也忌諱西洋人的禮拜五，十三，和一枝火柴點三枝香煙。他們好戰，所以要多方面的去求保佑。他們甚至於討厭一切對他們的預言。英國的威爾斯預言過中日的戰爭，並且說日本人到了湖沼地帶便因瘟疫而全軍覆沒。日本人的『三月亡華論』已經由南京陷落而不投降，和台兒莊的大捷而成了夢想。他們想起來威爾斯的預言，而深怕被傳染病把他們拖進墳墓裏去。因此，他們不惜屠了全村，假若那裏發現了霍亂或猩紅熱。他們的武士道精神使他們不怕死，可是知道了自己準死無疑，他們又沒法不怕死。他們怕預言，甚至也怕說『死』。根據着這個道理，曉荷送給日本人的禮物總是三樣。他避免『四』，因為『四』和死的聲音相近。這點發現使他名聞九城，各報紙不單有了記載，而且都有短評稱讚他的。

這些小小的成功，可是並沒能完全減去他心中的苦痛。他已是北平的名人，東方畫藝研究會，大東亞文藝作家協會（這是藍東陽一手創立起來的），三清會（這是道門的一個新組織，有許多日本人參加），還有其他的好些個團體，都約他入會，而且被選為理事或幹事。他幾乎得天天去開會，在會中還要說幾句話，或唱兩段二黃，當有遊藝節目的時候。可是，

他作不上官！他的名片上印滿了理事，幹事等等頭銜，而沒有一個有分量的。他不能對新朋友不拿出名片來，而那些不支薪的頭銜只招人對他翻白眼！當他到三清會或善心社去看扶乩或拜神的時候，他老暗暗的把心事向鬼神門申訴一番：『對神仙，我決不敢扯假話！論吃喝穿戴，有太太作所長，也就差不多了。不過憑我的經驗與才學，沒點事作，實在不大像話呀！我不爲金錢，還能不爲身份地位嗎？我自己還是小事，你們作神佛的總得講公道呀；我得不到一官半職的，不也是你們的羞恥嗎？』閉着眼，他虔誠的這樣一半央求，一半激諷，心中略爲舒服一點。可是申訴完了，依然沒有用處，他差不多要恨那些神佛了。神佛，但是，又不可以得罪；得罪了神佛也許要出點禍事呢！他只好輕輕的嘆氣。嘆完了氣，他還得有說有笑的和友人們週旋。他的胸口有時候一窩一窩的發痛！胸口一痛，他沒法不低聲的罵了：

『白忙了會子國，他媽的連個官兒也作不上，邪！』



## 四

一恍兒已是五月節。祁老人的幾盆石榴，因為冬天保護的不好，只有一棵出了兩三個小菁莢。南牆根的秋海棠與玉簪花連葉兒也沒出，代替牠們的是一些兔兒草。祁老人忽略了原因——冬天未曾保護牠們——而只去看結果，他覺得花木的萎敗是家道衰落的惡兆；他非常的不高興。他時常夢見『小三兒』，可是『小三兒』連封信也不來；難道『小三兒』已經遇到什麼不幸了嗎？他問小順兒的媽，她回答不出正確的消息，而只以夢解夢。近來，她的眼睛顯着更大了，因為臉上掉了不少的肉。把許多笑意湊在眼睛裏，她告訴老人：『我也夢見了老三，他甯提多麼喜歡啦！我想啊，他一定在外邊混得很好！他就根兒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呀！爺爺，你不要老望着他，他的本事，聰明，比誰都大！』其實，她並沒有作過那樣的夢。一天忙到晚，她實在沒有工夫作夢。可是，她的『創造的』夢居然使老人露出一點點笑容。他到底相信夢與否，還是個問題。但是，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他只好相信那虛渺的

謠言，好減少一點實際上的苦痛。

除了善意的欺騙老人之外，小順兒的媽還得設法給大家籌備過節的東西。她知道，過節並不能減少他們的痛苦，可是鴉雀無聲的不點綴一下，他們就會更難過。

在往年，到了五月初一和初五，從天亮，門外就有喊：『黑白桑椹來大櫻桃』的，一個接着一個，一直到快吃午飯的時候，喊聲還不斷。喊的聲音似乎不專是爲作生意，而有一種淘氣與湊熱鬧的意味，因爲賣櫻桃桑椹的不都是職業的果販，而是有許多十幾歲的兒童。他們在平日，也許是拉洋車的，也許是賣開水的，到了節，他們臨時改了行——家家必須用櫻子，椹，櫻桃，供佛，他們就有一筆生意好作。

今年，小順兒的媽沒有聽到那種提醒大家過節的呼聲。北城的果市是在德勝門裏，買賣都在天亮的時候作。隔着一道城牆，城外是買賣貨的小市，趕市的時候也在出太陽以前。因爲德勝門外的監獄曾經被劫，日本人怕游擊隊乘着趕市的時候再來突擊，所以禁止了城裏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鎖了德勝門。至於櫻桃和桑椹，本都是由北山與城外來的，可是從西山到北山還都有沒一定陣地的戰事，沒人敢運果子進城。『唉！』小順兒的媽對灶王爺嘆了

口氣：『今年委屈你嘍！沒有賣櫻桃的呀！』這樣向灶王爺道了歉，她並不就不努力去想補救的辦法；『供幾個糝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糝子也買不到。北平的賣糝子的有好幾個宗派：『稻香村』賣的廣東糝子，個兒大，餡子種類多，價錢貴。這種糝子並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為餡子裏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對糯米已經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麼的，就更害怕了。可是，這樣的東西並不少賣，一來是北平人認為廣東的一切都似乎帶着點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說牠不好吃，二是牠的價錢貴，送禮便顯着體面——貴總是好的，誰管牠好吃與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統的糝子是（一）北平舊式滿漢鏝鏝舖賣的，沒有任何餡子，而只用頂精美糯的糯米，色成小，很小的糝子；吃的時候，只撒上點白糖。這種糝子也並不怎麼好吃，可是牠潔白，嬌小，擺在彩色美麗的盤子裏顯着非常的官樣。（二）還是這樣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賣蜂糕的帶賣，而且用冰鎮過。（三）也是沿街叫賣的，可是個子稍大，裏面有紅棗。這是最普通的糝子。

此外，另有一些鄉下人，用黃米包成糝子，也許放紅棗，也許不放，個兒都包得很大。

這，專賣給下力的人吃，可以與黑麵餅子與油條歸併在一類去，而內容與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順兒的媽心中想着的糝子是那糯米的，裏面有紅棗子的。她留心的聽着門外的『小棗兒大糝子噉！』的呼聲。可是，她始終沒有聽到。她的北平變了樣子：過端陽節會沒有櫻桃，桑榘，與糝子！她本來不應當拿這當作一件奇事，因為自從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麼東西都缺乏，有時候忽然一闕城，連一棵青菜都買不到。可是，今天她沒法不感覺着警扯，今天是節日呀。在她心裏，過節不過節本來沒有多大關係；她知道，反正要過節，她自己就須受勞累；她須去買辦東西，然後抱着火爐給大家烹調；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飯飽，她已經累得什麼也不想吃了。可是，從另一方面想，這就是她的生活，她彷彿是專為給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假若家中沒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無須乎過節，而活着彷彿也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她說不上來什麼是文化，和人們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陽節必須吃糝子，櫻桃，桑榘——生活着才有樂趣。她只覺得北平變了，變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節瞪着眼沒事作。她曉得這是因為日本人佔據住北平的結果，可是不會扼要的說出：亡了國便是不能再照

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極度的警拙。

爲補救吃不上糉子什麼的，她想買兩束蒲子，艾子，插在門前，並且要買幾張神符貼在門楣上，好表示出一點『到底』有點像過節的樣子。她喜愛那些神符。每年，她總是買一張大的，黃紙的，印着紅的鍾馗，與五個蝙蝠的，貼在大門口；而外，她要買幾張粘在白紙上的剪刻的紅色『五毒兒』圖案，分貼在各屋的門楣上。她也許相信，也許根本不相信，這些紙玩藝兒有什麼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愛牠們的色彩與花紋。她覺得牠們比春聯更美觀可愛。可是，她也沒有買到。不錯，她看見了一兩份兒賣神符的，可是價錢極貴，因爲日本人不許亂用紙張，而顏料也天天的長價。她捨不得多花錢。至於賣蒲子艾子的，因爲城門出入的不便，也沒有賣的。

小順兒的小嘴給媽媽不少的難堪：『媽，過節穿新衣服吧？吃糉子吧？吃好東西吧？腦門上抹玉宇不抹呀？媽，你該上街買肉去啦！人家冠家買了多少多少肉，還有魚呢！媽，冠家門口都貼上判兒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質問，句句像是對媽媽的譴責！

媽媽不能對孩子發氣，孩子是過年過節的中心人物，他們應當享受，快活。但是，她又

真找不來東西使他們高聲的笑。她只好慚愧的說：『初五才用雄黃抹王字呢！別忙，我一定給你抹！』

『還得帶葫蘆呢？』葫蘆是用各色的絨線纏成的櫻桃，小老虎，桑椹，小葫蘆，……聯繫成一串兒，供女孩子們佩帶的。

『你真小子，帶什麼葫蘆？』媽媽半笑半惱的說。

『給小妹帶呀！』小順兒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實的。

妞子也不肯落後，『媽！妞妞帶！』

媽媽沒辦法，只好抽出點工夫，給妞子作一串兒『葫蘆』。只纏得了一個小黃老虎，她就把線篋推開了。沒有旁的過節的東西，只掛一串兒『葫蘆』有什麼意思呢？假若孩子們肚子裏沒有一點好東西，而只在頭上或身上帶一串兒五彩的小玩藝，那簡直是欺騙孩子們！她在暗地裏落了淚。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來一斤豬肉和兩束蒜台。小順兒雖不懂得分兩，也看出那一塊肉是多麼不體面。『爺爺！就買來這麼一小塊塊肉哇？』他笑着問。

爺爺沒回答出什麼來，在那老人和自己的屋裏打了個轉兒，就搭訕着回了舖子。他非常的悲觀，但是不願對家裏的人說出來。他的生意沒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關不了門。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報歇業，不管有沒有生意。天佑知道，自從大小漢奸們都得了勢以後，綢緞的生意稍微有了點轉機。但是，他的舖子是以布匹為主，綢緞只是搭頭兒；真正講究穿的人並不來照顧他。專靠賣布吧，一般的人民與四郊的老百姓都因為物價的高漲，只顧了吃而顧不了穿，當然也不能來照顧他。再說，各地的戰爭使貨物斷絕了來源；他既沒法添貨，又不像那些大商號有存貨可以居奇。他簡直沒有生意。他願意歇業，而官廳根本不許呈報。他須開着舖子，似乎專為上稅與定閱官辦的報紙——他必須看兩份他所不願意看的報紙。他和股東們商議，他們不給他一點好主意，而彷彿都願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話。他只好裁人。這又給他極大的痛苦。他的舖夥既沒有犯任何的規矩，又趕上這兵慌馬亂理應共患難的時候，他憑什麼無緣無故的辭退人家呢？五月節，他又裁去兩個人。兩個都是他親手教出來的徒弟。他們了解他的困難，並沒說一句不好聽的話。他們願意回家，他們家裏有地，够他們吃兩頓棒子麵的。可是，他們越是這樣好離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難過。他覺得他已是個毫無本領，和

作事不公平的人。他們越原諒他，他心中便越難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據說，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舖戶的貨物，而後由他按照存貨的多少，配給新貨。他們給你多少是多少，他們給你什麼你賣什麼。他們也許只給你三尺布，而配上兩打雨傘。你就須給買主兒一塊布，一把雨傘，不管人家需要雨傘與否！

天佑的黑鬍子裏露出幾根白的來，在表面上，他要裝出沉得住氣的樣子，一聲不哼不響。他是北平舖子的掌櫃的，不能當着店夥與徒弟們胡說亂罵。可是，沒有人在他面前，他的鬍子嘴兒就不住的動：『這算哪買賣規矩呢？布舖嗎，賣雨傘！我是這兒的掌櫃呢，還是日本人是掌櫃呢？』叨嘮完了一陣，他沒法兒不補上個『他媽的！』他不會罵人撒村，只有這三個字是他的野話，而也只有這三個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這些委屈爲難，他不便對舖子的人說，並且決定也不教家裏的人知道。對老父親，他單把委屈圈在心裏，而且口口聲聲的說一切都太平了，爲是教老人心寬一點。就是對瑞宣，他也不願多說什麼，他知道三個兒子走了兩個，不能再向討家庭最負責的長子拉不斷扯不斷的發牢騷。父子見面，幾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溜着父親，父親的眼光碰到了兒



子的便趕緊躲開。兩個人都有多多少少被淚浸漬了許久的話，可是不便連話帶淚一齊傾倒出來。一個是五十多的掌櫃，一個是三十多歲的中學教師，都不便隨便的把淚落下來。而且，他們都知道，一暢談起來，他們就必定說到國亡家必破的上頭來，而越談就一定越悲觀。所以，父子見面，都只那麼笑一笑，笑得虛偽，難堪，而不能不笑。因此，天佑更不願回家了。舖子中缺人是真的，但是既沒有多少生意，還不至抽不出點回家看看的工夫來。他故意的不回家，一來是爲避免與老親，兒孫，相遇的痛苦，二來也表示出一點自己的倔強——舖子既關不了門，我就陪牠到底；儘管沒有生意，我可是應盡到自己的責任！

在一家人中，最能了解天佑的是瑞宣。有祁老人在上面壓着，又有兒子們在下面比着，天佑在權威上年紀上都須讓老父親一步，同時他的學問與知識又比不上兒子們，所以他在家中既須作個孝子，又須作個不招兒子們討厭的父親。因此，大家都只看見他的老實，而忽略了他的重要。只有瑞宣明白：父親是上足以承繼祖父的勤儉家風，下足以使兒子受高等教育的繼往開來的人。他尊敬父親，也時常的想給父親一些精神的安慰。他是長子，他與父親的關係比老二與老三都更親密；他對父親的認識，比弟弟們要多着幾年的時光。特別在近幾個

月中，他看出父親的憂鬱和把委屈放在肚子裏的剛強，也就更想給父親一些安慰。可是，怎麼去安慰呢？父子之間既不許說假話，他怎能一面和老人家談真話，還能一面使老人家得到安慰呢；真話，在亡國的時候，只有痛苦！且先不講國家大事吧，只說家中的事情已經就够他不好開口的了。他明知父親想念老三，可是他有什麼話可以教老人不想念老兒子呢？他明知父親不滿意老二，他又有什麼話使老人改爲喜歡老二呢？這些，都還是以不談爲妙。不過，連這些也不談，父子還談什麼呢？他覺得父子之間似乎隔上了一段紗幕，彼此還都看得見，可是誰也摸不着誰了。侵略者的罪惡不僅是把他的兄弟拆散，而且使沒有散開的父子也彼此不得已的冷淡了！

大家馬馬虎虎的吃過午飯，瑞豐不知在哪裏吃得酒足飯飽的來看祖父。不，他不像是來看祖父。進門，他便向大嫂要茶：『大嫂！泡壺好茶喝喝！酒喝多了點！有沒有好菓子呀，沒有就買去！』他是像來表現自己的得意與無聊。

小順兒的媽話都到嘴邊上了，又控制住自己。她想說：『連祖父都喝不着好茶葉，你要是懂人事，怎麼不買來點兒呢？』可是，想了一想，她又告訴自己：『何必呢，大節下的！』

再說，他無情，難道我就非無義不可嗎？」這麼想開，她把水壺坐在火爐上。

瑞宣躲在屋裏，假裝睡午覺。可是，老二決定要討厭到底。「大哥呢？大哥！」他一叫，一邊拉開屋門。「吃了就睡可不好啊！」他明明見哥哥在床上躺着，可是決定不肯退出來。瑞宣只好坐了起來。

「大哥，你們學校裏的日本教官怎樣？」他坐在個小凳上，酒氣噴人的打了兩個長而有力的囁兒。

瑞宣看了弟弟一眼，沒說什麼。

瑞豐說下去：「大哥，你要曉得，教官，不管是教什麼，都必然的是太上校長。人家掙的比較長還多，權利也自然比較長大。校長若是跟日本要人有來往呢，教官就客氣點；不然的話，教官可就不好伺候了！近來，我頗交了幾個日本朋友。我是這麼想，萬一我的科長丟了，我還能——憑作過科長這點資格——來個校長作作，要作校長而不受日本教官的氣，我得有日本朋友。這叫作有備無患，大哥你說是不是？」他眨巴着眼，等大哥誇讚他。

瑞宣還一聲沒出。

「噢，大哥，」老二的腦子被酒精催動的不住的亂轉，「聽說下學期各校的英文都要裁去，就是不完全裁，也得撥出一大半的時間給日文。你是教英文的，得乘早兒打個主意呀！其實，你教什麼都行，只要你和日本教官說得來！我看哪，大哥，你別老一把死拿，老板着脸作事；這年月，那行不通！你也得活動着點，該應酬的應酬，該送禮的別怕花錢！日本人並不像你想的那麼壞，只要你肯送禮，他們也怪和氣的呢！」

瑞宣依舊沒出聲。

老二，心中有那點酒勁兒，沒覺出哥哥的冷淡。把話說完，他覺得很够個作弟弟的樣子，把好話都不取報酬的說給了大哥。他立了起來，推開門，叫，「大嫂！茶怎樣了？勞駕給端到爺爺屋來吧！」他走向祁老人的屋子去。

瑞宣想起學校中的教官——山木——來。那是個五十多歲的矮子，長方臉，花白頭髮，戴着度數很深的近視鏡。山木教官是動物學家，他的著作——華北的禽鳥——是相當有名的。他不像瑞豐所說的那種教官那樣，除了教日語，他老在屋裏讀書或製標本，幾乎不過問校務。他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可是學生罵他，他只裝作沒有聽見。學生有時候把黑板擦子放

在門上，他一拉門便打在頭上，他也不給學生們報告。這，引起瑞宣對他的注意，因為瑞宣聽說別的學校裏也有過同樣的事情，而教官報告上去以後，憲兵便馬上來捉捕學生，下在監牢裏。瑞宣以為山木教官一定是個反對侵略，反對戰爭的學者。

可是，一件事便改變了瑞宣的看法。有一天，教員們都在休息室裏，山木輕輕的走進來。向大家極客氣的鞠了躬，他向教務主任說，他要對學生們訓話，請諸位先生也去聽一聽。他的客氣，使大家不好意思不去。學生全到了禮堂，他極嚴肅的上了講台。他的眼很明，聲音低而極有勁，身子一動也不動的，用中國話說：

『報告給你們的一件事，一件大事。我的兒子山木少尉在河南陣亡的了！這是我最大的最大的，光榮！中國，日本，是兄弟之邦；日本在中國作戰不是要滅中國，而是要救中國。中國人不明白，日本人有見識，有勇氣，敢為救中國而犧牲性命。我的兒子，唯一的兒子，死在中國，是最光榮的！我告訴你們，為是教你們知道，我的兒子是為你們死了的！我很愛我的兒子，可是我不敢落淚，一個日本人不應當為英雄的殉職落淚的！』他的聲音始終是那麽低而有力，每個字都是控制住了的瘋狂。他的眼始終是乾的，沒有一點淚意。他的唇是

乾的，縮緊的，像兩片能關閉的刀片兒。他的話，除了幾個不大妥當的『的』字，差不多是極完美簡勁的中國話——他的感情好像被一種什麼最大的壓力壓緊，所以把瘋狂變為理智，而有系統的，有力量的，能用別國的言語說出來。說完，他定目看着下面，好像是極輕視那些人，極厭惡那些人。可是，他又向他們極深，極規矩的，鞠了躬。而後慢慢的走下台來。仰起臉，笑了笑，又看了看大家，他輕輕的，相當快的，走出去。

瑞宣很想獨自去找山木，跟他談一談。他要告訴山木：『你的兒子根本不是為救中國而犧牲了的，你的兒子和幾十萬軍隊是來滅中國的！』他也想對山木說明白：『我沒想到你，一個學者，也和別的日本人一樣的胡塗！你們的胡塗使你們瘋狂，你們只知道你們是最優秀的，理當作主人的民族，而不曉得沒有任何一個民族甘心作你們的奴隸。中國的抗戰就是要打明白了你們，教你們明白你們並不是主人的民族，而世界的和平是必定仗着民族的平等與自由的！』他還要告訴山木：『你以為你們已經征服了我們，其實，戰爭還沒有結束，你們還不能證明是否戰勝！你們的三月亡華論已經落了空，現在，你們想用漢奸幫助你們慢慢的滅亡中國；你們的方法變動了一點，而始終沒有覺悟你們的愚蠢與錯誤。漢奸是沒有多大用

處的，他們會害了我們，也會害了你們！日本人亡不了中國，漢奸也亡不了中國，因為中國絕對不向你們屈膝，而中國人絕不相信漢奸！你們須及早的覺悟，把瘋狂就叫作瘋狂，把錯誤就叫作錯誤，不要再把瘋狂與錯誤叫作真理！」

可是，他在操場轉了好幾個圈子，把想好了的話都又嚥回去。他覺得假若一個學者還瘋狂到那個程度，別的沒有什麼知識的日本人就更可想而知了。即使他說服了一個山木，又有什麼用處呢？況且，還不見得就能說服了他呢。

要想解決中日的問題，他看清楚，只有中國人把日本人打明白了。我們什麼時候把「主人」打倒，他方會省悟，才會失去自信而另打好主意。說空話是沒有用處的。對日本人，鎗彈是最好的宣傳品！

想到這裏，他慢慢的走出校門。一路上，他還沒停止住思索。他想：說服山木或者還是小事，更要緊的倒是怎樣防止學生們不上日本教官的，與偽報紙的宣傳的當。怎樣才不教學生們上當呢？在講堂上，他沒法公開的對學生說什麼，他懷疑學生和教師裏邊會沒有日本的偵探。況且，他是教英文的，他不能信口開河的忽然的說起文天祥史可法的故事，來提醒學

生們。同時，假若他還是按照平常一樣，除了教課，什麼閒話也不說，他豈不是只爲那點薪水而來上課，在拿錢之外，什麼可以自慰自解的理由也沒有了嗎？他不能那麼辦，那太沒有人味兒了！

今天，聽到瑞豐的一片話，他都沒往心裏放。可是，他却聽進去了：暑假後要裁減英文鐘點。雖然老二別的話都無聊討厭，這點消息可不能看成耳旁風。假若他的鐘點真的被減去一半或多一半，他怎麼活着呢？他立起來。他覺得應當馬上出去走一走，不能再老這麼因循着。他須要找事作。爲家計，他不能一星期只教幾個鐘點的英文。爲學生，他既沒法子給他們什麼有益的指導，他就該離開他們——這不勇敢，可是至少能心安一點。去到處奔走事情是他最怕的事。但是，今天，他決定要出去跑跑。

他走在院中，小順兒和妞子正拉着瑞豐從祁老人屋裏出來。

『爸！』小順兒極高興的叫。『我們看會去！』

『什麼會？』瑞宣問。

『北平所有的會，高驕，獅子，大鼓，開路，五虎棍，多啦！多啦！今兒個都出來！』



瑞豐替小順兒回答。『本來新民會想照着廿年前那樣辦，教城隍爺出巡，各樣的會隨着沿路的耍。可是，咱們的城隍爺的神像太破舊了，沒法兒往外抬，所以只在北海過會。這值得一看，多年沒見的玩藝兒，今天都要露一露。日本人有個好處，他們喜歡咱們的舊玩藝兒！』

『爸，你也去！』小順兒央求爸爸。

『我沒工夫！』瑞宣極冷酷的說——當然不是對小順兒。

他往外走，瑞豐和孩子們也跟出來。一出大門，他看見大赤包，高第，招弟，和胖菊子，都在槐陰下立着，似乎是等着瑞豐呢。他們都打扮得非常的妖豔，倒好像她們也是一種到北海去表演的什麼『會』似的。瑞宣低下頭，匆匆的走過去。他忽然覺得心裏鬧得慌，胃中一酸，吐了一口清水。山木與別的日本人的瘋狂，他剛才想過，是必須教中國人給打明白的。可是，大赤包與瑞豐却另有一種瘋狂，他們把屈膝與受辱看成享受。日本人教北平人吃不上饅子，而只給他們一些熱鬧看，他們也就扮得花花綠綠的去！假若日本人到處遇到大赤包與瑞豐，他們便會永久瘋狂下去！他真想走回去，扯瑞豐兩個大嘴巴子。看了看自己的手，那麼白軟的一對手，他無可如何的笑了笑。他不會打人。他的教育與文化和瑞豐的原是

一套，他和瑞豐的軟弱只有程度上的差別而已！他和瑞豐都缺乏那種新民族的（像美國人）英武好動，說打就打，說笑就說笑，敢爲一件事，（不論是爲保護國家，還是爲試驗飛機或汽車的速度，）而去犧牲了性命。想到這裏，他覺得即使自己的手不是那麼白軟，也不能去打瑞豐了；他和瑞豐原來差不多，他看不起瑞豐也不過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更使他難過的是他現在須託人找事情作。他是個沒有什麼野心的人，向來不肯託人情，拉關係。朋友們求他作事，他永遠盡力而爲；他可是絕不拿幫助友人作本錢，而想從中生點利。作了幾年的事，他覺得這種助人而不求人的作風使他永遠有朋友，永遠受友人的尊敬。今天，他可是被迫的無可奈何，必須去向友人說好話了。這教他非常的難過。侵略者的罪惡，他覺得，不僅是燒殺淫掠，而且也把一切人的臉皮都揭了走！

同時，他真捨不得那羣學生。教書，有牠的苦惱，但也有牠的樂趣。及至教慣了書，即使不提什麼教育神聖的話，一個人也不願忽然離開那些可愛的青年的面孔，那些用自己的心血灌溉過的花草！再說，雖然他自己不敢對學生們談論國事，可是至少他還是個正直的，明白的人。有他和學生在一處，至少他可以用一兩句話糾正學生的錯誤，教他們要忍辱而不忘

了復仇。脫離學校便是放棄這一點點責任！他難過！

況且，他所要懇求的是外國朋友呢。平日，他最討厭『洋狗』——那種歪戴帽，手插在褲袋裏，口中安着金牙，從牙縫中蹦出外國字的香烟公司的推銷員，和領外國人遶以和圍的翻譯。因此，他自己雖然教英文，而永遠不在平常談話的時候夾上英國字。他也永不穿西裝。他不是個褊狹的國家主義者，他曉得西洋文明與文化中什麼地方值得欽佩。他可是極討厭那只戴上一條領帶便自居洋狗的淺薄與無聊。他以為『狗仗人勢』是最卑賤的。據他看，『洋狗』比瑞豐還更討厭，因為瑞豐的無聊是純粹中國式的，而洋狗則是雙料的——他們一點也不曉得什麼是西洋文化，而把中國人的好處完全丟掉。連瑞豐還會欣賞好的竹葉青酒，而洋狗必定要把汽水加在竹葉青裏，才啞一啞嘴說：有點像洋酒了！在國家危亡的時候，洋狗是最可怕的人，他們平常就以爲中國姓不如外國姓熱鬧悅耳，到投降的時候就必比外國人還厲害的破壞自己的文化與文物。在鄰居中，他最討厭丁約翰。

可是，今天，他須往丁約翰出入的地方走。他也得去找『洋』事！

他曉得，被日本人佔據了的北平，已經沒有他作事的地方，假若他一定『不食周粟』的

話。他又不能教一家老小餓死，而什麼也不去作。那麼，去找點與日本人沒有關係的事作，實在沒什麼不可原諒自己的地方。可是，他到底覺得不是味兒。假若他有幾畝田，或有一份手藝，他就不必爲難的去奉養着老親。可是，他是北平人。他須活下去，而唯一的生活方法是掙薪水。他幾乎要恨自己爲什麼單單的生在北平了！

走到了西長安街，他看到一樁子太獅少獅。會頭打着杏黃色的三角旗，滿頭大汗的急走，像是很怕遲到了會場的樣子。一眼，他看見了棚匠劉師傅。他的心裏涼了一陣兒，劉師傅怎麼也投降了呢？他曉得劉師傅的爲人，不敢向前打招呼，他知道那必給劉師傅以極大的難堪。他自己反倒低下頭去。他不想責備劉師傅，『凡是不肯捨了北平的，遲早都得捨了臉恥！』他和自己嘟囔。

他要去見的，是他最願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怕看到的洋人。那是曾經在大學裏教過他英文的一位英國人，富善先生。富善先生是個典型的英國人，對什麼事，他總有他自己的意見，除非被人駁得體無完膚，他決不輕易的放棄自己的主張與看法。即使他的意見已經被人駁倒，他還要捲土重來找出稀奇古怪的話再辯論幾回。他似乎拿辯論當作一種享受。他的話

永遠極鋒利，極不客氣，把人噎得出來氣。可是，人家若噎得他也出不來氣，他也不發急。到他被人家堵在死角落的時候，他會把脖子彎得紫裏靑的，連連的搖頭。而後，他請那征服了他的人吃酒。他還是不服氣，但是對打勝了的敵人表示出敬重。

他極自傲，因為他是英國人。不過，有人要先說英國怎樣的好，他便開始嚴厲的批評英國，彷彿英國自有史以來就沒作過一件好事。及至對方也隨着他批評英國了，他便改過來，替英國辯護，而英國自有史以來又似乎沒有作錯過任何一件事。不論他批評英國也罷，替英國辯護也罷，他的行為，氣度，以至于一舉一動，沒有一點不是英國人的。

他已經在北平住過三十年。他愛北平，他的愛北平幾乎等于他的愛英國。北平的一切，連北平的風沙與挑大糞的，在他看，也都是好的。他自然不便說北平比英國更好，但是當他有點酒意的時候，他會說出真話來：『我的骨頭應當埋在西山靜宜園外面！』

對北平的風俗掌故，他比一般的北平人知道的還要多一些。北平人，住慣了北平，有時候就以爲一切都平平無奇。他是外國人，他的眼睛不肯忽略任何東西。凡事他都細細的看，而後加以判斷，慢慢的他變成了北平通。他自居爲北平的主人，因爲他知道一切。他最討厭

那些到北平旅行來的外國人：『一星期的工夫，想看懂了北平？別白花了錢而且污辱了北平吧！』他帶着點怒氣說。

他的生平的大志是寫一本『北平』。他天天整理稿子，而始終是『還差一點點！』他是英國人，所以在沒作成一件事的時候，絕對不肯開口宣傳出去。他不肯告訴人要寫出一本『北平』來，可是在遺囑上，他已寫好——傑作『北平』的著者。

英國人的好處與壞處都與他們的守舊有很大的關係。富善先生，既是英國人，當然守舊。他不單替英國守舊，也願意爲北平保守一切舊的東西。當他在城根或郊外散步的時候，若遇上一位提着鳥籠或手裏揉着核桃的『遺民』，他就能和他一談，談幾個鐘頭。他在這種時候，忘了英國，忘記了莎士比亞，而只注意那個遺民，與遺民的鳥與核桃。從一個英國人的眼睛看，他似乎應當反對把鳥關在籠子裏。但是，現在他忘了英國。他的眼睛變成了中國人的，而且是一個遺民的。他覺得中國有一整部特異的，獨立的，文化，而養鳥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忘了鳥的苦痛，而只看見了北平人的文化。

因此，他最討厭新的中國人。新的中國人要革命，要改革，要脫去大衫而穿上短衣，

要使女子不再纏足，要放出關在籠子中的畫眉與八哥。他以為這都是削滅與破壞那整套的文化，都該馬上禁止。憑良心說，他沒有意思教中國人停在一汪兒死水裏。可是，他怕中國人因改革而丟失了已被他寫下來的那個北平。他會拿出他收藏着的卅年前的木版年畫，質問北平人：『你看看，是卅年前的東西好，還是現在的石印的好？看看顏色，看看眉眼，看看條線，看看紙張，你們哪樣比得上卅年前的出品！你們已忘了什麼叫美，什麼叫文化！你們要改動，想要由老虎變成貓！』

同年畫兒一樣，他存着許多卅年前的東西，包括着鴉片烟具，小腳鞋，花翎，朝珠。『是的，吸鴉片是不對的，可是你看看，細看看，這個烟鎗作的有多麼美，多麼精緻！』他得意的這樣說。

當他初來到北平，他便在使館——就是丁約翰口中的英國府——作事。因為他喜愛北平，所以他娶一個北平姑娘作太太。那時候，他知道的北平事情還不多，所以急於知道一切，而想假若和中國人聯了姻，他就能一下子明白多少多少事情。可是，他的上司警告了他：『你是外交官，你得留點神！』他不肯接受那個警告，而真的找到了一位他所喜愛的北平

小姐。他知道，假若他真娶了她，他必須辭職——把官職辭掉，等於毀壞了自己的前途。可是，他不管明天，而決定去完成他的『東方的好夢』。不幸，那位小姐得了個暴病兒，死去。他非常的傷心。雖然這可以保留住他的職位，可是他到底辭了職。他以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得住死者——雖然沒結婚，我可是還辭了職。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他常常的嘟囔着：『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而加上：『我想作東方人都不成功！』辭職以後，他便在中國學校裏教教書，或在外國商店裏臨時幫幫忙。他有本事而且生活又非常的簡單，所以收入雖不多，而很够他自己花的。他租下來東南城角一個老宅院的一所小花園和三間房。他把三間房裏的牆壁掛滿了中國畫，中國字，和五光十色的中國的小玩藝，還求一位中國學者給他寫了一塊匾——『小琉璃廠』。院裏，他養着幾盆金魚，幾籠小鳥，和不少花草。一進門，他蓋了一間門房，找來一個曾經伺候過光緒皇帝的太監給他看門。每逢過節過年的時候，他必教太監戴上紅纓帽，給他作餃子吃。他過聖誕節，復活節，也過五月節和中秋節。『人人都像我這樣，一年豈不多幾次享受麼？』他笑着對太監說。

他沒有再戀愛，也不想結婚，朋友們每逢對他提起婚姻的事，他總是搖搖頭，說：『老



和尚看嫁粧，下輩子見了！」他學會許多北平的俏皮話與歇後語，而時常的用得恰當。

當英國大使館遷往南京的時候，他又回了使館作事。他要求大使館把他留在北平。這時候，他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

他教過，而且喜歡，瑞宣，原因是瑞宣的安詳文雅，據他看，是有點像三十年前的中國人。瑞宣會幫助他搜集那或者永遠不能完成的傑作的材料，也幫助他翻譯些他所引用的中國詩歌與文章。瑞宣的英文好，中文也不錯。和瑞宣在一塊兒工作，他感到愉快。雖然二人也時常的因意見不同而激烈的彼此駁辯，可是他既來自國會之母的英國，而瑞宣又輕易不紅臉，所以他們的感情並不因此而受到損傷。在北平陷落的時候，富善先生便派人給瑞宣送來信。信中，他把日本人的侵略比之于歐洲黑暗時代北方野蠻人的侵襲羅馬；他說他已有兩三天沒正經吃飯。信的末了，他告訴瑞宣：『有什麼困難，都請找我來，我一定盡我力之所能及的幫助你。我在中國住了三十年，我學會了一點東方人怎樣交友與相助！』

瑞宣回答了一封極客氣的的信，可是沒有找富善先生去。他怕富善老人責難中國人。他想像得到老人會一方面詛咒日本人的侵略，而一方面也會責備中國人不能保衛北平。

今天，他可是非去不可了。他準知道老人會幫他的忙，可也知道老人必定會痛痛快快的發一頓牢騷，使他難堪。他只好硬着頭皮去碰一碰。無論怎麼說，吃老人的閒話是比伸手接日本人的錢要好受的多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富善先生劈頭就責備了中國人一刻鐘。不錯，他沒有罵瑞宣個人，可是瑞宣不能因為自己沒挨罵而不給中國人辯護。同時，他是來求老人幫忙，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反駁老人。

富善先生的個子很高，長臉，尖鼻子，灰藍色的眼珠深深的藏在眼窩裏。他的腰背還都直，可是頭上稀疏的頭髮已差不多都白了。他的脖子很長，而且有點毛病——每逢話說多了，便似堵住了氣的伸一伸脖子，很像公鷄要打鳴兒似的。

瑞宣看出來，老人的確是爲北平動了心，他的白髮比去年又增加了許多根，而且說話的時候不住的伸脖子。雖然如此，他可是不在意見上故意的退讓。他不能爲掙錢吃飯，而先接受了老人的斥責。他必須告訴明白了老人：中國還沒有亡，中日的戰爭還沒有結束，請老人不要太快的下斷語。

辯論了有半個多鐘頭，老人才想起來：『糟糕！只顧了說話兒，忘了中國規矩！』他趕緊按鈴叫人拿茶來。

送茶來的是了約翰。看瑞宣平起平坐和富善先生談話，約翰的驚異是難以形容的。

喝了一口茶，老人自動的停了戰。他沒法兒駁倒瑞宣，也不能隨便的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只好等有機會另開一次舌戰。他知道瑞宣必定有別的事來找他，他不應當專說閒話。他笑了笑，用他的稍微有點結巴，而不算不順利在中國話說：『怎樣？找我有事吧？先說正經事吧！』

瑞宣說明了來意。

老人伸了好幾下脖子，告訴瑞宣：『你上這裏來吧，我找不到個好助手；你來，我們在一塊兒工作，一定彼此都能滿意！你看，那些老派的中國人，英文不行啊，可是中文總靠得住。現在的中國大學畢業生，英文不行，中文也不行——你老為新中國人辯護，我說的這一點，連你也沒法反對吧？』

『當一個國家由舊變新的時候，自然不能一步就邁到天堂去！』瑞宣笑着說。

『哦？』老人急忙吞了一口茶。『你又來了！北平可已經丟了，你們還變？變什麼？』  
『丟了再奪回來！』

『算了！算了！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話，可是我佩服你的信念堅定！好啦，今天不再談，以後咱們有的是機會開辯論會。下星期一，你來辦公，把你的履歷給我寫下來，中文的和英文的。』

瑞宣寫完，老人收在衣袋裏。『好不好喝一杯去？今天是五月節呀！』

## 五

由東城往回走，瑞宣一路上心中不是味兒。由掙錢養家上說，他應當至少也感到可以鬆一口氣了；可是從作『洋』事上說，儘管他與了約翰不同，也多少有點別扭。往最好裏講，他放棄了那羣學生，而去幫助外國人作事，也是一種逃避。他覺得自己是在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作出最對不起國家的事！他低着頭，慢慢的走。他沒臉看街上的人，儘管街上走着許多糊糊塗塗去到北海看熱鬧的人。他自己不糊塗，可是他給國家作了什麼呢？他逃避了責任。

可是，他又不能否認這個機會的確解決了眼前的困難——一家大小暫時可以不挨餓。他沒法把事情作得連一點缺陷也沒有，北平已經不是中國人的北平，北平人也已經不再是完全可以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活着的人。他似乎應當慶祝自己的既沒完全被日本人捉住，而又找到了一個稍微足以自慰自解的隙縫。這樣一想，他又抬起頭來。他想應當給老人們買回一點應節

的點心去，討他們一點喜歡。他笑自己只會這麼婆婆媽媽的作孝子，可是這到底是一點合理的行動，至少也比老愁眉不展的，招老人們揪心強一點！他在西單牌樓一家饽饽舖買了二十塊五毒餅。

這是一家老舖子，門外還懸着『滿漢饽饽』，『進貢細點』等等的金字紅牌子。舖子裏面，極乾淨，極雅緻的，只有幾口大硃紅木箱，裝着各色點心。牆上沒有別的東西，只有已經黃暗了大幅壁畫，畫的是三國與紅樓夢中的故事。瑞宣愛這種舖子，屋中充滿了溫柔的糖與蛋糕，還有微微的一點奶油的氣味，使人閉着心裏舒服安靜。屋中的光線相當的暗，可是剛一走近櫃台，就有頭永遠刺的頂光，臉永遠洗得極亮的店夥，安靜的，含笑的，迎了上來，用極溫和的低聲問：『您買什麼？』

這裏沒有油飾得花花綠綠的玻璃櫃，沒有顏色刺目的罐頭與紙盒，沒有一邊開着玩笑一邊作生意的店夥，沒有五光十色的『大減價』與『二週年紀念』的紙條子。這裏有的是字號，規矩，雅潔，與貨真價實。這是真正北平的店舖，充分和北平的文化相配備。可是，這種舖子已慢慢的滅絕，全城只剩了四五家，而這四五家也將要改成『稻香村』，把點心，火

腿，與茶葉放在一處出售；否則自取滅亡。隨着牠滅亡的是規矩，誠實，那羣有真正手藝的匠人，與最有禮貌的店夥。

瑞宣問了好幾種點心，店夥都抱歉的回答：『沒有』。店夥的理由是，材料買不到，而且預備了也沒有人買。應時的點心只有五毒餅，因為牠賣不出去還可以揉碎了作『缸爐』——一種最易消化的，給產婦吃的點心。瑞宣明知五毒餅並不好吃，可只好買了二十塊，他知道明年也許連五毒餅這個名詞都要隨着北平的滅亡而消滅的！

出了店門，他跟自己說：『明年端陽也許必須吃日本點心了！連我不也作了洋事嗎？禮貌，規矩，誠實，文雅，都是滅亡，假若我們不敢拚命去保衛牠們的話！』

快到家了，他遇見了棚匠劉師傅。劉師傅的臉忽然的紅起來。瑞宣倒覺得怪難為情的，說什麼也不好，不說什麼也不好。劉師傅本已低下頭去，可又趕緊抬起來，決定把話說明白，他是心中藏不住話的人。『祁先生，我到北海去了，可是沒有給他們耍玩藝，我本來連去也不肯去，可是會頭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了，我要不去，就得惹點是非！你說我怎麼辦？我只好應了個卯，可沒耍玩藝兒！我……』他的心中似乎很亂，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的確恨

日本人，絕不肯去給日本人耍獅子，可是他又沒法違抗會頭的命令，因爲一違抗，他也許會吃點虧。他要教瑞宣明白他的困難，而依舊尊敬他。他明知自己丟了臉，而還要求原諒。他也知道，這次他到了場而沒有表演，大概下次他就非下場不可了，他怎麼辦呢？他曉得『既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的道理，可是他豪橫了一生，難道，就真把以前的光榮一筆抹去，而甘心向敵人低頭嗎？不低頭吧，日本人也許會給他點顏色看看。他只有一點武藝，而日本人有機關鎗！

瑞宣想像得到劉師傅心中的難過與憂慮，可是也找不到什麼合適的話來說。他曾經問過劉師傅，憑他的武藝，爲什麼不離開北平。劉師傅那時候既沒能走開，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講呢？他想說：『不走，就得把臉皮揭下來，扔在喪坑裏！』可是，這又太不像安慰鄰居——而且是位好鄰居——的話。他也不能再勸劉師傅逃走，劉師傅若是沒有困難，他相信，一定會不等勸告就離開北平的。既有困難，而他又不能幫助解決，光說些空話有什麼用處呢？他的嘴啓動了幾動，而找不到話說。他雖沒被日本人捉去拷打，可是他已感到自己的心是上了刑。



這會兒，程長順由門裏跑出來，他楞頭磕腦的，不管好歹的，開口就是一句：『劉師傅！聽說你也要獅子去啦？』

劉師傅還沒說出話來，驚得眼睛裏冒了火。他不能計較一個小孩子，可是又沒法不動怒，他瞪着長順，像要一眼把他瞪死似的。

長順害了怕，他曉得自已說錯了話。他沒再說什麼，慢慢的退回門裏去。

『真他媽的！』劉師傅無聊的罵了這麼一句，而後補上：『再見！』扭頭就走開。

瑞宣獨自楞了一會兒，也慢慢的走進家門。他不知道怎樣判斷劉師傅與程長順才好。論心地，他們都是有點血性的人。論處境，他們與他都差不多一樣。他沒法誇讚他們，也不好意思責備他們。他們與他好像是專為在北平等着受靈魂的凌遲而生下來的。北平是他們生身之地，也是他們的墳地——也許教日本人把他們活埋了！

不過，他的五毒餅可成了功。祁老人不想吃，可是臉上有了笑容。在他的七十多年的記憶裏，每一件事和每一季節都有一組卡片，記載着一套東西與辦法。在他的端陽節那組卡片中，五毒餅正和中秋的月餅與年節的年糕一樣，是用紅字寫着的。他不一定想吃牠們，但是

願意看到牠們，好與腦中的卡片對證一下，而後覺得世界還沒有變動，可以放心。今年端陽，他沒看見櫻桃，桑椹，糝子，與神符。他沒說什麼，而心中的卡片却七上八下的出現，使他不安。現在，至少他看見一樣東西，而且是用紅字寫着的一樣東西，他覺得端陽節有了着落，連日本人也沒能消滅了牠。他趕緊拿了兩塊分給了小順兒與妞子。

小順兒和妞子都用雙手捧着那塊點心，小妞子樂得直吸氣。小順兒已經咬了一口才問：『這是五毒餅呀！有毒啊？』

老人嘆着氣笑了笑：『上邊的蠍子，蜈蚣，都是模子磕出來的，沒有毒！』

瑞宣在一旁看着，起初是可憐孩子們——自從北平陷落，孩子們什麼也吃不到。待了一會兒，他忽然悟出一點道理來：『怪不得有人作漢奸呢，好吃好喝到底是人生的基本享受呀！有好吃的，小孩子便笑得和小天使一般可愛了！』他看着小順兒，點了點頭。

『爸！』小順兒從點心中挪動着舌頭：『你幹嗎直點頭呀？』

小妞子怕大人說她專顧了吃，也莫名其妙的問了聲：『點頭？』

瑞宣慘笑了一下，不願回答什麼。假若他要回答，他必定是說：『可是，我不能爲孩子

們的笑容而出賣了靈魂！』

他不像老二那麼心中不住事。他不想馬上告訴家中，他已找到了新的位置。假若在太平年月，他一定很高興得到那個位置，因為既可多掙一點錢，又可以天天有說英語的機會，還可以看到外國書籍雜誌，和聽外國語的廣播。現在，他還看見了這些便利，可是高興不起來。他總覺得放棄了那羣學生是件不勇敢不義氣，和逃避責任的事。假若一告訴家中，他猜得到，大家必定非常的歡喜，而大家的歡喜就會更增多他的慚愧與苦痛。

但是，看到幾塊點心會招出老的那麼多的笑容，他壓不住自己的古頭了。他必須告訴他們，使大家更高興一點。

他把事情說了出來。果然，老人與韶梅的喜悅正如同他猜想到的那麼多。三言五語之間，消息便傳到了南屋。媽媽興奮得立刻走過來，一答一和的跟老公公提起她怎樣在老初作事掙錢的那一天，她一夜沒能閉眼，和怎樣在老二要去作事的時候，她連夜給他趕作一雙黑絨的布底鞋，可是鞋已作好，老二竟自己去買了雙皮鞋，使她難受了兩三天。

兒媳婦的話給了老公公一些靈感，那老人的話語也開了闢。他提起天佑壯年時候的事，

使大家好像聽着老年的故事，而忘了天佑是還活着的人。他所講的連天佑太太還有不知道的，這使老人非常的得意，不管故事的本身有趣與否，牠的年代已足使兒媳婦的陳穀子糊芝麻減色不少。

韻梅比別人都更歡喜。幾個月來，爲了一家大小的吃穿，她已受了不知多少苦處。現在可好了，丈夫有了洋事。她一眼看到還沒有到手的洋錢，而洋錢是可以使她不必再揪心缸裏的米與孩子腳上的鞋襪的。她不必再罵日本人。日本人即使還繼續估據着北平，也與她無關了！聽着老人與婆婆『講古』，她本來也有些生兒養女的經驗，也值得一說，可是她沒敢開口，因爲假若兩位老親講的是古樹，她的那點經驗也不過是一點剛長出的綠苗兒。她想，丈夫既有了可靠的收入，一家人就能和和氣氣的過日子，等再過二三十年，她便也可以安坐在炕上，對兒女們講古了。

瑞宣聽着看着，心中難過，而不敢躲開。看着聽着是他的責任！看別人發笑，他還得陪着笑一下，或點點頭。他想起山木教官。假若山木死了愛子也不能落淚，他自己就必須在城已亡的時候還陪着老人們發笑。全民族的好戰狂使山木像鉄石那樣無情，全民族的傳統的孝

弟之道使他自已過分的多情——甚至於可以不管國家的危亡！他沒法一狠心把人倫中的情義斬斷，可是也知道家庭之累使他，或者還有許多人，就誤了報國的大事！他難過，可是沒有矯正自己的辦法；一個手指怎能撥轉得動幾千年的文化呢？

好容易二位老人把話說到了一個段落，瑞宣以爲可以躲到自已屋裏休息一會了。可是那老人要上街去看看，爲是給兒子天佑送個信，教兒子也喜歡喜歡。小順兒與妞子也都要去，而韻梅一勁兒說老人招呼不了兩個淘氣精。瑞宣只好陪了去。他問小順兒：

「你們不是剛剛上過北海嗎？」意思是教孩子們不必跟去了。

「還說呢！」韻梅答了話：「剛才都哭了一大陣啦！二爺願意帶着他們，胖嬸兒嫌麻煩，不准他們去，你看兩個小人兒這個哭哇！」

瑞宣又沒了話，帶孩子們出去也是一種責任！

幸而，老少一出門，遇上了小崔。瑞宣實在不願再走一趟，於是把老人和孩子交給了小崔：「崔爺，你拉爺爺去好不好？上鋪子。越慢走越好！小順兒，妞子，你們好好的坐着，不准亂鬧！崔爺，要沒有別的買賣，就再拉他們回來。」

小崔點了頭。瑞宣把爺爺攙上車；小崔把孩子們抱了上去，而後說說笑笑的拉了走。瑞宣鬆了一口氣。

老太太在棗樹下面，看樹上剛剛結成的像嫩豌豆的小綠棗兒呢。瑞宣由外回來，看到母親在樹下，他覺得很新奇。棗樹的葉子放着淺綠的光，老太太的臉上非常的黃，非常的靜，他好像是看見了一幅什麼靜美而又動心的畫圖，他想起往日的母親。拿他十幾歲時或二十歲時的母親和現在的母親一比，他好像不認識她了。他愣住，呆呆的看着她。她慢慢的從小綠棗子上收回眼光，看了看他。她的眼深深的陷在眶兒裏，眼珠有點癱而癡，可是依然露出仁慈與溫柔——她的眼睛改了樣兒，而神韻還沒有變，她還是母親。瑞宣忽然感到心中有點發熱，他恨不能過去拉住她的手，叫一聲媽，把她的仁慈與溫柔都叫出來，也把她的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眼睛與一切都叫回來。假若那麼叫出一聲媽來，他想自己必定會像小順兒與妞子那樣天真，把心中的委屈全一股腦兒傾瀉出來，使心中痛快一回！可是，他沒有叫出來，他的三十多歲的嘴已經不會天真的叫媽了。

『瑞宣！』媽媽輕輕的叫，『你來，我跟你說幾句話兒！』她的聲音是那麽溫柔，

有一點央求他的意思。

他極親熱的答應了一聲。他不能拒絕媽媽的央求。他知道老二老三都不在家，媽媽一定覺得十分寂寞。他很慚愧自己爲什麼早沒想到這一點，而多給母親一點溫暖與安慰。他隨着媽媽進了南屋。

『老大！』媽媽坐在炕沿上，帶着點不十分自然的笑容說：『你找到了事，可是我看你並不怎麼高興，是不是？』

『嗯——』老大爲了難，不知怎樣回答好。

『說實話，跟我還不說實話嗎？』

『對啦，媽！我是不很高興！』

『爲什麼？』老太太又笑了笑，彷彿是表示，無論兒子怎樣回答，她是不會生氣的。

老大曉得不必說假話了。『媽，我爲了家就爲不了國，爲了國就爲不了家！幾個月來，我爲了這個就老不高興，現在還是不高興，將來我想我也不會高興。我覺得國家遇到這麼大的事，而我沒有去參加，真是個——是個——』他想不到恰當的字來，而半羞半無聊的笑了。

一下。

老太太愣了半天，而後點了點頭：『我明白！我和祖父連累了你！』

『我自己還有老婆兒女！他們也得仗着我活着！』

『是不是有人常嘲笑你？說你胆小無能？』

『沒有！我的良心時時刻刻的嘲笑我！』

『嗯！我，我恨我還不死，老教你吃累！』

『媽！』

『我看出來了，日本鬼子是一時半會兒不會離開北平的。有他們在這兒，你永遠不會高興！我天天扒着玻璃瞞着你，你是我的大兒子，你不高興，我心裏也不會好受！』

瑞宣半天沒說出話來。在屋中走了兩步，他無聊的笑了一下：『媽，你放心吧！我慢慢的就高興了！』

『你？』媽媽也笑了一下。『我明白你！』

瑞宣的心疼了一下，什麼也說不來了。



媽媽也不再出聲。

最後，瑞宣搭訕着說了聲：『媽，你騎會兒吧！我去寫封信！』他極困難的走了出來。回到自己屋中，他不願再想媽媽的話，因為想到什麼時候也總是那句話，永遠沒有解決的辦法。他只會敷衍環境，而不會創造新的局面，他覺得他的生命是白白的糟塌了。

他的確想寫信，給學校寫信辭職。到了自己屋中，他急忙的就拿起筆來。他願意換一換心思，好把母親的話忘了。可是，拿着筆，他寫不下去。他想應當到學校去，和學生們再見一面。他應當囑告學生們：能走的，走，離開北平！不能走的，要好好的讀書，儲蓄知識；中國是亡不了的，你們必須儲蓄知識，將來好為國家盡力。你們不要故意的招惹日本人，也不要甘心作他們的走狗；你們須忍耐，堅強的沈毅的忍耐，心中永遠別忘了復仇雪恥！

他把這一段話翻來覆去的說了多少遍。他覺得只有這麼交代一下，他才可以贖回一點放棄了學生的罪過。可是，他怎樣去說呢？假若他敢在講堂上公開的說，他馬上必被捕。他曉得各學校裏都有人被捕過。明哲保身在這危亂的時代並不見得就是智慧，可是一旦他被捉去，祖父和母親就一定會愁死。他放下筆，在屋中來回的走。是的，現在日本人還沒捉了他

去，沒給他上刑，可是他的口，手，甚至於心靈，已經全上了鎖鑰！走了半天，他又坐下，拿起筆來，寫了封極簡單的信給校長，寫完，封好，貼上郵票，他小跑着把他投在街上的郵筒裏。他怕稍遲疑一下，便因後悔沒有向學生們當面告別，而不願發出那封信去。

快到吃晚飯的時候，小崔把老少三口兒拉了回來。天氣相當的熱，又加上興奮，小順兒和妞子的小臉上全都紅着，紅得發着光。那老人臉上雖然沒發紅，可是小眼睛裏窩藏着不少的快活。他告訴韻梅：『街上看着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了，大概日本人也不會再開到那裏去吧？』希望在那裏，錯誤便也在那裏。老人只盼着太平，所以看了街上的光景就認為平安無事了。

小崔把瑞宣叫到大槐樹底下，低聲的說：『祁先生，你猜我遇見誰了？』

『誰？』

『錢先生！』

『錢——』瑞宣一把抓住小崔的胳膊，把他扯到了門內；關上門，他又重嘆了一聲：『錢先生？』

小翠點了點頭。『我在布舖的對面小茶館裏等着老人家。剛泡上茶，我一眼看到了他！他的一條腿走路有點不方便，走得很慢。進了茶館，屋裏暗，外面亮，他定了定神，好像看不清那裏有茶桌的樣子。』

『他穿着什麼？』瑞宣把聲音放得很低的問；他的心可是跳得很快。

『一身很髒的白布褲褂！光着腳，似乎是穿着，又像是拖着，一雙又髒又破的布鞋！』

『噢！』瑞宣一想就想到，錢詩人已經不再穿大褂了；一個北平人敢放棄了大褂，才敢去幹真事！『他胖了還是瘦了？』

『很瘦！那可也許是頭髮欺的。他的頭髮好像有好幾個月沒理過了！頭髮一長，臉不是就顯着小了嗎？』

『有了白的沒有？』

小翠想了想：『有！有！有！他的眼可是很亮。平日他一說話，眼裏不是老那麼淚汪汪的，笑不啣兒的嗎？現在，他還是那麼笑不啣兒的，可是不淚汪汪的了。他的眼很亮，很乾，他一看我，我就覺得不大得勁兒！』

「沒問他在哪兒住？」

「問了，他笑了笑，不說！我問他好多話，在哪兒住呀？幹什麼呀？金三爺好呀？他都不答腔！他跟我坐在一塊，要了一碗白開水。喝了口水，他的嘴就開了閤。他的聲音很低，其實那會兒茶館裏並沒有幾個人。」

「他告訴了你什麼？」

「有好多話，因為他的聲音低，又沒有了門牙，我簡直沒有聽明白。我可聽明白了一件，他教我走！」

「上哪兒？」

「當兵去！」

「你怎麼說？」

「我？」小崔的臉紅了。「你看，祁先生，我剛剛找到了一個事，怎能走呢？」

「什麼事？」

「你們二爺教我給他拉包月去！既是熟人兒，又可以少受點累，我不願意走！」

『你可是還恨日本人？』

『當然嘍！我告訴了錢先生，我剛剛有了事，不能走，等把事情擱下了再說？』

『他怎麼說？』

『他說，等你把命丟了，可就晚了！』

『他生了氣？』

『沒有！他教我再想一想！』像唯恐瑞宣再往下釘他似的，他趕緊的接着說：『他還給了我一張神符！』他從衣袋中掏出來一張黃紙紅字的五雷神符。『我不知道給我這個幹嗎？五月節貼神符，不是到晌午就揭下來嗎？現在天已經快黑了！』

瑞宣把神符接過來，打開，看了看正面，而後又翻過來，看看背面，除了紅色印的五雷訣與張天師的印，他看不到別的。『崔爺，把符給我吧？』

『拿着吧，祁先生！我走啦！車錢已經給了。』說完，他開開門，走出去，好像有點怕瑞宣再問他什麼的樣子。

掌燈後，他拿起那張神符細細的看，在背面，他看見了一些字。那些字也是紅的，寫在

神符透過來的紅色上；不留神看，那只是些紅的點子與道子，比透過來的紅色重一些。就  
近了燈光，他細細的看，他發現了一首新詩：

『用滴着血的喉舌，

我向你們懇求：

離開那沒有國旗的家門吧，

別再戀戀不捨！

國家在呼喚你們，

像慈母呼喚她的兒女！

去吧，脫去你們的長衫，

長衫會使你們跌倒——

跌入了坟墓！

在今天，你們的禮服應當是軍裝，

你們的國土不是已經變成戰場？

離開這已經死去的北平，

你們才會凱旋；

留在這裏是陪着棺木！

抵抗與流血是你們的，

最光榮的徽章，

爲了生存，你們須把牠掛在胸上！

要不然，你們一樣的會死亡，

死亡在恥辱與飢寒上！

走吧，我向你們央告！

多走一個便少一個奴隸，

多走一個便多添一個戰士！

走吧，國家在呼喚你，

國——家——在——呼——喚——你——！

看完，瑞宣的手心上出了汗。真的，這不是一首好的詩，可是其中的每一個字都像個極鋒利的針，刺着他的心！他就是不肯脫去長衫，而甘心陪伴着棺木的，無恥的，人！

那不是一首好詩，可是他沒法把牠放下。不大一會兒，他已把牠念熟。念熟又怎樣呢？他的臉上發了熱。

『小順兒，叫爸爸吃飯！』梅韻的聲音。

『爸！吃飯！』小順兒尖銳的叫。

瑞宣混身顫了一下，把神符塞在衣袋裏。



## 六

瑞宣一夜沒有睡好。天相當的熱，一點風沒有，像警着暴雨似的。躺在床上，他閉不上眼。在黑暗中，他還看見錢老人的新詩，像一羣小的金星在空中跳動。他決定第二天到小崔所說的茶館去，去等候錢詩人，那放棄了大掛與舊詩的錢詩人。他一向欽佩錢先生，現在，他看錢先生簡直的像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真的，耶穌並沒有怎麼特別的關心國事與民族的解放，而只關切着人們的靈魂。可是，在敢負起十字架的勇敢上說，錢先生却的確值得崇拜。不錯，錢先生也許只看到了眼前，而沒看到『永生』，可是沒有今天的犧牲與流血，又怎能談到民族的永生呢？

他知道錢先生必定會再被捕，再受刑。但是他想像得到錢先生必會是很快樂——甘心被捕，甘心受刑，只要有一口氣，就和敵人爭！這是個使人心快活的決定，錢先生找到了這個決定，眼前只有一條道兒，不必瞻前顧後的，徘徊歧路，錢先生有了『信心』，也就必

定快活！

他自己呢？沒有決定，沒有信心，沒有可以一直走下去的道路！他或者永遠不會被捕，不會受刑，可是也永遠沒有快樂！他的「心」受着苦刑！他切盼看到錢先生，暢談一回。

自從錢先生離開小羊圈，瑞宣就以爲他必定離開了北平。他沒想到錢先生會還在敵人的鼻子底下作反抗的工作。是的，他得到錢先生的腿不甚便利，不能遠行。可是，假若老先生沒有把血流在北平的決心，就是腿掉了一條也還會逃出去的。老人是故意要在北平活動，和流盡他的血；這樣想清楚，他就更願意看到老人。見到老人，他以爲，他應當先給他磕三個頭！老人所表現的不只是一點點報私仇的決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錢先生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帶着他的詩歌，禮義，圖畫，道德，是會爲一個信念而殺身成仁的。藍東陽，瑞豐，與冠曉荷，沒有錢先生的那樣的學識與修養，而只知道中國飯好吃，所以他們只看見了飯，而忘了別的一切。文化是應當用篩子篩一下的，篩了以後，就可以看見下面的是土與渣滓，而剩下的是幾塊真金。錢詩人是金子，藍東陽們是土。

想到這裏，瑞宣的心中清楚了一點，也輕鬆了一點。他看到了真正中國的文化的真實力

量，因為他看見一塊金子。不，不，他決定不想復古。他只是從錢老人身上看到了不必再懷疑中國文化的證據。有了這個證據，中國人才能自信。有了自信，才能再進一步去改善——一棵松樹修直了才能成爲棟樑；一株臭椿，修直了又有什麼用呢？他一向自居爲新中國人，而且常常和富善先生辯論中國人應走的道路——他主張必定鏟除了舊的，樹立新新的。今天他才看清楚，舊的，像錢先生所有的那一套舊的，正是一種可以革新的基礎。反之，若把瑞豐改變一下，他至多也不過改穿上洋服，像條洋狗而已。有根基的可以改造，一片荒沙改來改去還是一片荒沙！

他願把這一點道理說給錢先生聽。他切盼明天可以見到錢先生。

可是，當他次日剛剛要出去的時候，他被堵在了院中。

丁約翰提着兩瓶啤酒，必恭必敬的擋住了瑞宣的去路。約翰的虔敬與謙卑大概足以感動了上帝。『祁先生！』他鞠了個短，硬，而十分恭敬的躬，『我特意的請了半天的假，來給先生道喜！』

瑞宣從心裏討厭約翰，他以爲約翰是百年來國恥史的活證據——被外國人打怕，而以媚

外爲榮！他楞在了那裏；不曉得怎樣應付約翰才好。他不願把客人讓進屋裏去，他的屋子與茶水是招待李爺，小崔，與孫七爺的；而不願教一位活的國恥玷污了他的椅凳與茶杯。

丁約翰低着頭，上眼皮挑起，偷偷的看瑞宣。他看出瑞宣的冷淡，而一點沒覺得奇怪，他以爲瑞宣既能和富善先生平起平坐，那就差不多等于和上帝呼兄喚弟；他是不敢和上帝的朋友鬧氣的。『祁先生，您要是忙，我就不進屋裏去了！我給您拿來兩瓶啤酒，小意思，小意思！』

『不！』瑞宣好不容易找到了聲音。『不！我向來不收禮物！』

丁約翰吞着聲說：『祁先生！以後諸事還都得求您照應呢！我理當孝敬您一點小——小意思！』

『我告訴你吧，』瑞宣的輕易不紅的臉紅起來，『我要是能找到別的事，我決不吃這口洋飯，這沒有什麼可喜的，我倒真的應當哭一場，你明白我的意思？』

丁約翰沒明白瑞宣的意思，他沒法兒明白。他只能想到瑞宣是個最古怪的人，有了洋事而要哭！『您看！您看！』他找不到話說了。

『謝謝你！你拿走吧！』瑞宣心中很難受，他對人沒有這樣不客氣過。

約翰無可如何的打了轉身。瑞宣也往外走。

『不送！那不敢當！不敢當！』約翰橫攔着瑞宣。瑞宣也不好意思說：『不是送你，我是要出門，』瑞宣只好停住了腳，立在院裏。

立了有兩分鐘，瑞宣又往外走。迎頭碰到了劉師傅。劉師傅的臉板得很緊，眉皺着。『祁先生，你要出去？我有兩句要緊的話跟你講！』他的口氣表示出來，不論瑞宣有什麼要緊的事，也得先聽他說話。

瑞宣把他讓進屋裏來。

剛坐下，劉師傅開了口，他的話好像是早已擠在嘴邊上的。『祁先生，我有件為難的事！昨天我不是上北海去了嗎？雖然我沒給他們耍玩藝，我心裏可是很不好過！你知道，我們外場人都最講臉面；昨天我姓劉的可丟了人！程長順——我知道他是小孩子，說話不懂得輕重——昨天那一問，我恨不能當時找個地縫鑽了進去！昨天我連晚飯都沒吃好，難過！晚飯後，我出去散散悶氣，我碰見了錢先生！』

『在哪兒？』瑞宣的眼亮起來。

『就在那邊的空場裏！』劉師傅說得很快，彷彿很不滿意瑞宣的打岔。『他好像剛從牛宅出來。』

『從牛宅？』

劉師傅沒管瑞宣的發問，一直說了下去：『一看見他就問我幹什麼呢。沒等我回答，他就說，你爲什麼不走呢？又沒等我開口，他說：北平已經是塊絕地，城裏邊只有鬼，出了城才有人！我不十分明白他的話，可是大概的猜出一點意思來；我告訴了他我自己的難處，我家裏有個老婆。他笑了笑，教我看他，他說：我不單有老婆，還有兒子呢！現在老婆和兒子哪兒去了呢？怕死的必死，不怕死的也許能活，他說。末了，他告訴我，你去看看祁先生，看他能幫助你不能。說完，他就往西廊下走了去。走出兩步，他回過頭來說：問祁家的人好！祁先生，我溜溜的想了一夜，想起這麼主意：我決定走！可是家裏必定得一月有六塊錢！按現在的米麵行市說，她有六塊錢就足夠贖房錢和吃窩窩頭的。以後東西也許都長價錢，誰知道！祁先生，你安是能够每月接濟她六塊錢，我馬上就走！還有，等到東西都貴了

的時候，你可以教她過來幫太太的忙，只給她兩頓飯吃就行了！這可都是我想出來的，你願意不願意，可千萬別客氣！」劉師傅喘了口氣。『我願意走，在這裏，我早晚得警悶死！出城進城，我老得給日本兵鞠躬，沒事兒還要找我去耍獅子，我受不了！』

瑞宣想了一會兒，笑了笑：『劉師傅，我願意那麼辦！我剛剛找到了個事情，一月六塊錢也許還不至于太教我爲難！不過，將來怎樣，我可不能說準了！』

劉師傅立起來，吐了一大口氣。『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只要現在我準知道你有幫忙，我走着就放心了！祁先生，我不會說什麼，你是我的恩人！』他作了個扯天扯地的大揖。

『就這麼辦啦！只要薪水下來，我就教小順兒的媽把錢送過去！』

『我們再見了！祁先生！萬一我死在外邊，你可還得照應着她呀！』

『我盡我的力！我的問題要像你的這麼簡單，我就跟你一塊兒走！』

劉師傅沒顧得再說什麼，匆匆的走出去，硬臉上發着點光。

瑞宣的心跳得很快。鎮定了一下，他不由的笑了笑。自從七七抗戰起，他覺得只作了這

麼一件對得起人的事。他願意馬上把這件事告訴給錢先生。他又往外走。剛走到街門，迎來了冠曉荷，大赤包，藍東陽，胖菊子，和丁約翰。他知道丁約翰必定把啤酒供獻給了冠家，而且向冠家報告了他的事情。胖菊子打了個極大的哈欠，嘴張得像一個紅的杓。藍東陽的眼角上堆着兩堆屎，嘴唇上裂開不少被烟捲燒焦的皮。他看出來，他們大概又『打』了個通夜。

大赤包首先開了口。她的臉上有不少皺紋，而臨時抹了幾把香粉，一開口，白粉直往下落。她把剩餘的力氣都拿了出來，聲音雄壯的說：

『你可真行！祁大爺！你的嘴比蛤蚧還關得緊！找到那麼好的事，一聲兒都不出，你沉得住氣！佩服你！說吧，是請客，還是我們請你？』

曉荷在一旁連連的點頭，似乎是欣賞太太的詞令，又似乎向瑞宣表示欽佩。等太太把話說完，他恭敬而靈巧的向前趕了一步，拱起手來，笑了好幾下，才說：

『道喜！道喜！哼，別看咱們的胡同小啊，背鄉出好酒！內人作了日本官，你先生作了英國官，咱們的小胡同簡直是國際聯盟！』



瑞宣恨不能一拳一個都把他们打倒，好好的踢他們幾脚。可是，他不會那麼撒野。他的禮貌永遠綑着他的手脚。他說不上什麼來，只決定了不往家中護他們。

可是，胖菊子往前挪了兩步。『大嫂呢？我去看看他，給她道喜！』說完，她擠了過來。瑞宣沒法不准自家進來，雖然她的忽然想起大嫂使他真想狠狠的錘她幾錘。

她擠進來，其餘的人也就魚貫而入。丁約翰也又跟進來，彷彿是老沒把瑞宣看够似的。藍東陽始終沒開口。他恨瑞宣，現在也恨瑞宣。誰有事情作，他恨誰。可是，恨儘管恨，他可是在發洩怨恨之前要忍氣討好。他叫着大家走進來，像給一個不大有交情的人送殯似的。

祁老太爺和天佑太太忽然的長了價錢。大赤包與冠曉荷直像鬧洞房似的，走進老人們的屋子，一口一個老爺子與老太太。小順兒與妞子也成了小寶貝。藍東陽在冠家夫婦身後，一勁兒打哈欠，招得大赤包也瞪他。丁約翰照常的十分規矩，而臉上有一種無可形容的喜悅，幾乎使他顯出大真與純潔。胖菊子特意的跑到廚房去慰問韶梅，一聲聲的大嫂都稍微有點喜樂化了——她的嗓音向來是怪難聽的。

祁老人討厭冠家人的程度是不減于瑞宣的。可是，今天冠氏夫婦來道喜，他却真的覺到歡喜。他最發愁的是家人四散，把他親手建築起來的四世同堂的堡壘拆毀，今天，瑞宣有了妥當的事作，雖然老二與小三兒搬了出去，可是到底四世同堂還是四世同堂。只要瑞宣老不離家，四世同堂便沒有拆毀之虞。爲了這個，他沒法不表示出心中的高興。

天佑太太明白大兒子的心理，所以倒不願表示出使瑞宣不高興的喜悅來。她只輕描淡寫的和客人們敷衍了幾句，便又躺在炕上。

韻梅很爲難。她曉得丈夫討厭冠家的人與胖孀子，她可是又不便板起臉來得罪人，得罪人，在這年月，是會招來禍患的。即使不提禍患，她也不願欺騙大家，說這是不值得慶賀的。她是主婦，她曉得丈夫有固定的收入是如何重要。她真想和胖孀子齷齪談一談家長里短，說說豬肉怎樣不好買，和青菜怎樣天天長價兒。儘管胖孀子不是好妯娌，可是能說一說油鹽醬醋的問題，也許就有點作妯娌的樣兒了。可是，她不敢說，怕丈夫說她浮淺，愛說閒話。她只好把她最好聽的北平話收在喉中，而用她的大眼睛觀察大家的神色，好數自己的笑容與眼神都不出毛病。

瑞宣的臉越來越白了。他不肯和這一夥人多敷衍，而又沒有把他們趕出門去的決心與勇氣。他差不多要恨自己的軟弱無能了。

大赤包把院中的人都慰問完了，又出了主意：『祁大爺！你要是不便好事請客，我倒有個主意。這年月，我們都不該多舖張，真的！但是，有喜事不熱鬧一下，又太委屈。好不好咱們來牠兩桌牌？大家熱鬧一天？這不是我的新發明，不過現在更應該提倡就是啦。兩桌牌抽的頭兒，管保够大家吃飯喝酒的。你不必出錢，我們也免得送禮，可是還能吃有喝的玩一天，不是怪好的辦法嗎？』

『是呀！』曉荷趕緊把太太的理論送到實際上來：『我們夫婦，東陽，瑞豐夫婦，已經是五位了，再湊上三位就行了。好啦，瑞宣，你想約誰？』

『老太爺不准打牌，這是我們的家教！』瑞宣極冷靜的說。

大赤包的臉上，好像落下一張幕來，忽然發了暗。她的美意是向來不准別人拒絕的。

曉荷急忙的開了口：『這裏不方便，在我們那兒！瑞宣，你要是在我們那裏玩一天，實在是我們冠家的光榮！』

瑞宣還沒回出話來，瑞豐小跑着跑進來。瑞宣的嘴張着，腦門上有點汗，小乾臉上通紅。跑進來，他沒顧得招呼別人，一直奔了大母去。『大哥！』這一聲『大哥』叫得是那麼動人，大家立刻都沉靜下來，胖菊子幾乎落了淚。

『大哥！』老二又叫了聲，彷彿別的話都被感情給堵塞住了似的。喘了兩口氣，他才相當順利的說出話來：『幸而我今天到鋪子看看父親，要不然我還問在罐兒裏呢？好傢伙，英國大使館！你真行，大哥！』顯然的，他還有許多話要說，可是感情太豐富了，他的心裏因熱烈而混亂，把話都忘了。

瑞宣愣起來。愣了一會兒，他忽然的笑了。對這羣人，他沒有別的任何辦法，除了冷笑。他本想抓住老二，給老二兩句極難聽的話，自然，他希望別人也就『知難而退』了。可是，他把話收住了——他知道甘心作奴隸的人是不會因爲一兩句不悅耳的話而釋放了他的，何苦多白費唇舌呢。

韻梅看出丈夫的爲難與難堪。他試着步兒說：『你不是還得到東城去嗎？』

大赤包首先領略到這個暗示，似惱非惱的說：『得啦，咱們別就誤了祁先生的正事，走

吧！」

『走？』瑞豐像受了一驚似的，『大哥，你真的就不去弄點酒來，大家喝兩口兒？』瑞宣又沒出聲。他覺得不出聲不單效果大，而且能保持住自己的尊嚴。

『老二，』祁大嫂笑着批譏：『他真有事！改天我給你烙餛飩餅吃！』

大赤包沒等瑞豐再開口，就往外走。大家都怪不得勁的跟隨着她。瑞宣像陪着犯人到行刑場去似的往外送。

小崔頭一天給瑞豐拉包月。他可是沒把車停在祁家門外，他怕遇到冠家的人。把車停在西邊的那株大槐樹下面，他臉朝北坐着。大家由祁家出來，他裝作沒看見。等他們都進了冠家，他箭頭似的奔過瑞宣來。

『祁先生！這倒巧！』他很高興的說：『我剛剛拉上包月，聽說你也找到好事啦！這個喜吧！』也作了個揖。

瑞宣慘笑了一下。他想告訴小崔幾句真話。小崔，在他看，是比冠家那一羣強的多，順眼的多了。『崔爺，別喜歡吧！你知道。咱們還是在日本人的手心兒裏哪！』

小崔想了想，又說：『可是，祁先生，要不是因爲鬧小日本兒，咱們不是還許得不到好事哪嗎？』

『崔爺！你可別怪我說直話！你的想法差不多跟他們一樣了！』瑞宣指了指冠家。

『我，我，』小崔噎了一口氣，『我跟他們一樣？』

『你慢慢的想一想吧！』瑞宣又慘笑了一下，走進門去。

小崔又坐在車上，仰着頭向綠槐葉發愣。

冠家的客廳中今天沒有客人，連高亦陀與李空山都沒有來。節前，三個招待室都擠滿了人，曉荷立了一本收禮與送禮的賬本，到現在還沒完全登記完畢。今天，已經過了節，客人們彷彿願意教『所長』休息一天。

大赤包一進門便坐在她的寶座上，吐了一口長氣。『瑞豐！他簡直不像是你的同胞弟兄！怎麼麼警扭呢？我沒看見過這樣的人！』

『倒也別說，』曉荷一閉眼，從心中挖出一小塊智慧來。『一處生九種，種種不同！』說哪的，『瑞豐感嘆着說：』我們老太太那個！我很擔心哪。他的這個好事又混不了

好久！他空有那麼好的學問，英文說的和英國人一個味兒，可是社會上的事兒一點都不知，這可怎麼好！憑他，鬧着玩似的就拿個教育局局長，他可是老板着臉，見着日本人他就

不肯鞠躬！沒辦法！沒辦法！』

大家都嘆了口氣。藍東陽已裂着嘴昏昏的睡去。

丁約翰輕嗽了一下。大家知道這不僅是輕嗽，于是把眼睛都轉向他來。他微帶歉意的笑了笑，而後說：『不過，祁先生的辦法也有來歷！英國人都是那麼死板板！他是英國派兒，所以才能進了英國府！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

曉荷轉了好幾下眼珠，又點了點頭：『這話對！這話對！唱花臉的要緊，唱花旦的要媚，手法各有不同！』

『嗯！』大赤包把舌頭嚥了一下，嚥摸出點味道：『要這麼說，我們可就別怪他了！他有他的路子！』

『這，我倒沒想到！』瑞豐坦白的說。『隨他去吧！我反正管不了他！』

『他也管不了你！』胖菊子又打了個哈欠。

『說的好！好！』曉荷用手指尖『鼓掌』。『你們那家弟兄是各有千秋！』



## 七

在太平年月，北平的夏天是很可愛的。從十三陵的櫻桃下市到棗子稍微掛了紅色，這是一段果子的歷史——看吧，青杏子連核兒還沒長硬，便用拳頭大的小蒲筵兒裝起。和『糖稀』一同賣給小姐與兒童們。慢慢的，杏子的核兒已變硬，而皮還是綠的，小販們又接二連三的喊：『一大碟，好大的杏兒嘍！』這個呼聲，每每教小兒女們口中饑出酸水。而老人們只好摸一摸已經活動了的牙齒，慘笑一下。不久，掛着紅色的半青半紅的『土』杏兒下了市。而吆喝的聲音開始音樂化，好像果皮的紅美給了小販們以靈感似的。而後，各種的杏子都到市上來競賽：有的大而深黃，有的小而紅豔，有的皮兒粗而味厚，有的核子小而爽口——連核仁也是甜的。最後，那馳名的『白杏』用綿紙遮護着下了市，好像大器晚成的結東了杏的季節。當杏子還沒斷絕，小桃子已經歪着紅嘴想取而代之。杏子已不見了。各樣的桃子，圓的，扁的，血紅的，全綠的，淺綠而帶一條紅脊樑的，硬的，軟的，大而多水的，

和小而脆的，都來到北平給人們的眼，鼻，口，以享受。

紅李，玉李，花紅和虎拉車，相繼而來。人們可以在一個擔子上看到青的紅的，帶露的發光的，好幾種果品，而小販得以充分的施展他的喉音，一口氣吹喝出一大串兒來——「買李子來，冰糖味兒的水果來哪；喝了水兒的，大蜜桃呀哪；脆又甜的大沙果子來哪……」

每一種果子到了熟透的時候，才有山山上下來的鄉下人，背着長筐，把果子遮護得很嚴密，用拙笨的，簡單的呼聲，隔半天才喊一聲：大蘋果，或大蜜桃。他們賣的是真正的「自家園」的出貨。他們人的樣子與貨品的地道，都使北平人想像到西邊與北邊的青山上的果園，而感到一點詩意。

梨，棗和葡萄都下來的較晚，可是他們的種類之多與品質之美，並不使他們因遲到而受北平人的冷淡。北平人是以他們的大白棗，小白梨與牛乳葡萄傲人的。看到梨棗，人們便有「一葉知秋」之感，而開始要晒一晒夾衣與拆洗棉袍了。

在最熱的時節，也是北平人口幅最深的時節。果子以外還有瓜呀！西瓜有多種，香瓜也有多種。西瓜甜美，可是論香味便不能不輸給香瓜一步。況且，香瓜的分類好似有意的「爭

取民衆——那銀白的，又酥又甜的『羊角蜜』假若適於文雅的仕女吃取，那硬而厚的，綠皮金黃鑲子的『三白』與『哈蟆酥』就適於少壯的人們試一試嘴勁，而『老頭兒樂』，顧名思意，是使沒牙的老人們也不至向隅的。

在端陽節，有錢的人便可以嘗到湯山的嫩藕了。趕到遲一點的鮮藕也下市，就是不十分有錢的，也可以嘗到『冰碗』了——一大碗冰，上面覆着張嫩荷葉，葉上托着鮮菱角，鮮核桃，鮮杏仁，鮮藕，與香瓜組成的香，鮮，清，冷的，酒菜兒。就是那吃不起冰碗的人們，不是還可以買些菱角與雞頭米，嘗一嘗『鮮』嗎？

假若仙人們只吃一點鮮果，而不動火食，仙人在地上的洞府應當是北平啊！

天氣是熱的，可是一早一晚相當的涼爽，還可以作事。會享受的人，屋裏放上冰箱，院內搭起涼棚，他就會不受到暑氣的侵襲。假若不願在家，他可以到北海的蓮塘裏去划船，或在太廟與中山公園的老柏樹下品茗或擺棋。『通俗』一點的，什刹海畔借着柳樹支起的涼棚內，也可以爽適的吃半天茶，曬幾塊酸梅糕，或呷一碗八寶荷葉粥。願意酒脫一點的，可以拿上釣竿，到積水灘或高亮橋的西邊，在河邊的古柳下，作半日的垂釣。好熱鬧的，聽戲是

好時候，天越熱，戲越好，名角兒們都唱雙齣。夜戲散台差不多已是深夜，涼風兒，從那槐花與荷塘吹過來的涼風兒，會使人精神振起，而感到在戲園受四五點鐘的悶氣並不冤枉，於是便哼着四郎探母什麼的高高興興的走回家去。天氣是熱的，而人們可以躲開牠！在家裏，在公園裏，在城外，都可以躲開牠。假若願遠走幾步，還可以到西山臥佛寺，碧雲寺，與靜宜園去住幾天啊。就是在這小山上，人們碰運氣還可以在野茶館或小飯鋪裏遇上一位御廚，給作兩樣皇上喜歡吃的菜或點心。

就是在祁家，雖然沒有天棚與冰箱，沒有冰碗兒與八寶荷葉粥，大家可也能感到夏天的可愛。祁老人每天早晨一推開屋門，便可以看見他的藍的，白的，紅的，與抓破臉的牽牛花，帶着露水，向上仰着蕊的喇叭口兒，好像要唱一首榮耀創造者的歌似的。他的倭瓜花上也許落着個紅的蜻蜓。他沒有上公園與北海的習慣，但是睡過午覺，他可以慢慢的走到護國寺。那裏的天王殿上，在沒有廟會的日子，有評講施公案三俠五義的；老人可以泡一壺茶，聽幾回書。那裏的殿宇很高很深，老有溜溜的小風，可以教老人避暑。等到太陽偏西了，他慢慢的走回來，給小順兒和妞子帶回一兩塊豌豆黃或兩三個香瓜。小順兒和妞子總是

在大槐樹下，一面揀槐花，一面等候太爺爺和太爺爺手裏的吃食。老人進了門，西牆下已有陰涼，便搬個小凳坐在棗樹下，吸着小順兒的媽給作好的綠豆湯。晚飯就在西牆兒的陰涼裏吃。菜也許只是香椿拌豆腐，或小葱兒醃玉瓜，可是老人永遠不挑剔。他是苦裏出身，覺得豆腐與玉瓜是正合他的身分的。飯後，老人休息一會兒，就拿起瓦罐和噴壺，去澆他的花草。作完這項工作，天還沒有黑，他便坐在屋簷下和小順子們看飛得很低的蝙蝠，或講一兩個並沒有什麼趣味，而且是講過不知多少遍數的故事。這樣，便結束了老人的一天。

天佑太太在夏天，氣喘得總好一些，能够磨磨蹭蹭的作些不大費力的事。當吃餃子的時候，他端坐在炕頭上，幫着包，她包的很細緻嚴密，餃子的邊緣上必定捏上花兒。她也幫着晒菠菜，茄子皮，晒乾藏起去，備作年下作餃子餡兒用。吃倭瓜與西瓜的時候，她必把瓜子兒晒在窗台上，等到兩天買不到糖兒豆兒的，好給孩子們炒一些，估住他們的嘴。這些小的操作使她暫時忘了死亡的威脅。有時候親友來到，看到她正在作事，就必定過分的稱讚她幾句，而她就嫵媚的回答：『唉，我又活啦！可是，誰知道冬天怎樣呢！』

就是小順兒的媽，雖然在炎熱的三伏天，也還得給大家作飯，洗衣服，可也能抽出一點

點工夫，享受一點只有夏天才能得到的閒情逸緻。她可以在門口買兩朵晚香玉，插在頭上，給她自己放着香味；或找一點指甲草用白礬搗爛，拉着妞子的小手，給她染紅指甲。

瑞宣沒有嗜好，不喜歡熱鬧，一個暑假他可充分的享受『清福』，他可以借一本書，消消停停的在北平圖書館消磨了半天，而後到北海打個穿堂，出北海後門，順便到什刹海看一眼。他不肯坐下喝茶，而只在極渴的時候，享受一碗冰鎮的酸梅湯。有時候，他高了興，也許到西直門外的河邊上，賃一領蓆，在柳陰下讀讀雪萊或莎士比亞。設若他是帶着小順子，小順子就必撈回幾條金絲荷葉與燈籠水草，回到家中就要求太爺爺給他買兩條小金魚兒。

小順子與妞子的福氣，在夏天，幾乎比任何人的都大。第一，他們可以光着腳不穿襪，而身上只穿一件工人褲就夠了。第二，實在沒有別的好耍了，他們還有門外的兩株大槐樹，揀來槐花，他們可以要求祖母給編兩個小花籃。把槐虫玩膩了，還可以在樹根和牆角搜索槐虫變的『金剛』；金剛的頭會轉，一問牠哪是東，或是哪是西，牠就不聲不響的轉一轉頭！第三，夏天的飯食也許因天熱而簡單一些，可是廚房裏的玉瓜是在不得已的時候偷取一根的呀。況且，瓜果梨桃是不斷的有人給買來，小順兒聲明過不止一次：『一天吃三百個桃

子，不吃飯，我也幹！」就是下了大雨，不是門外還有吆喝：『牛筋來豌豆，豆兒來乾又香』的嗎？那是多麼興奮的事呀，小順兒頭上蓋着破油布，光着腳，踩着水，到門口去買用花椒大料煮的豌豆。賣豌豆的小兒，戴着斗笠，褲角捲到腿根兒上，捧着菠蘿。豌豆是用小酒盅兒量的，一個錢一小酒盅兒。買回來，坐在床上，和妞子分食；妞子的那份兒一定沒有他的那麼香美，因為妞子沒去冒險到門外去買呀！等到雨晴了，看成羣的蜻蜓在院中飛，天上還有七色的虹啊！

可是，可是今年這一夏天只有暑熱，而沒有任何其他的好處。祁老人失去他的花草，失去他的平靜，失去到天王殿聽書的興緻。小順兒的媽勸他多少次喝會兒茶解解悶去，他的回答老是『這年月，還有心聽閒書去？』

天佑太太雖然身體好了一點，可是無事可作。晒菠菜嗎？連每天吃的菠菜還買不到呢，還買大批的晒起來？城門三天一關，兩天一閉，青菜不能天天入城。趕到一防疫，在城門上，連茄子倭瓜都被洒上石灰水，一會兒就爛完。于是，關一次城，防一回疫，菜蔬長一次價錢，弄得青菜比肉還貴！她覺得過這樣的日子大可不必再往遠處想了，過年的時候要吃乾

菜餚的餃子？到過年的時候再說吧！誰知道到了新年物價長到哪裏去，世界變成什麼樣子呢！她懶得起床了。

小順兒連門外也不敢獨自出去耍了。那裏還有那兩株老槐，「金剛」也還在牆角等着他，可是他不敢再出去。一號搬來了兩家日本人，一共有兩個男人，兩個青年婦人，一個老婆，和兩個八九歲的男孩子。自從他們一搬來，首先感到壓迫的是白巡長。冠曉荷儼然自居爲太上巡長，他命令白巡長打掃胡同，通知鄰居們不要教小孩子們在槐樹下拉屎撒尿，告訴他槐樹上須安一盞路燈，囑咐他轉告倒水的「三哥」，「無論天怎麼旱，井裏怎麼沒水，也得供給够了一號用的——」告訴你，巡長，日本人是要天天洗澡的，用的水多！別家的水可以不倒，可不能缺了一號的！」

胡同中別的人，雖然沒有受這樣多的直接壓迫，可是精神上也都感到很大的威脅。北平人，因爲北平作過幾百年的國都，是不會排外的。小羊圈的人決不會歧視一家英國人或土耳其人。可是，對這兩家日本人，他們感到心中不安；他們知道這兩家人是先滅了北平而後搬來的。他們必須承認他們的鄰居也就是他們的征服者！他們多少聽說過日本人怎樣滅了朝



鮮，怎樣奪去台灣，和怎樣虐待奴使高麗與台灣人。現在，那虐待奴使高麗與台灣的人到了他們的面前！況且，小羊圈是個很不起眼的小胡同；這裏都來了日本人，北平大概的確是要全屬於日本人的了！他們直覺的感到，這兩家子不僅是鄰居，而也必是偵探！看一眼一號，他們彷彿是看見一顆大的延時性的爆炸彈！

一號的兩個男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小商人。他們每天一清早必定帶着兩個孩子——都只穿着一件極小的褲衩兒——在槐樹下練早操。早操的號令是廣播出來的，大概全城的日本人都要在這時候操練身體。

七點鐘左右，那兩個孩子，背着書包，像箭頭似的往街上跑去，由人們的腿中拚命往電車上擠。他們不像是上車，而像兩個木樁硬往車裏釘。無論車上與車下有多少人，他們必須擠上去。他倆下學以後，便佔據住了小羊圈的『葫蘆胸』；他們賽跑，他們爬樹，他們在地上滾，他們相打——打得有時候頭破血出。他們想怎麼玩耍便怎麼玩耍，好像他們生下來就是這一塊槐陰的主人。他們願意爬哪一家的牆，或是用小刀宰哪一家的狗，他們便馬上去作，一點也不遲疑。他們家中的婦人永遠向他們微笑，彷彿他們兩個是一對小的上帝。就是在他

他們打得頭破血出的時候，她們也只極客氣的出來給他們撫摸傷痛，而不敢斥責他們。他們倆是日本的男孩子，而日本的男孩子必是將來的殺人不眨眼的「英雄」。

那兩個男人每天都在早晨八點鐘左右出去，下午五點多鐘回來。他們老是一同出入，一邊走一邊低聲的說話。哪怕是遇見一條狗，他們也必定馬上停止說話，而用眼角擦那麼一下。他們都想挺着胸，目空一切的，走着德國式的齊整而響亮的步子；可是一遇到人，他們便本能的低下頭去，有點自慚形穢似的。他們不招呼鄰居，鄰居也不招呼他們，他們彷彿感到孤寂，又彷彿享受着的一種什麼他們特有的樂趣。全胡同中，只有冠曉荷和他們來往。曉荷三天兩頭的要拿着幾個香瓜，或一束鮮花，或二斤黃花魚，去到一號「拜訪」。他們可是沒有給他送過禮。曉荷唯一的報酬是當由他們的門中出來的時候，他們必全家都送出他來，給他鞠極深的躬。他的躬射得比他們的更深。他的鞠躬差不多是一種享受。鞠躬已畢，他要極慢的往家中走，爲是教鄰居們看看他是剛由一號出來的，儘管是由一號出來，他還能沉得住氣！即使不到一號去送禮，他也要約摸着在他們快要回來的時候，在槐樹下徘徊，好等着給他鞠躬。假若在槐樹下遇上那兩個沒人喜愛的孩子，他也必定向他們表示敬意，和他們玩

要。兩個孩子不客氣的，有時候由老遠跑來，用足了力量，向他的腹部撞去，撞得他不住的咧嘴；有時候他們故意用很髒的手抓弄他的雪白的衣褲，他也都不着急，而仍舊笑着拍拍他們的頭。若有鄰居們走過來，他必定搭訕着說：『兩個娃娃太有趣了！太有趣了！』

鄰居們完全不能同意冠先生的『太有趣』。他們討厭那兩個孩子，至少也和討厭冠先生的程度一個樣。那兩個孩子不僅用頭猛撞冠先生，也同樣的撞別人。他們最得意的是撞四大媽，和小孩子們。他們把四大媽撞倒已不止一次，而且把胡同中所有的孩子都作過他們的頭力試驗器。他們把小順兒撞倒，而後騎在他的身上，抓住他的頭髮當作轆繩。小順兒，一個中國孩子，遇到危險只會喊媽！

小順兒的媽跑了出去。她的眼，一看到小順兒變成了馬，登時冒了火。在平日，她不是護犢子的婦人；當小順兒與別家孩子開火的時候，她多半是把順兒扯回家來，絕不把錯過安在別人家孩子的頭上。今天，她不能再那樣辦。小順兒是被日本孩子騎着呢。假若沒有日本人的攻陷北平，她也許還不這麼生氣，而會大大方方的說：孩子總是孩子，日本孩子當然也會淘氣的。現在，她却想到了另一條路兒上去，她以為日本人滅了北平，所以日本孩子才

敢這麼欺侮人。她不甘心老老實實的把小孩兒扯回來。她跑了過去，伸手把『騎士』的脖領抓住，一掄掄出去；騎士跌在了地上。又一伸手，她把小順兒抓起來。拉着小順兒的手，她等着，看兩個小仇敵敢再反攻不敢。兩個日本孩子看了看她，一聲沒出的開始往家中走。她以為他們必是去告訴大人，出來講理。她等着他們。他們並沒出來。她鬆了點勁兒，開始罵小順兒：『你沒長着手嗎？不會打他們嗎？你個膿包！』小順兒又哭了，哭得很傷心。『哭！哭！你就會哭！』她氣哼哼的把他扯進家來。

祁老人不甚滿意韻梅這樣樹敵，她更掛了火。對老人們，她永遠不肯頂撞；今天，她好像有一股無可控制的怒氣，使她忘了平日的規矩。是的，她的聲音並不高，可是誰也能聽得出她的頑強與盛怒：『我不管！他們要不是日本孩子，我還許笑一笑就拉倒了呢！他們既是日本孩子，我倒要鬥鬥他們！』

老人見孫媳婦真動了氣，沒敢再說什麼，而把小順兒拉到自己屋中，告訴他：『在院裏玩還不行嗎？幹嗎出去惹事呢？他們厲害呀，你別吃眼前虧呀，我的乖！』

晚間，瑞宣剛一進門，祁老人便輕聲的告訴他：『小順兒的媽惹了禍！』瑞宣吓了一

跳。他曉得韻梅不是隨便惹禍的人，而不肯惹事的人若一旦惹出事來，才不好辦。「怎麼啦？」他急切的問。

老人把槐樹下的一場戰爭詳細說了一遍。

瑞宣笑了笑：「放心吧，爺爺，沒事，沒事！教小順兒練練打架也好！」

祁老人不大明白孫子的心意，也不十分高興孫子這種輕描淡寫的態度。在他看，他應當領着重孫子到一號去道歉。當八國聯軍攻入北平的時候，他正是個青年人，他看慣了連王公大臣，甚至於西太后與皇帝，都是不敢招惹外國人的。現在，日本人又攻入了北平，他以為今天的情形應當和四十年前一個樣！可是，他沒再說什麼，他不便因自己的小心而和孫子拌幾句嘴。

韻梅也報告了一遍，她的話與神氣都比祖父的更有聲有色。她的怒氣還沒完全消散，她的眼很亮，額骨上紅着兩小塊。瑞宣聽罷，也笑一笑。他不願把這件小事放在心裏。

可是，他不能不覺到一點高興。他沒想到韻梅會那麼激憤，那麼勇敢。他不止滿意她的舉動，而且覺得應當佩服她。由她這個小小的表現，他看出來：無論怎麼老實的人，被逼得

無可奈何的時候，也會反抗。他覺得韻梅的舉動，在本質上說，幾乎可與錢先生，錢仲石，劉師傳的反抗歸到一類去了。不錯，他看見了冠曉荷與瑞豐，可是也看見了錢先生與瑞全。在黑暗中，才更切迫的需要光明。正因為中國被侵略了，中國人才會睜開眼，點起自己心上的燈！

一個夏天，他的心老浸漬在愁苦中，大的小的事都使他難堪與不安。他幾乎忘了怎樣發笑。使館中的暑假沒有學校中的那麼長，他失去了往年夏天到圖書館讀書的機會，雖然他也曉得，即使能有那個機會，他是否能安心的讀書，還是個問題。當他早晨和下午出入家門的時候，十回倒有八回，他要碰到那兩個日本男人。不錯，自從南京陷落，北平就增加了許多日本人，在什麼地方都可以遇見他們；可是，在自己的胡同裏遇見他們，彷彿就另有一種難堪。遇上他們，他不知怎樣才好。他不屑於向他們點頭或鞠躬，可是也不便怒目相視。他只好在要出門或要進胡同口的時候，先四下裏觀觀風。假若他們在前面，他便放慢了脚步；他們在後面，他便快走幾步。這雖是小事，可是他覺到別扭；還不是別扭，而是失去了出入的自由。他還知道，日子一多，他的故意躲避他們，會引起他們的注意，而日本人，不管是幹

什麼的，都也必是偵探！

在星期天，他就特別難過。小順兒和妞十一個勁兒吵嚷：『爸！玩玩去！多少日子沒上公園看猴子去啦！上萬牲園也好哇，坐電車，出城看大象！』他設法拒絕小兒女們的要求，可是也知道：公園，北海，天壇，萬牲園，在星期日，完全是日本人的世界。日本女的，那些永遠含笑的小磁娃娃，都打扮得頂漂亮，抱着或背着小孩，提着酒瓶與食盒；日本男人，那些永遠用眼角撩人的傢伙，也打扮起來，或故意不打扮起來，空着手，帶着他們永遠作奴隸的女人，和跳跳鑽鑽的男孩子，成羣打夥的去到各處公園，佔據着風景或花木最好的地方，表現他們的侵略力量。他們都帶着酒，酒使小人物覺得偉大。酒後，他們到處發瘋，東倒西幌的把酒瓶擲在馬路當中或花池裏。

同時，那些無聊的男女，像大赤包與瑞豐，也打扮得花花綠綠的，在公園裏擠來擠去。他們穿得講究，笑得無聊，會吃會喝，還會在日本男女佔據住的地方去表演九十度的鞠躬。他們彷彿很高興表示出他們的文化，亡國的文化，好教日本人放膽侵略。最觸目傷心的是那些在亡城以前就是公子哥兒，在亡城以後，還無動於衷的青年，還攜帶着愛人，划着船，或

樓有腰，口中唱着情歌。他們的錢教他們只知道購買快樂，而忘了還有個快亡了的國。

瑞宣不忍看見這些現象。他只好悶在家裏，一語不發的熬過去星期日。他覺得很對不起小順兒與妞子，但是沒有好的辦法。

好容易熬過星期日，星期一去辦公又是一個難關。他無法躲避富善先生。富善先生在暑假裏也不肯離開北平。他以為北平本身就是消暑的最好的地方。青島，莫干山，北戴河？『噢！』他先噴一口氣。『那些地方根本不像中國！假若我願意看洋房子和洋事，我不會回英國嗎？』他不走。他覺得中海北海的蓮花，中央公園的芍藥，和他自己的小園中的丁香，石榴，夾竹桃，和雜花，就够他享受的了。『北平本身就是一朵大花』，他說：『紫禁城和北海是花心，其餘的地方是花瓣和花蕊，北海的白塔是挺入天空的雄蕊！牠本身就是一朵花，況且牠到處還有樹與花草呢！』

他不肯去消暑，所以即使沒有公事可辦，他也要到使館來看一看。他一來，就總給瑞宣的『心病』上再戳幾個小傷口兒。

『噢！安慶也去了！』富善先生劈面就這麼告訴瑞宣。



富善先生，真的，並沒有意思教瑞宣難堪。他是真關心中國，而不由的就把當日的新聞提供出來。他絕不是幸災樂禍，願意聽和願意說中國失敗的消息。可是，在瑞宣呢，即使他十分了解富善先生，他也覺得富善先生的話裏是有個很硬的刺兒。況且，『噢喉！馬當要塞也完了！』『噢喉，九江巷戰了！』『噢喉！六安又丟了！』接二連三的，隔不了幾天就有一個壞消息，真使瑞宣沒法抬起頭來。他得低着頭，承認那是事實，不敢再大大方方的正眼看富善先生。

他有許多話去解釋中日的戰爭絕不是短期間能結束的，那麼，只要打下去，中國就會有極大的希望。每一次聽到富善先生的報告，他就想拿他的在心中轉過幾百幾千回的話，說給富善先生。可是，他又準知老先生好辯論，而且在辯論的時候，老先生是會把同情中國的心暫時收藏起去，而毒狠的批評中國的一切的。老先生是有爲辯論而辯論的毛病的。老先生會把他的——瑞宣的——理論與石法叫作『近乎迷信的成見！』

因此，他嚴閉起口來，攔住他心中的話往外泛溢。這使他驚得慌，可是到底還比和富善先生尖鋒相對的舌戰強一些。他知道，一個英國人，即使是一個喜愛東方的英國人，像富善

先生，也必定是重實際的。像火一樣的革命理論，與革命行爲，可以出自俄國，法國，與愛爾蘭，而絕不會產生在英國。英國人永遠不作夢想。這樣，瑞宣心中的話，若是說出來，只能得到富善先生的冷笑與搖頭，因爲他的話是一個老大的國家想反抗的精神，一下子返老還童，也就必定被富善先生視爲夢想。他不願多費唇舌，而落個說夢話。

這樣把話藏起來，他就更覺得它們的珍貴。他以爲正氣歌與岳武穆的滿江紅大概就是這麼作出來的——把壓在心裏的憤怒與不便對別人說的信仰壓成了每一顆都有個花的許多塊鑽石。可是，他也知道，在牠們成爲鑽石之前，他是要感到孤寂與苦悶的。

和平的謠言很多。北平的報紙一致的鼓吹和平，各國的外交界的人們也幾乎都相信只要日本人攻到武漢，國民政府是不會再遷都的。連富善先生也以爲和平就在不遠。他不喜歡日本人，可是他以爲他所喜愛的中國人能少流點血，也不錯。他把這個意思暗示給瑞宣好幾次，瑞宣都沒有出聲。在瑞宣看，這次若是和了，不久日本就會發動第二次的侵略；而日本的再侵略不但要殺更多的中國人，而且必定把英美人也趕出中國去。瑞宣心裏說：『到那時候，連富善先生也得收拾行李了！』

雖然這麼想，他心中可是極不安。萬一要真和了呢？這時候講和便是華北的死亡。就是不提國事，他自己怎麼辦呢？難道他就真的在日本人鼻子底下苟且偷生一輩子嗎？因此，他喜歡聽，哪怕是極小的呢，抵抗與苦戰的事。就是小如韻梅與兩個日本孩子打架的事，他也喜歡聽。這不是瘋狂，他以為，而是一種不願作奴隸的人應有的正當態度。沒有流血與抵抗是不會見出正義與真理的。因此，他就想到，他應當告訴程長順逃走，應當再勸小崔別以為拉上了包車便萬事亨通。他也想告訴丁約翰不要拿『英國府』當作鐵杆莊稼；假若英國不幫中國的忙，有朝一日連『英國府』也會被日本炸平的。

七七一週年，他聽到委員長的告全國軍民的廣播。他的眼亮起來。他覺得一夏天的苦悶完全跑到九霄雲外。中國還是中國，還有個偉大的聲音向全國全世界說出甯死不屈的堅決與勇敢！他的對國事的推測與希望，看起來，並不是他個人的成見，而也是全中國的希望與要求。他不再感覺孤寂；他的心是與四萬萬同胞在同一的律動上跳動的。他知道富善先生也必定聽到這廣播，可是還故意的告訴給他。富善先生，出乎瑞宣意料之外，並沒和他辯論什麼，而只嚴肅的和他握了握手。他不明白富善先生的心中正在想什麼，而只好把他預備好了

的一片話存在心中。他是要說：「日本人說三個月可以滅了中國，而我們已打了一年。我們還繼續的抵抗，而繼續抵抗便增多了我們勝利的希望。打仗是兩方面的事，只要被打的敢還手，戰局便必定會有變化。變化便帶來希望，而希望產生信心！」

這段話雖然沒說出來，可是他暗自揣想，或者富善先生也和那位寶神父一樣，儘管表面上是一團和氣，可是挖出根兒來看，他們到底是西洋人，而西洋人中，一百個倒有九十九個是崇拜——也許崇拜的程度有多有少——武力的。他甚至於想再去看看寶神父，看看寶神父是不是也因中國抗戰了一年，而且要繼續抵抗，便也嚴肅的和他握手呢？他沒找寶神父去，也不知道究竟富善先生是什麼心意。他只覺得心裏有點痛快，甚至可以說是驕傲。他敢抬着頭，正眼兒看富善先生了，由他自己的這點驕傲，他彷彿也看出富善先生的爲中國人而驕傲。是的，中國的獨力抵抗並不是奇蹟，而是用真的血肉去和鎗炮對拚的。中國人愛和平，而且敢爲和平而流血，難道這不是件該驕傲的事麼？他不再怕富善先生的「曬喉」了。

他請了半天的假，日本人也紀念七七。他忍不住看中國人和中國學生到天安門前向侵略者的陣亡將士鞠躬致敬。他必須躲在家裏。他恨不能把委員長的廣播馬上印刷出來，分散給每

一個北平人。可是，他既沒有印刷的方便，又不敢冒那麼大的險。他嘆了口氣，對自己說：

『國是不會亡的了，可是瑞宣你自己盡了什麼力氣呢？』

## 八

星期天也是瑞宣的難關。他不肯出去遊玩，因為無論是在路上，還是在遊玩的地方，都無可避免的遇上許多日本人。日本人的在虛偽的禮貌下藏着的戰勝者的傲慢與得意，使他感到難堪。整個的北平好像已變成他們的勝利品。

他只好藏在家裏，可是在家裏也還不得心靜。瑞豐和胖菊子在星期天必然的來討厭一番。他們夫婦老是匆匆忙忙的跑進來，不大一會兒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去，表示出在萬忙之中，他們還沒忘了來看哥哥。在匆匆之中，瑞豐——老叨着那枝象牙的烟嘴兒——要屈指計算着，報告給大哥：

「今兒個又有四個飯局！都不能不去！不能不去！我告訴你，大哥，我愛吃口兒好的，喝兩杯兒好的，可是應酬太多，敢情就吃不動了！近來，我常常鬧肚子！酒量，我可長多了！不信，多嚙有工夫，咱們哥兒倆喝一回，你敢驗敢驗我！咱也大有進步！上星期天晚

飯，在會賢堂，我連贏了張局長七個，七個劈面！」用食指輕輕彈了彈假象牙的烟嘴兒，他繼續着說：「朋友太多了！專憑能多認識這麼多朋友，我這個科長就算沒有白當。我看得很明白，一個人在社會上，就得到處拉關係。關係越多，吃飯的道兒才越寬，飯碗才不至于起恐慌。我——」他放低了點聲：「近來，連特務人員，不論是日本的，還是中國的都應酬，都常來常往。我身在教育局，而往各處，像金銀藤和牽牛花似的，分散我的莖兒！這樣，我相信，我才能到處吃得開！你說是不是，大哥？」

瑞宣回不出話來，口中直冒酸水。

同時，胖菊子拉着大嫂的手，教大嫂摸她的既沒領子又沒袖子的褂子；「大嫂，你摸摸，這有多麼薄，多麼軟！才兩塊七毛錢一尺！」教大嫂摸完了褂子，她又展覽她的手提包，小綢子傘，絲襪子，和露着手指頭的白漆皮鞋，並且一一的報出價錢來。

兩個人把該報告的說到一段落，便彼此招呼一聲：「該走了吧？王宅不是還等着咱們打牌哪嗎？」而後，就親密的併肩的匆匆走出去。

他倆走後，瑞宣必定頭疼半點鐘。他的頭疼有時候延長到一點鐘，或更長一些，假若冠

曉荷也隨着瑞豐夫婦來訪問他。曉荷的討厭幾乎到了教瑞宣都要表示欽佩的程度，於是也就教瑞宣沒法不頭疼。假若瑞豐夫婦只作『自我宣傳』，曉荷就永不提他自己，也不幫助瑞豐夫婦亂吹，而是口口聲聲的讚揚英國府，與在英國府作事的人。他管自己的來看瑞宣叫作『英日同盟』！

每逢曉荷走後，瑞宣就恨自己爲什麼不在曉荷的臉上啣幾口吐沫。可是趕到曉荷又來到；他依然沒有那個決心，而哼兒哈兒的還敷衍客人。他看出自己的無用。時代是鋼鐵的，而他自己是一塊豆腐！

爲躲避他們，他偶爾的出去一整天。到處找錢先生。可是，始終沒有遇見過錢先生一次。看到一個小茶館，他便進去看一看，甚至于按照小崔的形容探問一聲。『不錯，看見過那麼個人，可是不時常來。』幾乎是唯一的回答。走得筋疲力盡，他只好垂頭喪氣的走回家來。假若他能見到錢先生，他想，他必能把一夏天所有的惡氣都一下子吐淨。那該是多麼高興的事！可是，錢先生像沉在大海裏的一塊石頭。

比較使他高興，而並不完全沒有難堪的，是程長順的來訪。程長順還是那熱烈的求知



與愛國，每次來幾乎都要問瑞宣：『我應當不應當走呢？』

瑞宣喜歡這樣的青年。他覺得即使長順並不真心想離開北平。就憑這樣一問也够好聽的了。可是，及至想到長順的外婆，他又感到了爲難，而把喜悅變成難堪。

有一天，長順來到，恰好瑞宣正因爲晚荷剛來訪看過而患頭疼。他沒能完全控制住自己，而告訴了長順；『是有志氣的都該走！』

長順的眼亮了起來；『我該走？』

瑞宣點了頭。

『好！我走！』

瑞宣沒法再收回自己的話。他覺到一點痛快，也感到不少的苦痛——他是不是應當這樣鼓動一個青年去冒險呢？這是不是對得起那位與長順相依爲命的老太婆呢？他的頭更疼了。長順很快的就跑出去，好像大有立刻回家收拾收拾就出走的樣子。瑞宣的心中更不好過了。從良心上講，他勸一個青年逃出監牢是可以不受任何譴責的，可是，他不是那種慣於煽惑別人的，他的想像先給長順想出許多困難與危險，而覺得假若不幸長順白白的喪掉性命，他

自己便應負全責。他不知怎樣才好。

連着兩三天的工夫，他天天教韻梅到四號去看一眼，看長順是否已經走了。

長順並沒有走。他心中很納悶。三天過了，他在槐陰下遇見了長順。長順彷彿是怪羞愧的只向他點了點頭就躲開了。他更納悶了。是不是長順被外婆給說服了呢？還是年輕胆子小，又後悔了呢？無論怎樣，他都不願責備長順。可是他也不能因長順的屈服或後悔而高興，

第五天晚上。天有點要落雨的樣子。雲雖不厚，可是風很涼，所以大家都很早的進了屋子；否則吃過晚飯，大家必定坐在院中乘涼的。長順，仍然滿臉羞愧的，走進來。

瑞宣有心眼，不敢開門見山的問長順什麼，怕長順難堪。長順可是彷彿來說心腹話，沒等瑞宣發問，就『招』了出來：

『祁先生！』他的臉紅起來，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子，語聲更嗚嚶得厲害了。『我走不了！』

瑞宣不敢笑，也不敢出聲，而只同情的嚴肅的點了點頭。

『外囊有一點錢，』長順低聲的，嗚嚕着鼻子說。『都是法幣。她老人家不肯放眼看，利，也不肯放在郵政局去。她自己拿着。只有錢在她自己手裏，她才放心！』

『老人們都是那樣。』瑞宣說。

長順看瑞宣明白老人們的心理，話來得更順利了一些：『我不知道她老人家有多少錢，她永遠沒告訴過我。』

『對！老人家們的錢，沒有第二個人知道藏在哪裏，和有多少。』

『這可就壞了！』長順用袖口抹了一下鼻子。『前幾個月，日本人不是貼告示，教咱們把法幣都換成新票子嗎？我看見告示，就告訴了外婆。外婆好像沒有聽見。』

『老人們當然不信任鬼子票兒！』

『對！我也那麼想，所以就沒再催她換。我還想，大概外婆手裏有錢也不會很多，換不換的也許沒多大關係。後來，換錢的風聲越來越緊了，我才又催問了一聲。外婆告訴我：昨天她在門外買了一個鄉下人的五斤小米，那個人低聲的說，他要法幣。外婆的法幣就更不肯出手啦。前兩天，白巡長來巡邏，站在門口，和外婆暗扯，外婆才知道換票子的日期已經過

了，再花法幣就圈禁一年。外婆哭了一夜。她一共有千圓啊，都是一元的單張，新的，交通銀行的！她有一千！可是她一元也沒有了！丟了錢，她敢罵日本鬼子了，她口聲聲要去和小鬼子拚命！外婆這麼一來，我可就走不了啦。那點錢是外婆的全份兒財產，也是她的棺材本兒。丟了那點錢，我們娘兒倆的三頓馬上成問題！你看怎麼辦呢？我不能再說走，我要一走，外婆非上吊不可！我得設法養活外婆，她把我拉扯這麼大，這該是我報恩的時候了！祁先生？」長順的眼角有兩顆很亮的淚珠，鼻子上出着汗，搓着手等瑞宣回答。

瑞宣立了起來，在屋中慢慢的走。在長順的一片話裏，他看了自己。家和孝道把他和長順，拴在了小羊圈。國家在呼喚他們，可是他們只能裝聾。他準知道，年輕人不走，並救不活老人，或者還得與老人們同歸于盡。可是，他沒有蹣跚一走的恨心，也不能勸長順恨心的出走，而教他的外婆上吊。他長嘆了一聲，而後對長順說：

「把那一千元交給熟識的山東人或山西人，他們帶走，帶到沒有淪陷的地方，一元還是一元。當然，他們不能一元當一元的換給你，可是吃點虧，總比都扔了好。」

「對！對！」長順已不再低着頭，而把眼瞪住瑞宣的臉，好像瑞宣的每一句話都是福音

似的。『我認識天福齋的楊掌櫃，他是山東人！行！他一定能幫這點忙！祁先生，我去幹什麼好呢？』

瑞宣想不起什麼是長順的合適的營業。『想一想再說吧，長順！』

『對！你替我想一想，我自己也想着！』長順把鼻子上的汗都擦去，立了起來。立了一會兒，他的聲音又放低：『祁先生，你不恥笑我不敢走吧？』

瑞宣慘笑了一下。『咱們都是一路貨！』

『什麼？』長順不明白瑞宣的意思。

『沒關係！』瑞宣不願去解釋。『咱們明天見！勸外婆別着急！』

長順走後，外邊落起小雨來。聽着雨聲，瑞宣一夜沒有睡熟。

長順的事還沒能在瑞宣心裏消逝，陳野求忽然的來看他。

野求的身上穿得相當的整齊，可是臉色比瑞宣所記得的更綠了。到屋裏坐下，他就定上了眼珠，薄嘴唇併得緊緊的。幾次他要說話，幾次都把嘴唇剛張開就又閉緊。瑞宣注意到，當野求伸手拿茶碗的時候，他的手是微顫着的。

『近來還好吧？』瑞宣想慢慢的往外引野求的話。

野求的眼開始轉動，微笑了一下：『這年月，不死就算平安！』說完。他又不出聲了。他彷彿是很願用他的聰明，說幾句漂亮的話，可是心中的慚愧與不安又不允許他隨便的說。他只好愣起來。愣了半天，他好像費了很大的力量似的，把他心中羞愧與不安的話提出來：

『瑞宣兄：你近來看見默吟沒有？』按道理說，他比瑞宣長一輩，可是他向來謙遜，所以客氣的叫『瑞宣兄。』

『有好幾位朋友看見了他，我自己可沒有遇見過；我到處去找他，找不到！』

舐了舐嘴唇，野求準備往外傾瀉他的話：『是的！是的！我也是那樣！有兩位畫畫兒的朋友都對我說：他們看見了他。』

『在哪兒？』

『在圖畫展覽會。他們展覽作品，默吟去參觀。瑞宣兄，你曉得我的姐夫自己也會畫？』瑞宣點了點頭。

『可是，他並不是去看畫！他們告訴我，默吟慢條斯禮的在展覽室繞了一圈，而後很客

氣的把他們叫出來。他問他們：你們畫這些翎毛，花卉，和煙雲山水，爲了什麼呢？你們畫這些，是爲消遣嗎？當你們的真的山水都滿塗了血的時候，連你們的禽鳥和花草都被炮火打碎了的時候，你們還有心消遣？你們是爲畫給日本人看嗎？噢！日本人打碎了你們的青山，打紅了你們的河水，你們還有臉來畫春花秋月，好教日本人看着舒服，教他們覺得即使把你們的城市田園都轟平，你們也會用各種顏色粉飾太平！收起你們那些污辱藝術，輕蔑自己的東西吧！要畫，你們應當畫戰場上的血。和反抗侵略的英雄！說完，他深深給他們鞠了一躬，囑咐他們想一想他的話，而後頭也沒回的走去。我的朋友不認識他，可是他們跟我一形容，我知道那必是默吟！』

『你的兩位朋友對他有什麼批評呢？陳先生！』瑞宣很鄭重的問。

『他們說他是半瘋子！』

『半瘋子？難道他的話就沒有一點道理？』

『他們！』野求趕緊笑了一下，好像代朋友們道歉似的。『他們當然沒說他的話是瘋話，不過，他們只會畫一筆畫，開個畫展好賣幾個錢，換點米麵吃。這不能算太大的過錯。』

同時，他們以爲他要是老這麼到處亂說，迟早必教日本人捉去殺了！所以，所以……」

『你想找到他，勸告他一下？』

『我勸告他？』野求的眼珠又不動了，像死魚似的。他咬上了嘴唇，又漂起來。好大一會兒之後他嘆了口極長的氣，綠臉上隱隱的有些細汗珠。『瑞宣兄！你還不知道，他和我絕了交吧？』

『絕交？』

『絕交？』

野求慢慢的點了好幾下頭。『我的心就是『間行刑的祕室，那裏有一切的刑具，與施刑的方法。』他說出了他與默吟先生絕交的經過。『那可都是我的過錯！我沒臉再見他，因爲我沒能遵照他的話而脫去用日本錢買的衣服，不給兒女們用日本錢買米麵吃。同時，我又知道給日本人作一天的事，作一件事，我的姓名就永遠和漢奸們列在一處！我沒臉去見他，可是又晝夜的想見他，他是我的至親，又是良師益友！見了他，哪怕他抽我幾個嘴巴呢，我也樂意接受！他的掌會打下去一點我的心病，內咎！我找不到他！我關心他的安全與健康，我



願意跪着請求他接受我的一點錢，一件衣服！可是，我也知道，他決不會接受我這兩隻觸手所獻給他的東西，任何東西！那麼，見了面又怎樣呢？還不是更增加我的苦痛？『他極快的喝了一口茶，緊跟着說：『只有痛苦！只有痛苦！痛苦好像就是我的心！孩子們不挨餓了，也穿上了衣裳。他們跳，他們喝，他們的小臉上長了肉。但是，他們的跳與喝是毒針，刺着我的心！我怎麼辦？沒有別的法，除了設法使我自己麻木，麻木，不斷的麻木，我才能因避免痛苦而更痛苦，等到心中全是痛苦而忘記了痛苦！』』

『陳先生；你吸上了煙？』瑞宣的鼻子上也出了汗。

野求把臉用雙手遮住，半天沒動彈。

『野求先生！』瑞宣極誠懇的說：『不能這麼毀壞自己呀！』

野求慢慢的把手放下去，仍舊低着頭，說：『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管不住自己！姐夫告訴過我：去賣花生瓜子，也比給日本人作事強。可是，咱們這穿慣了大褂的人，是甯可把國恥教大褂遮住，也不肯脫了大褂作小買賣去的！因此，我須麻醉自己。吸煙得多花錢，我就去兼事；事情越多，我的精神就越不够，也就更多吸幾口煙。我現在是一天忙到晚，好

像專爲給自己找大煙錢。只有吸完一頓煙，我才能迷迷胡胡的忘了痛苦。忘了自己，忘了國恥，忘了一切！瑞宣兄，我完了！完了！他慢慢的立起來。「走啦！真一見到默吟，告訴我痛苦，我吸煙，我完了！」他往外走。

瑞宣傻子似的跟着他往外走。他有許多話要說，而一句也說不出來。

二人極慢的，無語的，往外走。快走到街門，野求忽然站住了，回過頭來：「瑞宣兄！差點忘了，我還欠你五塊錢呢！」他的右手向大褂裏伸。

「野求先生！咱們還過不着那五塊錢嗎？」瑞宣慘笑了一下。

野求把手退回來：「咱們——好，我就依實啦！謝謝吧！」

到了門口，野求向一號打了一眼：「現在有人住沒有？」

「有！日本人！」

「噢！」野求嚥了一大口氣，而後向瑞宣一點頭，端着肩走去。

瑞宣呆呆的看着他的後影，直到野求拐了灣。回到屋中，他老覺得野求還沒走。即使閉上眼，他也還看見野求的瘦臉；野求的形相好像貼在了他的心上！慢慢的，每一看到那張綠

臉，他也就看到自己。除了自己還沒換上大煙，他覺得自己並不比野求好到那裏去——凡是留在北平的，都是自取滅亡！

他坐下，無聊的拿起筆來，在紙上亂寫。寫完，他才看清『我們都是自取滅亡！』瞪着這幾個字，他想起紙條放在信封裏，給野求寄了去。可是，剛想到這裏，他也想起默吟先生；隨手兒他把紙條兒揉成一個小團，扔在地上。默吟先生就不是自取滅亡的人。是的，錢詩人早晚是會再被捕，被殺掉。可是，在這死的時代，只有錢先生那樣的死才有作用。有良心而無胆氣的，像他和野求，不過只會自殺而已！

## 九

廣州陷落。我軍自武漢後撤。

北平的日本人又瘋了。勝利！勝利！勝利以後便是和平，而和平便是中國投降，割讓華北！北平的報紙上登出和平的條件：日本並不要廣州與武漢，而只要華北。

漢奸們也都高了興，華北將永遠是日本人的，也就永遠是他們的了！

可是，武漢的撤退，只是撤退；中國沒有投降！

狂醉的日本人清醒過來以後，並沒找到和平。他們都感到頭疼。他們發動戰爭，他們也願極快的結束戰爭，好及早的享受兩天由勝利得來的幸福。可是，他們只發動了戰爭，而中國却發動了不許他們享受勝利！他們失去了主動。他們只好加緊的利用漢奸，控制華北，用華北的資源，糧草，繼續作戰。

瑞宣對武漢的撤退並沒有像在南京失守時那麼難過。在破箱子底上，他找出來一張不知

誰藏的，和什麼時候藏的，大清一統地圖來。把這張古董貼在牆上，他看到了重慶。在地圖上，正如在他心裏，重慶離他好像並不很遠。在從前，重慶不過是他記憶中的一個名詞，跟他永遠不會發生什麼關係。今天，重慶像耶路撒冷之在基督徒心中似的，離他很近，而且有一種極親密的關係。他覺得只要重慶說『打』，北平就會顫動；只要重慶不斷的發出抗戰的呼聲，華北敵人的一切陰謀詭計就終必像水牌上浮記着的賬目似的，有朝一日必被抹去，抹得一乾二淨。看着地圖，他的牙咬得很緊。他必須在北平立穩，他的一思一念都須是重慶的迴響！他須在北平替重慶拾着頭走路，替全中國人表示出：中國人是不會投降的民族！

在瑞宣這樣沉思的時候，冠家爲慶祝武漢的撤退，夜以繼日的歡呼笑鬧。第一件使他們高興的是藍東陽又升了官。

華北，在日本人看，是一把拿定了。所以，他們應一方面加緊的肅清反動分子，一方面把新民會的組織擴大，以便安撫民衆。日本人是左手持劍，右手拿着昭和糖，威脅與利誘，雙管齊下的。

新民會改組。牠將是宣傳部，社會部，黨部，與青年團合起來的一個總機關。牠將設立

幾處，每處有一個處長。牠要作宣傳工作，要把工商界的各行都組織起來，要設立少年團與幼年團，要以作順民爲宗旨發動彷彿像一個政黨似的工作。

在這改組的時節，原來在會的職員都被日本人傳去，當面試驗，以便選拔出幾個處長和其他的重要職員。藍東陽的相貌首先引起試官的注意，他長得三分像人，七分倒像鬼。日本人覺，他的相貌是一種資格與保證——這樣的人，是地道的漢奸胎子，永遠忠于他的主人，而且最會欺壓良善。

東陽的臉已足引起注意，恰好他的舉止與態度又是那麼卑賤得出衆，他得了宣傳處處長。當試官傳見他的時候，他的臉綠得和泡乏了的茶葉似的，他的往上吊着的眼珠吊上去，一直沒有回來，他的手與嘴唇都顫動着，他的喉中堵住一點痰。他還沒看見試官，便已鞠了三次最深的躬，因爲角度太大，他幾乎失去身體的平衡，而栽了下去。當他走近了試官身前的時候，他感激得落了淚。試官受了感動，東陽得到了處長。

頭一處給他預備酒席慶賀陞官的當然是冠家。他接到了請帖，可是故意的遲到一個半鐘頭。及來到冠家，他的架子是那麼大，連曉荷的善於詞令都沒能使他露一露黃牙。進門來，

他便半坐半臥的倒在沙發上，一語不發。他的綠臉上好像擦上了一層油，綠得發光。人家張羅他的茶水，點心，他就那麼懶而驕傲的坐着，把頭窩在沙發的角兒上，連理也不理。人家讓他就位吃酒，他懶得往起立。讓了三四次，他才不得已的，像一條毛虫似的，把自己擰咕到首座。屁股剛碰到椅子，他把雙肘都放在桌子上，好像要先打個盹兒的樣子。他的心裏差不多完全是空的，而只有『處長處長』隨着心的跳動，輕輕的響。他不肯喝酒，不肯吃菜，表示出處長是見過世面的，不貪口腹。趕到酒菜的香味把他饒涎招出來，他才猛孤竹的夾一大筋子菜，放在口裏，旁若無人的大嚼大嚥。

大赤包與冠曉荷交換了眼神，他們倆決定不住口的叫處長，像叫一個失了魂的孩子似的。他們認爲作了處長，理當擺出架子；假若東陽不肯擺架子，他們還倒要失望呢。他們把處長從最低音叫到最高音，有時候二人同時叫，而一高一低，像二部合唱似的。

任憑他們夫婦怎樣的叫，東陽始終不哼一聲。他是處長，他必須沉得住氣；大人物是不能隨便亂說話的。

甜菜上來東陽忽然的立起來，往外走，只說了聲：『還有事！』

他走後，曉荷讚不絕口的誇獎他的相貌：『我由一認識他，就看出來藍處長的相貌不凡。你們注意沒有？他的臉雖然有點發綠，可是你們細看，就能看出下面却有一層極潤的紫色兒，那叫硃砂臉，必定掌權！』

大赤包更實際一些：『管他是什麼臉呢，處長才是十成十的真貨，我看哪，哼！』她看了高第一眼。等到只剩了她與曉荷在屋裏的時候，她告訴他：『我想還是把高第給東陽吧。處長總比科長大多了！』

『是的！是的！所長所見甚是！你跟高第說去！這孩子，總是彎彎扭扭的，不聽話！』  
『我有主意！你甭管！』

其實，大赤包並沒有什麼高明的主意。她心裏也知道高第確是有點不聽話。

高第的不聽話已不止一次。她始終不肯聽從着媽媽去拴住李空山。李空山每次來到，除了和大赤包算賬，（大赤包由包庇暗娼來的錢，是要和李空山三七分賬的，）便一直到高第屋裏去，不管高第穿着長衣沒穿，還是正在床上睡覺。他儼然以高第的丈夫自居。進到屋中，他便一歪身倒在床上。高興呢，他便鬪扯幾句；不高興，他便一語不發，而直着兩眼看



她。他連慣了審子，娶慣了妓女；他以爲一切婦女都和窈窕兒差不多。

高第不能忍受這個。她向媽媽抗議。大赤包理直氣壯的教訓女兒：『你簡直的是胡塗！你想想看，是不是由他的幫忙，我才得到了所長？自然嘍，我有作所長的本事與資格；可是，咱們也不能忘恩負義，硬說不欠他一點兒情！由你自己說，你既長得並不像天仙似的，他又作着科長，我看不出這件婚事有什麼不配合的地方。你要睜開眼看看事情，別閉着眼睛作夢！再說，他和我三七分賬，我受了累，他白拿錢，我是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你要是明理，就該牢籠住他；你要是嫁給他，難道他還好意思跟老丈母娘三七分賬嗎？你要知道，我一個人掙錢，可是給你們大家花；我的錢並沒都穿在我自己的肋條骨上！』

抗議沒有用，高第自然的更和桐芳親近了。可是，這適足以引起媽媽對桐芳增多惡感，而想馬上把桐芳趕到妓院裏去。爲幫忙桐芳，高第不敢多和桐芳在一塊。她只好在李空山輪到她的床上的時候，氣哼哼的拿起小傘與小皮包走出去，一走就是一天。她會到北海的山石上，或公園的古柏下，呆呆的坐着；到太寂寞了的時節，她會到曉荷常常去的通善社或崇善社去和那些有錢的，有閒的，想用最小的投資而獲得永生的善男善女們鬼混半天。

高第這樣驟開，大赤包只好派招弟去敷衍李空山。她不肯輕易放手招弟，可是事實逼迫着她非這樣作不可。她絕對不敢得罪李空山。惹惱了李空山，便是砸了她的飯鍋。

招弟，自從媽媽作了所長，天天和妓女們在一塊兒說說笑笑，已經失去了她的天真與少女之美。她的本質本來不壞。在從前，她的最浪漫的夢也不過和小女學生們的一樣——小說與電影是她的夢的資料。她喜歡打扮，願意有男朋友，可是這都不過是一些小小的，哀而不傷的，青春的遊戲。她還沒想到過男女的問題和男女間彼此的關係與需要。她只覺得按照小說與電影裏的辦法去調動自己頗好玩——只是好玩沒有別的。現在，她天天看見妓女。她忽然的長成了人。她從妓女們身上看到了肉體，那無須去想像，而一眼便看清楚的肉體。她不再作浪漫的夢，而要試一試那大胆的一下子跳進泥塘的行動——像肥豬那樣似的享受泥塘的污濁。

真的，她的服裝與頭髮臉面的修飾都還是摩登的，沒有受娼妓們的影響。可是，在面部的表情上，與言語上，她却有了很大的變動。她會老氣橫秋的，學着妓女們的口調，說出足以一下子就跳入泥淖的鱗字，而嬉皮笑臉的滿意自己的大胆，啞摸着鱗字裏所藏軀着的意

味。她所受的那一點學校教育不够使她分辨是非善惡的，她只有一點直覺，而不會思想。這一點少女的直覺，一般的說，是以嬌羞與小心爲保險箱的。及至保險箱打開了，不再鎖上，她便只顧了去探索一種什麼更直接的，更愉快的，更原始的，愉快，而把害羞與小心一齊扔出去，像摔出一個臭雞蛋那麼痛快。她不再運用那點直覺，而故意的睜着眼睛往泥裏走。她的青春好像忽然被一陣狂風刮走，風過去，剩下一個可以與妓女爲伍的小婦人。

她接受了媽媽的命令，去敷衍李空山。

李空山看女人是一眼便看到她們的最私祕的地方去的。在這一點上，他很像日本人。見招弟來招待他，他馬上拉住她的手，緊跟着就吻了她，摸她的身上。這一套，他本來久想施之於高第的，可是高第『不聽話』。現在，他對比高第更美更年輕的招弟用上了這一套，他馬上興奮起來，急忙到綢緞莊給她買了三身衣料。

大赤包看到衣料，心裏顫了一下。招弟是她的寶貝，不能隨便就被李空山挖了去。可是，綢緞到底是綢緞，綢緞會替李空山說好話。她不能教招弟謝絕。同時，她相信招弟是聰明絕頂的，一定不會輕易的吃了虧。所以，她不便表示什麼。

招弟並不喜歡空山。她也根本沒有想到什麼婚姻問題。她只是要冒險，嘗一嘗那種最有刺激性的滋味，別人沒敢，李空山敢，對她動手，那麼也就無所不可。她看見不止一次，晚荷偷偷的吻那些妓女。現在，她自己已大胆一點，大概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過錯與因果。

武漢陷落，日本人要加緊的肅清北平的反動分子，實行清查戶口，大批的捉人。李空山忙起來。他不大工夫再來到高第的床上躺一躺。他並不忠心于日本主子，而是爲他自己弄錢。他隨便的捕人，捕得極多，而後再依次的商議價錢，肯拿錢的便可以被釋放；沒錢的，不管有罪無罪，便喪掉生命。在殺戮無辜的人的時候，他的胆子幾乎與動手摸女人是一邊兒大的。

大赤包見李空山好幾天沒來，很不放心。是不是女兒們得罪了他呢？她派招弟去找他；『告訴你，招弟，乖乖！去看看他！你就說：武漢完了事，大家都在這裏吃酒；沒有他，大家都怪不高興的！請他千萬抓工夫來一趟，大家熱鬧一天！穿上他送給你的衣裳！聽見沒有？』

把招弟打發走，她把高第叫過來。她皺上皺眉頭，像是很疲乏了的，低聲的說：『高

弟，媽媽跟你說兩句話。我看出來，你不大喜歡李空山，我也不再勉強你！」她看着女兒，看了好大一會兒，彷彿是視察女兒領會了媽媽的大仁大義沒有。「現在藍東陽作了處長，我想總該合了你的意吧？他不大好乾淨，可是那都因為他沒有結婚，他若是有個太太招呼着他，他必定不能再那麼邋遢了。說真的，他要是好好的打扮打扮，還不能不算怪漂亮的呢！况且，他又年輕，又有本事；現在已經是處長，焉知道不作到督辦什麼的呢！好孩子，你聽媽媽的話！媽媽還能安心害了你嗎？你的歲數已經不小了，別老教媽媽懸着心哪！媽媽一個人打裏打外，還不够我操心的？好孩子，你跟他交朋友！你的婚事要是成了功，不是咱們一家子都跟着受用嗎？」說完這一套，她輕輕的用拳頭捶着胸口。

高第沒有表示什麼。她討厭東陽不亞于討厭李空山。就是必不得已而接受東陽，她也得先和桐芳商議商議；遇到大事，她自己老拿不定主意。

乘着大赤包沒在家，高第和桐芳在西直門外的河邊上，一邊慢慢的走，一邊談心。河僅僅離城門有一里來地，可是河岸上極清靜，連個走路的人也沒有。岸上的老柳樹已把葉子落淨，在秋陽中微擺着長長的柳枝。河南邊的蓮塘只剩了些乾枯到能發出輕響的荷葉，塘中心

靜靜的立着一隻白鷺。魚塘裏水還不少，河身可是已經很淺，只有一股清水慢慢的在河心流動，沖動着一穗穗的長而深綠的水藻。河坡還是濕潤的，這裏那裏偶爾有個半露在泥外的田螺，也沒有小孩們來挖牠們。秋給北平的城郊帶來滄茫，使地變成矚目都是秋色，一點也不像一個大都市的外圍了。

走了一會兒。她們倆選了棵最大的老柳，坐在 的露在地面上的根兒上。回頭，她們可以看到高亮橋，橋上老不斷的有車馬來往，因此，她們不敢多回頭；她們願意暫時忘了她們是被圈在大籠子——北平——的人，而在這裏自由的吸點帶着泥土與溪流的香味的空氣。

『我又不想走了！』桐芳皺着眉，吸着一根香煙；說完這一句，她看着慢慢消散的煙。

『你不想走啦？』高第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問。『那好極啦！你要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我簡直一點辦法沒有！』

桐芳眯着眼睛由鼻孔出來的煙，臉上微微有點笑意，彷彿是享受高第的對她的信任。

『可是，』高第的短鼻子上縱起一些小褶子，『媽媽真趕出你去呢？教你到……』

桐芳把半截煙摔在地上，用鞋根兒碾碎，撇了撇小嘴；『我等着她的！我已經想好了辦

法，我不怕她！你看，我早就想逃走，可是你不肯陪着我。我一想，斗八的字我才認識不到一石，我幹什麼去呢？不錯，我會唱點玩藝兒；可是，逃出去再唱玩藝兒，我算怎麼一回事呢？你要是同我一道走，那就不同了；你起碼能寫點算點，大小能找個事作；你作事，我願意刷傢伙洗碗的作你的老媽子；我敢保，咱們倆必定過得很不錯！可是，你不肯走；我一個人去沒辦法！」

「我捨不得北平，也捨不得家！」高第很老實的說了實話。

桐芳笑了笑。「北平教日本人佔着，家裏教你嫁給劊子手，你還都捨不得！你忘了，忘了摔死一車日本兵的仲石，忘了說你是個好姑娘的錢先生！」

高第把雙手撲在磕膝上，愣起來。愣了半天，她低聲的說：「你不是也不想走啦？」

桐芳一揚頭，把一縷頭髮摔到後邊去：「不用管我，我有我的辦法！」

「什麼辦法？」

「不能告訴你！」

「那，我也有我的辦法！反正我不能嫁給李空山，也不能嫁給藍東陽！我願意要誰，才

嫁給誰！高第把臉揚起來，表示出她的堅決。是的，她確是說了實話。假使她不明白任何其他的事，她可是知道婚姻自由，自由結婚成了她的一種信仰。她並說不出爲什麼婚姻應當自由，她只是看見了別人那麼作，所以她也須那麼作。她在生命上，沒有任何足以自傲的地方，而時代強迫着她作個摩登小姐。怎樣才算摩登？自由結婚！只要她結了婚，她好像就把生命在世界上捨棄，這，她與老年紀的婦女並沒有什麼差別。可是，她必須要和老婦女們有個差別。怎樣顯出差別？她要結婚，可是上面必須加上『自由』了結婚後怎樣？她沒有過問。憑她的學識與本事，結婚後她也許挨餓，也許生了娃娃而弄得稀屎糊在娃娃的腦門上。這些，她都沒有想過。她只需要一段浪漫的生活，由戀愛而結婚。有了這麼一段經歷，她便成了摩登小姐，而後墮入地獄裏去也沒關係！她是新時代的人，她須有新時代的迷信，而且管迷信叫作信仰。她沒有立足于新時代的條件，而坐享其成的要吃新時代的果實。歷史給了她自由的機會，可是她的迷信教歷史落了空。

桐芳半天沒有出聲。

高第又重了一句：『我願意要誰才嫁給誰！』



『可是，你鬥得過家裏的人嗎？你吃着家裏喝着家裏，你就得聽他們的話！』桐芳的聲音很低，而說得很懇切。『你知道，高第，我以後幫不了你的忙了，我有我的事！我要是你，我就蹣跚一走！在我們東北，多少女人都幫着男人打日本鬼子。你爲什麼不去那麼辦？你走，你才能自由！你信不信？』

『你到底要幹什麼呢？怎麼不幫忙我了呢？』

桐芳輕輕的搖了搖頭，閉緊了嘴。

待了半天，桐芳摘下一個小戒指來，遞到高第的手裏，而後用雙手握住高第的手：『高第！從今以後，在家裏咱們彼此不必再說話。他們都知道咱倆是好朋友，咱們老在一塊兒招他們的疑心。以後，我不再理你，他們也許因爲咱倆不相好了，能多留我幾天。這個戒指你留着作紀念吧！』

高第害了怕。『你，你是不是想自殺呢？』

桐芳慘笑了一下：『我才不自殺！』

『那你到底……』

『日後你就明白了，先不告訴你！』桐芳立起來，伸了伸腰；就手兒揪住一根柳條。高第也立了起來：『那麼，我還是沒有辦法呀！』

『話已經說過了，你有胆子就有出頭之日；什麼都捨不得，就什麼也作不成！』回到家中，太陽已經快落下去。

招弟還沒有回來。

大赤包很想不動聲色，可是沒能成功。她本來極相信自己與招弟的聰明，總以為什麼人都會吃虧，而她與她的女兒是絕對不會的。可是，天已經快黑了，而女兒還沒有回來，又是個無能否認的事實。再說，她並不是不曉得李空山的厲害。她咬上了牙。這時候，她幾乎真像個『母親』了，幾乎要責備自己不該把女兒送到虎口裏去。可是，責備自己便是失去自信，而她向來是一步一個脚印兒的女光棍；光棍是絕對不能下『罪己詔』的！不，她自己沒有過錯，招弟也沒有過錯；只是李空山那小子可惡！她須設法懲治李空山！

她開始在院中慢慢的走溜兒，一邊兒走一邊兒思索對付李空山的方法。她一時想不出什麼方法來，因為她知道空山不是好惹的。假若，她想，方法想得不好，而自己『賠了夫人

又折兵』那才丟了臉！這樣一想，她馬上發了怒。她吶噓了一兩聲，一股熱氣由腹部往上沖，一直沖到胸口，使她的胸中發辣。這股熱氣雖然一勁兒向上沖，可是她的皮膚上反倒覺得有點冷，她顫抖起來。一層小雞皮疙疸蓋住了她滿臉的雀斑。她不能再想什麼了。只有一個觀念像蟲兒似的鑽動她的心——她丟了人！

作了一輩子女光棍，現在她丟了人！她不能忍受！算了，什麼也無須想了，她去和李空山拚命吧！她握緊了拳，抹着紫丹的指甲把手心都搗得有點疼。是的，什麼也不用再說，拚命去是唯一的好辦法。嗟，荷死了有什麼關係呢？高第，她永遠沒喜愛過高第；假若高第隨便的吃了大虧，也沒多大關係呀。桐芳，哼，桐芳理應下窰子；桐芳越丟人才越好！一家人中，她只愛招弟。招弟是她的心上的肉，眼前的一朵鮮花。而且，這朵鮮花絕不是爲李空山預備着的！假若招弟而是和一位高貴的人發生了什麼關係，也就沒有什麼說不通的地方；不幸，單單是李空山搶去招弟，她沒法嚙下這口氣！李空山不過是個科長啊！

她喊人給她拿一件馬甲來。披上了馬甲，她想馬上出去找李空山，和他講理，和他廝打，和他拚命！但是，她的腳却沒往院外走。她曉得李空山是不拿婦女當作婦女對待的人；

她若打他，他必還手，而且他會喝令許多巡警來幫助他。她去『聲討』，就必吃更大的虧，丟更多的臉。她是女光棍，而他恰好是無賴子。

曉荷早已看出太太的不安，可是始終沒敢哼一聲。他知道太太是善於遷怒的人，他一開口，也許就把一堆狗屎弄到自己的頭上來。

再說，他似乎還有點幸災樂禍。大赤包，李空山都作了官，而他自己還沒有事作，他樂得的看看兩個官兒像兩條兇狗似的惡戰一場。他幾乎沒有關切女兒的現在與將來。在他看，女兒若真落在李空山手裏呢，也好。反之，經過大赤包的一番爭鬥而把招弟救了出來呢，也好。他非常的冷靜。丟失了女兒和丟失了國家，他都能冷靜的去承認事實，而不便動什麼感情。

天上已佈滿了秋星，天河很低很亮。大赤包依然沒能決定是否出去找李空山和招弟。這激起她的怒氣。她向來是急性子，要幹什麼便馬上去幹。現在，她的心與脚不能一致，她無法不發氣。她找到曉荷作發氣的目標。進到屋中，她像一大堆放過血的，沒有力量的，牛肉似的，把自己扔在沙發上。她的眼盯住曉荷。

曉荷知道風暴快來到，趕緊板起臉來，皺起點眉頭，裝出他也很關切招弟的樣子。他的心裏可是正在想：有朝一日，我須登台彩唱一回，比如說唱一齣九更天或王佐斷臂；我很會作戲！

他剛剛想好自己掛上髻口，穿上行頭，應該是多麼漂亮，大赤包的雷已經響了。

『我說你就會裝傻充愣呀！招弟不是我由娘家帶來的，她是你們冠家的姑娘，你難道就不着一點急？』

『我很招急！』曉荷哭喪着臉說。『不過，招弟不是常常獨自出去，回來的很晚嗎？』

『今天跟往常不一樣！她是去看……』她不敢往下說了，而啐了一大口吐沫。

『我並沒教她去！』曉荷反攻了一句。即使招弟真丟了人，在他想，也都是大赤包的過錯，而過錯有了歸處，那丟人的事彷彿就可以變成無關緊要了。

大赤包順手抄起一個茶盃，極快的出了手。嘩啦！連杯子帶窗戶上的一塊玻璃全碎了。

她沒預計到茶盃會碰到玻璃上，可是及至玻璃被擊碎，她反倒有點高興，因為玻璃的聲音是那麽大，頗足以助她的聲勢。隨着這響聲她放開了嗓子：『你是什麼東西！我一天到晚打內

打外的操心，你坐在家裏橫草不動，豎草不拿！你長着心肺沒有？」

高亦陀在屋中抽了幾口烟，忍了一個盹兒。玻璃的聲音把他驚醒。醒了，他可是不會馬上立起來。煙毒使他變成懶骨頭。他嫩嫩的打了個哈欠。揉了揉眼睛，然後對着小磁壺的嘴，啣了兩口茶，這才慢慢的坐起來。坐了一小會兒，他才輕挑軟簾扭了出來。

三言兩語，把事情聽明白，他自告奮勇找招弟小姐去。

曉荷也願意去，他是想去看看光景，假若招弟真的落在羅網裏，也應當馬上教季空山拜見老泰山，而且就手兒便提出條件，教季空山給他個拿乾薪不作事的官兒作。他以為自己若能借此機會得到一官半職，招弟的荒唐便實在可以變為增光耀祖的事了，反之，他若錯過了這個機會，他覺得就有點對不起自己，而且似乎還有點對不起日本人——日本人佔據住北平，他不是理當去効力麼？

可是，大赤包不准他去。她還要把他留在家裏，好痛痛快快的罵他一場。再說，高亦陀，在她看，是她的心腹，必定比曉荷更能把事情處理得妥當一些。她的脾氣與成見使她忘了詳加考慮，而只覺得能挾制丈夫才見本領。

高亦陀對曉荷軟不唧的笑了笑，像說相聲的下場時那麼輕快的走出去。  
大赤包罵了曉荷一百分鐘！

亦陀會背着大赤包給李空山『約』過好幾次女人，他曉得李空山會見女人的地方。

那是在西單牌樓附近的一家公寓裏。以前，這是一家專招待學生的，非常規矩的公寓。公寓的主人是一對五十多歲的老夫婦，男的管賬，女的操廚，另用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僕給收拾屋子，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給沏茶灌水和跑跑腿兒。這裏，沒有熟人的介紹，絕對租不到房間；而用功的學生是以在這裏得到一個鋪位爲榮的。老夫婦對待住客們幾乎像自己的兒女，他們不月到月頭收學生們的食宿費，而也關心着大家的健康與品行。學生們一致的稱呼他們老先生和老太太。學生們有了困難，交不上房租，只要說明了理由，老先生會嘆着氣給他們墊錢，而且借給他們一些零花。因此，學生們在畢業之後，找到了事作，還和老夫婦是朋友，逢節過年往往送來一些禮物，酬謝他們從前的厚道。這是北平的一家公寓，住過這裏的學生們，無論來自山南海北，都因爲這個公寓而更多愛北平一點。他們從這裏，正如同在瑞蚨祥綢緞莊買東西，和在小飯館裏吃飯，學到了一點人情與規矩。北平的本身彷彿就是

個大的學校，的訓育主任便是每個北平人所有的人情與禮。

七七抗戰以後，永遠客滿的這一家公寓竟自空起來。大學都沒有開學，中學生很少住公寓的。老夫婦沒有辦法。他們不肯把公寓改成旅館，因為開旅館是『江湖』上的生意，而他們倆不過是老老實實的北平人。他們也闖不了門，日本人不許任何生意報歇業。就正在這個當兒，李空山來到北平謀事。他第一喜愛這所公寓的地點——西單牌樓的交通方便，又是熱鬧的地方。第二，他喜歡這所公寓既乾淨，又便宜。他決定要三間房。爲了生計，老夫婦點了頭。

剛一搬進來，李空山便帶着一個女人，和兩三個男人。他們打了一夜的牌。老夫婦過來勸阻，李空山瞪了眼。老夫婦說怕巡警來抄賭，李空山命令帶來的女人把大門開開，教老夫婦看看巡警敢進來不敢。半惱半笑的，李空山告訴老夫婦：『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是另一朝代了？日本人喜歡咱們吸煙打牌！』說完，他命令『老先生』去找煙燈。老先生拒絕了，李空山把椅子砸碎了兩張。他是『老』軍人，懂得怎樣欺侮老百姓。

第二天，他又換了個女人。老夫婦由央告而掛了怒，無論如何，請他搬出去。李空山一



語不發，堅決的不搬。老先生準備拚命：『老命不要了，我不能教你在這兒撒野！』李空山還是不動，彷彿在這裏生了根。

最後，連那個女人也看不過去了，她說了話：『李大爺，你有的是錢，哪裏找不到房住，何苦跟這個老頭子爲難呢？』

李空山賣了個面子，對女人說：『你說的對，小寶貝！』然後，他提出了條件，教老夫婦賠償五十圓的搬家費。老夫婦承認了條件，給了錢，在李空山走後，給他燒了一股高香。李空山把五十圓全塞給了那個女人：『得啦，白住了兩天房，白玩了女人，這個買賣作得不錯！』他笑了半天，覺得自己非常的漂亮幽默。

在李空山作了特高科的科長以後，他的第一件『德政』便是強佔那所公寓的三間房。他自己沒有去，而派了四名腰裏帶着鎗的『幹員』去告訴公寓的主人：『李科長——就是曾經被你攤出去的那位先生，要他原來住過的那三間房！』他再三再四的囑咐『幹員』們，務必把這句話照原樣說清楚，因爲他覺得這句話裏含有報復的意思。他只會記着小仇小怨，對小仇小怨，他永遠想着報復。爲了報復小仇小怨，他不惜認敵作父。借着敵人的威風，去欺侮

一對無辜的老夫婦，是使他高興與得意的事。

公寓的老夫婦看到四隻手鎗，只好含着淚點了頭。他們是北平人，遇到凌辱與委屈，他們會責備自己『得罪了人』，或是嘆息自己的運氣不佳。他們既忍受日本人的欺壓，也怕日本人的爪牙的手鎗。

李空山並不住在這裏，而只在高興玩玩女人，或玩玩牌的時候，才想起這個『別墅』來。每來一次，他必定命令老夫婦給三間屋裏添置一點東西與器具；在發令之前，他老教他們看看手鎗。因此，這三間屋子收拾得越來越體面，在他高興的時候，他會告訴『老先生』：『你看，我住你的房間好不好？器具越來越多，這不是『進步』麼？』趕到『老先生』問他添置東西的費用的時候，他也許瞪眼，也許拍着腰間的手鎗說：『我是給日本人作事的，要錢，跟日本人去要！我想，你也許沒有那麼大的胆子吧？』『老先生』不敢再問，而悟出來一點道理，偷偷的告訴了太太：『認命吧，誰教咱們打不出日本人去呢？』

高亦陀的心理沒有一天忘記了怎樣利用機會打倒大赤包，然後取而代之。因此，他對李空山特別的討好。他曉得李空山好色，所以他心中把李空山與女人拴了一個結。大赤包派他

去『製造』暗娼，他便一方面去工作，一方面向李空山獻媚：『李科長，又有個新計劃，不知尊意如何？每逢有新下海的暗門子，我先把她帶到這裏來，由科長給施行洗禮，怎樣？』

李空山不明白什麼叫『洗禮』，可是高亦陀輕輕挽了挽袖口，又擠了擠眼睛，李空山便恍然大悟了，他笑得閉不上了嘴。好容易停住笑，他問：

『你給我盡心，拿什麼報答你呢？是不是我得供給你點煙土？』

高亦陀輕快的躲開，一勁兒擺手：『什麼報酬不報酬呢？憑你的地位，別人巴結也巴結不上啊，我順手兒能辦的事，敢提報酬？科長你要這麼客氣，我可就不敢再來了！』

這一套恭維使李空山幾乎忘了自己的姓氏，拍着高亦陀的肩頭直喊『老弟！』於是，高亦陀開始往『別墅』運送女人。

高亦陀算計得很正確；假若招弟真的落了圈套，她必定是在公寓裏。

他猜對了。在他來到公寓以前，李空山已經和招弟在那裏玩耍了三個鐘頭。

招弟，穿着空山給她的襖袍和最高的高跟鞋，好像身量忽然的長高了許多。挺着她的小白脖子，挺着她那些還沒有長得十分成熟的胸口，她彷彿要把自己在幾點鐘裏變成個熟透了

的小婦人。她的黑眼珠放着些浮動的光兒，東睜一下西睜一下的好似要表示出自己的大胆，而又有點不安。她的唇抹得特別的紅，特別的大，見稜見角的，像是要用牠幫助自己的勇敢。她的頭髮燙成長長的捲兒，一部分垂在項上，每一擺動，那些長捲兒便微微刺弄她的小脖子，有點發癢。額上的那些髮髻梳得很高，她時時翻眼珠向上看，希望能看到她們；髮高，鞋跟高，又加土挺着項與胸，她覺得自己是長成了人，應當有胆子作成人們所敢作的事。

她忘了自己是多麼嬌小秀氣。她忘了以前所有的一點生活的理想。她忘了從前的男朋們。她忘了國恥。假若在北平淪陷之後，她能常常和祁瑞全在一處，憑她的聰明與熱氣，她一定會因反抗父母而表示出一點愛國的真心來。可是，瑞全走了。她只看到了妓女與父母所作的卑賤無聊的事。她的心彼享受與浮蕩包圍住。慢慢的，她忘了一切，而只覺得把握住眼前的快樂是最實際最直截了當的。衝動代替了理想，她願意一下子把自己變成比她媽媽更漂亮，更摩登，也更會享受的女人。假若能作到這個，她想，她便是個最勇敢的女郎，即使天塌下來也不會砸住她，更不用提什麼亡國不亡國了。

她並不喜愛李空山，也不想嫁給他。她只覺得空山怪好玩。她忘了以前的一切，對將來也沒作任何打算。她的家教是荒淫，所以她也只能想到今天有酒今天醉。在她心的深處，還有一點點光亮，那光亮給她照出，像電影場打『玻片』似的，一些警戒的字句。可是，整個的北平都在烏七八糟中，她所知道的『能人』們，都閉着眼睛混——他們與她們都只顧了嘴與其他的肉體上的享受，她何必獨自往相反的方向走呢。她看見了那些警戒的語言，而只一撇嘴。她甚至於告訴自己：在日本人手下找生活，只有鬼混。這樣勸告了自己，她覺得一切都平安無事了，而在日本人手下活着也頗有點好處與方便。

沒有反抗精神的自然會墮落。

見了李空山，李空山沒等她說什麼便『打道』公寓。她知道自己是往井裏落呢，她的高跟鞋的後跟好像踩着一片薄冰。她有點害怕。可是，她不便示弱而逃走。她反倒把胸口挺得更高一些。她的眼已看不清楚一切。而只那麼東一轉西一轉的動。她的嗓子裏發乾，時時的輕嗽一下。嗽完了，她感到無聊，於是就不着邊際的笑一笑。她的心跳動得很快，隨着心的跳動，她感到自己的身體直往上升，彷彿是要飄到空中去。她怕，可也更興奮。她的跳動得

很快的心像要裂成兩半兒。她一會兒想往前闖去，一會兒想往後撤退，可是始終沒有任何動作。她不能動了，像一個青蛙被蛇咬住那樣。

到了公寓，她清醒了一點。她想一溜烟似的跑出去。可是，她也有點疲乏，所以一步也沒動。再看看李空山，她覺得他非常的粗俗討厭。他身上的氣味很難聞。兩個便衣已經在院中放了槍。她假裝鎮定的用小鏡子照一照自己的臉，順口哼一半句有聲電影的名曲。她以為這樣拿出摩登姑娘的大方自然，也許足以阻住李空山的襲擊。她又極珍貴自己了。

可是，她終於得到她所要的。事後，她非常的後悔，她落了淚。李空山向來不管女人落淚不落淚。女人，落在他手裏，便應當像一團棉花，他要把他揉成什麼樣，便揉成什麼樣。他沒有溫柔，而且很自負自己的粗暴無情，他的得意的經驗之語是：『對女人別留情！砸折了她的腿，她才越發愛你！』

高亦陀來到。

## 十

見高亦陀來到，招弟開始往臉上拍粉，重新抹口紅，作出毫不在乎的樣子。在家中，她看慣了父母每逢丟了臉就故意裝出這種模樣。這樣一作戲，她心中反倒平定下來。她覺得既然已經冒了險，以後的事就隨牠的便吧，用不着發愁，也用不着考慮什麼。她自自然的對高亦陀打了招呼，彷彿是告訴他：『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反正我一切都不在乎！』

高亦陀的眼睛恰好足夠判斷這種事情的，一眼他便看明白事情的底蘊。他開始誇讚招弟的美貌與勇敢。他一字不提事情的正面，而只誠懇的扯閒話兒，在閒話之中，他可是教招弟知道：他是她的朋友，他會盡力幫她忙，假若她需要幫忙的話。他很愛說話，但是他留着神，不讓他的話說走了板眼。

聽亦陀閒扯了半天，招弟更高興起來，也開始有說有笑，彷彿她從此就永遠和空山住在一處也無所不可了。真的，她還沒想出來她的第二步應當往那裏走，可是表示出他的第一步

並沒有走錯。不管李空山是什麼東西，反正今天她已被他佔有，那麼她要馬上就想和他斷絕關係，豈不反倒有點太怕事與太無情麼？好吧，歹吧，她必須不動聲色的應付一切。假若事情真不大順利，她也還有最後的一招，她須她像媽媽似的作個女光棍。她又用小鏡子照了照自己，她的臉，眼，鼻子，嘴，是那麼美好，她覺得就憑這點美麗，她是絕對不會遇到什麼災難和不幸的。

看和招弟閒談的時間已經够了，亦陀使了個眼神，把李空山領到另一間屋裏去。一進門，他便扯天扯地的作了三個大揖，給空山道喜。

空山並沒覺得有什麼可喜，因為女人都是女人，都差不多；他在招弟身上並沒找到什麼特殊的地方來。他只說了聲：『麻煩得很！』

『麻煩？怎麼？』高亦陀很誠懇的問。

『她不是混事的，多少有點麻煩！』空山把自己扔在一個大椅子上，顯著疲乏厭倦，而需要一點安慰似的。

『科長！』高亦陀的瘦臉上顯出嚴肅的神氣：『你不是很想要個摩登太太嗎？那是對



的！就憑科長你的地位身分，掌着生殺之權，是該有一位正式的太太的！招弟姑娘呢，又是那麼漂亮年輕，多少人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都弄不到手，而今居然肥豬拱門落在你手裏，還不該請朋友痛痛快快的吃回喜酒？」

亦陀這一番話招出空山不少的笑容來，可是他還一勁兒的說：『麻煩！麻煩！』他幾乎已經不知道『麻煩』是指着什麼說的，而只是說順了嘴兒，沒法改動字詞。同時，老重複這兩個字也顯着自己很堅決，像個軍人的樣子，雖然他不曉得爲什麼要堅決。

亦陀見科長有了笑容，趕緊湊過去，把嘴放在空山的耳朵上，問：『是真正的處女吧？』空山的大身子像巨蛇似的扭了扭，用肘打了亦陀的肋部一下：『你！你！』而後，抿着嘴笑了一下，又說了聲：『你！』

『就憑這一招，科長，還值不得請客嗎？』高亦陀又挽了挽袖口，臉上笑得直往下落煙灰。

『麻煩！』李空山的腦子裏仍然沒出現新的字樣。

『不麻煩！』亦陀忽然鄭重起來。『一點都不麻煩！你通知冠家，不論大赤包怎麼霸

道，她也不敢惹你！」

「當然！」空山嫻不啻的，又相當得意的，點了點頭。

然後，由你們兩家出帖請客，一切都交給呢荷去辦，咱們坐享其成。好在呢荷專愛辦這種事，也會辦這種事。咱們先向冠家要賠嫁。我告訴你，科長，大赤包由你的提拔，已經賺了不少的鈔票，也該教她吐出一點兒來了！把嫁粧交涉好，然後到了吉期，我去管賬。結賬的時候，我把什麼喜聯喜幛的全交給冠家，把現金全給你拿來。大赤包敢說平分的話，咱們亮手鎗，教她看看就是了。我想，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收入，而且科長你也應當這麼作一次了。請原諒我的直言無隱，要是別人當了這麼多日子的科長，早就不知道打過多少次秋風啦。科長你太老實，老有點不好意思。你就吃了虧。這回呢，你是千萬萬確的娶太太，難道還不給大家一個機會，教大家孝敬你老一點現款嗎？」

聽完這一片良言，李空山心裏搔了一陣，可是依然只說出：『麻煩！麻煩！』

『一點不麻煩！』亦陀的話越來越有力，可是聲音也越低。聲音低而有力，才足以表示親密，而且有點魔力。『你把事情交給我，先派我作媒好了。這裏只有大赤包不好鬥，不

過，咱們說句閒話，她能辦的，我，不才，也能辦。她要是敢鬧刺兒，你把她的所長幹掉就是了。咱們只是閒扯，比方說，科長你要是願意抬舉我，我一定不會跟你三七成分賬，我是能孝敬你多少，就拿出多少，我決不能像大赤包那麼忘恩負義！這可都是閒篇兒，科長你可別以爲我要頂大赤包；她是我的上司，我對她也不能忘恩負義！話往回說，你把事情全交給我好了，我一定會辦得使你滿意！」

『麻煩！』李空山很喜歡亦陀的話，可是爲表示自己有思想，所以不便立刻完全同意別人的策略——愚人之所以爲愚人，就是因爲他以為自己很有思想。

『還有什麼麻煩呀？我一個人的爺爺！』高亦陀半急半笑的說。

『有了家』，李空山很嚴肅的提出理由來，『就不自由了！』

高亦陀低聲的笑了一陣。『我的科長，家就能拴住咱們了嗎？別的我不知道，我到過日本』。

空山插了話：『到過日本，你？』

『去過幾天！』亦陀謙恭而又自傲的說：『我知道日本的辦法。日本男人把野娘們帶到

家來過夜，他的太太得給鋪床疊被的伺候着。這個辦法對！她，亦陀的鼻子向旁邊的屋子一指，「她是摩登小姐，也許愛吃醋；可是，你只須教訓她兩回，她就得乖乖的聽話。噯，她，擰她，咬她，都是好的教訓。教訓完了，給她買件衣料什麼的，她就破涕爲笑了！這樣，她既不妨礙你的自由，你又可以在大宴會或招待日本人的時候，有個漂亮太太一同出席，够多麼好！沒有麻煩！沒有一點麻煩！況且，說句醜話，在真把她玩膩了的時候，你滿可以把她送給日本朋友啊！告訴你，科長，有日本人佔住北平，咱們實在有一切的便利！」

空山笑了。他同意亦陀的最後一項辦法——把招弟送給日本人，假如她太不聽話。

「就這麼辦啦，科長！」亦陀跳動着輕碎的小步往外走。隔着窗子，他告訴招弟：「二小姐，我到府上送個話兒，就說今天你不回去了！」沒等招弟開口，他已經走出去。

他雇車回到冠家。一路上，他一直是微笑着。他回憶剛才在公寓裏的經過，像想一齣蔣幹盜書那類戲似的那麼有趣。最得意的地方是李空山已經注意到他到過日本，和他對日本人怎樣對待女子的知識。他感到他的知識已發生了作用，毫無疑義的，他將憑借着那點知識而騰達起來——他將直接的去伺候日本人，而把大赤包連李空山——連李空山——全一脚踢

開！他覺得北平已不是『原根』的花木，而是已接上了日本的種兒。在這變種的時候，他自己已是比任何人都更有把握的得風氣之先，先變得最像日本人，也就得到最多的金錢與勢力。以前，他在天橋兒賣過草藥；將來，他必須在日本人面前去賣草藥，成爲一個最偉大的草藥販子。他的草藥將是他的唇舌，機智，與拉攏的手段。他將是今日的蘇秦張儀，在混水裏摸到最大的一條魚。

一直到進了冠家的大門，他才停止了微笑，換上了一臉的嚴肅。院中很靜。桐芳與高第已經都關門就寢，只有北屋還有燈光。

大赤包還在客廳中坐着呢，臉上的粉已褪落，露出黃暗的皺紋與大類的黑雀斑，鼻子上冒出一些有光的油。曉荷在屋中來回的走，他的罵已挨够，臉上露出點風暴過去將要有晴天的微笑。她的眼睛時常瞪着大赤包，以便隨時收起微笑，而拿出一點憂鬱來。在平日，他怕大赤包。今天，看她真動了氣，他反倒有點高興；不管她怎樣的罵他，反正她是遇到李空山那樣的一個敵手，這很值得高興。他並沒爲招弟思索什麼，而只想招弟若真和李空山結婚，他將得到個機會施展自己的本事。他將要極精細的，耐心的，去給她選擇嫁粧，既要省

錢，又要漂亮。他將要去定多少桌喜酒，怎樣把菜碼略微一調動便可以省一元錢，而教一般的客人看不出其中的奧妙，把這些都想過，他想到自己：在吉期那天，他將穿什麼衣服，好把自己扮成既像老太爺，又能顯出『老來俏』。他將怎樣露出既有點疲倦，而仍對客人們極其週到。他將喝五成酒，好教臉上紅撲撲的，而不至於說話顛三倒四。他將在大家的面前，表演一回盡美盡善的老泰山。

假若日本人的瘋狂是昂首挺胸的，冠曉荷和類似他的北平人的瘋狂是沉溺在煙酒馬掛與千層底緞鞋之間的。日本人的瘋狂是老要試試自己的力氣，冠曉荷的是老要表現自己的無聊。這兩種瘋狂——凡是只知道自己，只關切自己，而不睜眼看看世界的，都可以叫作瘋狂——遇到一處，就正好一個可以拚命的打人，一個死不要臉的低着頭看自己的緞子鞋。按說，曉荷對招弟應當多少關點心，她是他的親女兒。在一個中國人的心理，父親是不能把女兒當作一根草棍兒似的隨便扔出去的。可是曉荷的瘋狂使他心中很平靜。對女兒，正像對他生身之地北平一樣，被別人糟塌了，他一點也不動心。他的確是北平的文化裏的一個虫兒，可是他並沒有鑽到文化的深處去，他的文化只有一張紙那麼薄。他只能注意酒食男女，只能

分別香片與龍井的吃法，而把是非善惡全付之一笑，一種軟性瘋狂的微笑。

見高亦陀進來，曉荷作出極鎮定而又極懇切的樣子，問了聲：『怎樣？』

亦陀沒理會曉荷，而看了看大赤包。她抬了抬眼皮。亦陀曉得女光棍是真着了急，而故意的要『拿捏』她一下；亦陀也是個軟性的瘋子。他故意作出疲乏的樣子，有聲無力的說：『我得先抽一口！』他一直走進內間去。

大赤包追了進去。曉荷仍舊在客廳裏慢慢的走。他不屑於緊追亦陀，他有他的身分！等亦陀吸了一大口煙之後，大赤包才問：『怎樣？找到他們，啊，她，沒有？』

一邊慢慢的挑烟，亦陀一邊輕聲緩調的說：『找到了。二小姐說，今天不回來了。』

大赤包覺得有多少隻手在打她的嘴吧！不錯，女兒遲早是要出嫁的，但是她的女兒就須按照她的心意去嫁人。招弟這樣不明不白的被李空山搶去，她吃不消。她想不起一點自己的教養女兒的錯誤，而招弟竟敢這麼大胆妄為，她不能不傷心。不過，招弟只是個年輕的女孩，還有可原諒。李空山是禍首，沒有任何可原諒的地方；假若沒有李空山的誘惑，招弟一定不會那樣大胆。她把過錯全歸到李空山的身上，而咬上了牙。哼，李空山是故意的向她挑

戰，假若她低了頭，她就不用再在北平叫字號充光棍了。這一點，比招弟的失足還要緊。她知道，即使現在把招弟搶救回來，招弟也不能再恢復『完整』。可是，她必須去搶救，不爲是招弟的名譽與前途，而是爲門一門李空山。她和李空山從現在起，已是勢不兩立！

『曉荷！』雷似的她吼了一聲。『叫車去！』

雷聲把亦陀震了起來。『幹嗎？』

一手插腰，一手指着烟燈，大赤包咬着牙說：『我門一門姓李的那小子！我找他去！』亦陀立了起來。『所長！是二小姐傾心願意呀！』

『你胡說！我養的孩子，我明白！』大赤包的臉上掛上了一層白霜；手還指着烟燈，直顫。『曉荷！叫車去！』

曉荷向屋門裏探了探頭。

大赤包把指向煙燈的手收回來，面對着曉荷，『你個鬆頭日腦的東西！女兒，女兒，都叫人家給霸佔了，你還王八大縮頭呢！你是人不是？是人不是？說！』

『不用管我是什麼東西吧，』曉荷很鎮定的說：『咱們應當先討論討論怎樣解決這件



事，光發脾氣有什麼用呢？』在他的心裏，他是相當滿意招弟的舉動的，所以他願意從速把事情解決了。他以為能有李空山那麼個女婿，他就必能以老泰山的資格得到一點事作。他和東陽，瑞豐，拜過盟兄弟，可是並沒得到任何好處。盟兄弟的關係遠不如岳父與女婿的那麼親密，他只須一張嘴，李空山就不能不給他盡心。至於招弟的丟人，只須把喜事辦得體面一些，就能遮掩過去，正如同北平陷落而掛起五色旗那樣使人並不覺得太難堪。勢力與排場，是最會遮羞的。

大赤包楞了一楞。

高亦陀趕緊插嘴，唯恐教曉荷獨自得到勸慰住了她的功勞。『所長！不必這麼動氣，自己的身體要緊，真要氣出點病來，那還了得！』說着，他給所長搬過一張椅子來，扶她坐下。

大赤包哼了兩聲，覺得自己確是不應動真氣；氣病了自己實在是一切人的損失。

亦陀接着說：『我有小小的一點意見，說出來備所長的參攷。第一，這年月是講自由的年月，招弟小姐並沒有什麼很大的過錯。第二，憑所長你的名譽身分，即使招弟小姐有點不

檢點，誰也不敢信口胡說，你只管放心。第三，李空山雖然在這件事上對不起所長，可是他到底是特高科的科長，掌着生殺之權。那麼，這件婚事實在是門當戶對，而雙方的勢力與地位，都足以教大家併上嘴的。第四，我大胆說句蠢話，咱們的北平已經不是往日的北平了，咱們就根本無須再顧慮往日的規矩與道理。打個比方說，北平在咱們自己手裏的時候，我就不敢公開的抽兩口兒煙。今天，我可就放胆的去吸，不但怕巡警憲兵，而且還得到日本人的喜歡。以小比大，招弟小姐的這點困難，也並沒有什麼難解決的地方，或者反倒因為有這麼一點困難，以後才更能出風頭呢。所長請想我的話對不對？」

大赤包沉着臉，眼睛看着鞋上的綉花，沒哼一聲。她知道高亦陀的話都對，但是不能把心中的惡氣全消淨。她有些怕李空山，因為怕他，所以心裏才難過。假若她真去找他吵架，她未必幹得過他。反之，就這麼把女兒給了他，焉知他日後不更囂張，更霸道了呢。她沒法辦。

曉荷在亦陀發表意見的時候，始終立在屋門口聽着，現在他說了話：「我看哪，所長，把招弟給他就算了！」

『你少說話！』大赤包怕李空山，對曉荷可是完全能控制得住。

『所長！』亦陀用涼茶漱了漱口，啐在痰盂裏，而後這麼叫，『所長，毛遂自薦，我當大媒好了！事情是越快辦越好，睡長夢多！』

大赤包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用手輕輕的揉着胸口，她的心中警得慌。

亦陀很快的又呼嚕了一口烟，向所長告辭：『咱們明天再詳談！就是別生氣，所長！』

第二天，大赤包起來的很遲。自從天一亮，她就醒了，思前想後的再也閉不上眼。她可是不願意起床，一勁兒盼望招弟在她起床之前回來，她好作爲不知道招弟什麼時候回來的樣子而減少一點難堪。可是，一直等到快晌午了，招弟還沒回來。大赤包又發了怒。她可是沒敢發作。昨天，她已經把曉荷罵了個狗血噴頭，今天若再拿他出氣，似乎就太單調了一些。今天，他理當從高第與桐芳之中選擇出一個作爲『罵擔子』。但是，她不能罵高第。她一向偏疼招弟，而把高第當作個賠錢貨，現在，給她丟人的反倒是她的心上的肉，而不是高第。她不能再激怒了高第，使高第也去胡鬧八光。她只好罵桐芳。但是，桐芳也罵不得。她想像得到：假若她敢挑戰，桐芳必定會立在門外的大槐樹下去向奎胡同廣播招弟的醜事。她的怒

氣只能警在心裏。她已結上了李空山，得到了所長的職位與她所希冀的金錢與勢力，可是今天她受了苦刑，有氣不敢發洩，有話不敢罵出來！她並沒有一點悔意，也決不想責備自己，可是她感到心中像有塊掬不出來的什麼病。快晌午了，她不能再不起來。假若她還躺在床上，她想那就必定首先引起桐芳的注意，而桐芳會極高興的咒詛她就這麼一聲不响氣死在床上的。她必須起床必須裝出若無其事的样子，以無恥爭取臉面。

起來，她沒顧得梳洗，就先到桐芳的小屋裏去看一眼。桐芳沒在屋裏。

高第，臉上還沒擦粉，從屋裏出來，叫了一聲「媽！」

大赤包看了女兒一眼。高第，因為臉上沒有粉，唇上沒有口紅，比往日更難看了些。她馬上就想到：招弟倒真好看呢，可是白白的丟掉了。想到這裏，她以為高第是故意的諷刺她呢！她可是還不敢發脾氣。她問了聲：「她呢？」

「誰？桐芳啊？她和爸爸一清早就出去了，也許是看招弟去了吧？我聽爸爸說：去看新親！」

大赤包的頭低下去，兩手緊緊的握成拳頭，半天沒說出話來。

高第往前湊了兩步，有點害怕，又很勇敢的說：『媽，先前你教我敷衍李空山，你看他是好人嗎？』

大赤包以起頭來，很冷靜的問：『又怎樣呢？』

高第怕媽媽發怒，趕緊假笑了一下。『媽！自從日本人一進北平，我看你和爸爸的心意和辦法就都不對！你看，全胡同的人有誰看得起咱們？誰不說咱們吃日本飯？據我看，李空山並不厲害，他是狗仗人勢，借着日本人的勢力才敢欺侮咱們。咱們吃了虧，也是因為咱們想從日本人手裏得點好處。跟老虎討交情的，早晚是餓了老虎！』

大赤包冷笑起來。聲音並不高，而十分有勁兒的說：『嘔！你想教訓我，是不是？你先等一等！我的心對得起老天爺！我的操心受累全是爲了你們這一羣沒有用的吃貨！教訓我真透着奇怪！沒有我，你們連狗屎也吃不上！』

高第的短鼻子上出了汗，兩隻手交插在一塊來回的絞。『媽，你看祁瑞宣，他也養活着一大家子人，可是一點也不……』她舐了舐厚嘴唇，沒敢把壞字眼說出來，怕媽媽更生氣。『看人家李四爺，孫七，小崔，不是都還沒餓死嗎？咱們何必單那麼着急，非巴結……不可

呢？」

大赤包又笑了一聲：『得啦，你別招我生氣，行不行？行不行！你懂得什麼？』

正在這個時節，曉荷，滿臉的笑容，用小碎步兒跑進來。像蜂兒嗅準了一朵花似的，他一直奔了大赤包去。離她有兩步遠，他立住，先把笑意和殷勤放射到她的眼裏，而後甜美的說：『所長！二姑娘回來了！』

曉荷剛說完，招弟就輕巧的，臉上似乎不知怎樣表情才好，而又沒有一點顯然的慚愧或懼怕的神氣，走進來。她的頂美的眼睛由高築看到媽媽，而後看了看房脊。她的眼很亮，可是並不完全鎮定，浮動着一些隨時可以變動的光兒。先輕快的嚥了一點吐沫，她才勇敢的，微笑着，叫了一聲『媽！』

大赤包沒出聲。

桐芳也走進來，只看了高第一眼，便到自己的小屋裏去。

三姐！招弟假裝很活潑的過去拉住高第的手，而後咯咯的笑起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笑的什麼。

曉荷看看女兒，看看太太，臉上滿佈着慈祥與愉快，嘴中低聲念道：『一切不成問題！都有辦法！都有辦法！』

『那個畜生呢？』大赤包問曉荷。

『畜生？』曉荷想了一下才明白過來：『一切都不成問題！所長，先洗洗臉去罷！』

招弟放開姐姐的手，仰着臉，三步併成兩步的，跑進自己屋中去。

大赤包還沒走到屋門口，高亦陀就也來到。有事沒事的，他總是在十二點與下午六點左右，假若不能再早一點的話，來看朋友，好吃人家的飯。趕了兩步，他攙着大赤包上台階，倒好像她是七八十歲的人似的。

大赤包剛剛漱口，郝瑞豐也來到。剛一進屋門，他便向大家道喜。道完喜，他發表了他的說與不說都沒關係的意見；

『這太好了！太好了！事情應當這樣！應當這樣！冠家李家的聯姻，簡直是劃時代的一個，一個，』他想不出到底應當說一個什麼才對，而把話轉到更實際一些的問題上去：『冠大哥！我們什麼時候吃喜酒呢？這回你可非露一手兒不行呀！酒是酒，菜是菜，一點也不

能含忽。我去邀大家，單說鮮花花籃，起碼得弄四十對來！還有，咱們得教李科長約些個日本人來助威，因為這是劃時代的一個一個……」他還是想不出一個什麼來，而覺得自己很文雅，會找字眼，雖然沒有找到。

曉荷得到了靈感，板着臉，眼睛一眨一眨的，像是在想一句詩似的。「是的！一定要請日本朋友們，這是表示中日親善的好機會！我看哪，」他的眼忽然一亮，像貓子忽然看到老鼠那樣，「乾脆請日本人給證婚，豈不更漂亮？」

瑞豐連連的點頭：「難得大哥你想的出！那簡直是空前之舉！」

曉荷笑了：「的確是空前！找冠某辦事，當然得有兩手驚人的！」

「嫁粧呢？」瑞豐靠近了曉荷，極親密的說：「是不是教菊子來住在這兒，好多幫點忙？」

「到時候，我一定去請她來，咱們這樣的交情，我決不鬧客氣！先謝謝你呀！」曉荷說完，輕巧的一轉身，正看見藍東陽進來，他趕緊迎過去：「怎麼！消息會傳得這麼快呢？」

東陽自從升了官，架子一天比一天大。他的架子，不過，可不是趾高氣揚的那一種，而



是把骨骼放鬆，彷彿隨時都可以被風吹散。他懶得走，懶得動，屁股老像在找凳子；及至坐下，他就像癱在了那裏，不願再起來。偶爾的要走幾步路，他的身子就很像剛學邁步的小兒，東倒一下，西倒一下的亂擺。他的臉上可不這麼鬆懈，眼睛老是左右開弓的扯動，牙老咬着，表示自己雖然升了官，而仍然有無限的恨意——恨自己沒有一步跳到最高處去，恨天下有那麼多的官兒，而不能由他全兼任過來。越恨，他就越覺得自己重要，所以他的嘴不能漱就不漱，能不張開就不張開，表示出不屑于凡人交談，而口中的臭氣彷彿很珍貴，不輕於吐出一口來。

他沒回答曉荷的質問，而一撲奔了沙發去，把自己扔在上面。對瑞豐，他根本沒理會。他恨瑞豐，因為瑞豐沒有給他運動上中學校長。

在沙發上，扯動了半天他的眼睛，他忽然開了口：「是真的？」

「什麼是真的？」曉荷笑着問。曉荷是一向注意彼此間的禮貌的，可是他並不因此而討厭東陽的沒規矩。凡是能作官的，在他看，就都可欽佩；所以，即使東陽是條驢，他也得笑臉相迎。

『招弟！』東陽從黃牙板中擠出這兩個字。

『那還能是真的嗎，我的老弟台！』曉荷哈哈的笑起來。

東陽不再出聲，用力的啃指甲。他恨李空山能得到美麗的招弟，而他自己落了空。他想起一共給招弟買過多少回花生米，哼，那些愛的投資會居然打了『水飄兒！』他的大指的指甲上出了血，他的臉緊縮得像個小乾核桃。恨，給了她靈感，他腦中很快的構成了一首詩；

『死去吧，你！

白吃了我的花生米，

狗養的！』

詩作成，他默念了兩三遍，以便記牢，好寫下來寄到報社去。

有了詩，也就是多少有了點稿費，他心中痛快了一點。他忽然的立起來，一聲沒出的走出去。

『吃了飯再走啊！』曉荷追着喊。

東陽連頭也沒回。

『這傢伙是怎回事？』瑞豐有點怕東陽，直等東陽走出去才開口。

『他？』曉荷微笑着，好像是了解一切人的性格似的說：『要人都得有點怪脾氣！』

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不大的工夫，冠家的醜事就傳遍了全胡同。對這事，祁老人首先向韶梅發表了意見：『小順兒的媽，你看怎樣，應了我的話沒有？小三兒，原先，時常跟她套交情，要不是我橫攔着，哼，把她弄到家來，那些媳婦還要更糟！什麼話呢，不聽老人言，禍事在眼前，一點也不錯！』老人非常自傲這點先見之明，說完了，一勁兒的梳弄鬚子，好像是表示鬚子便代表智慧與遠見。

小順兒的媽却另有見解：『其實，老爺子你倒不必操那個心。不管老三當初怎麼往前伸腿，他也不會把她弄到手。她們一家子都是勢力眼！』

老人聽出韶梅的話中有些真理，可是爲了維持自己的尊嚴，不便完全同意，於是只輕描淡寫的嘆了口氣。

小順兒的媽把自己的意見又向丈夫提出，瑞宣只微微的一皺眉，不願意說什麼。假若他

願意開口的話，他必告訴她：『這並不只是冠家的羞恥，而是我們大家出了醜，因為冠家的人是活在我們中間的——我們中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呢？假若你要只承認冠家的存在是一種事實，你便也承認了日本人的侵略我們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臭肉才會招來蒼蠅！反之，你若能看清冠家的存在是我們的一個污點，你才會曉得我們要反抗日本，也要掃除我們內部的污濁。公民們有合理的生活，才會有健康的文化，才會打退侵略者。』他可是沒有開口，一來因為怕太太不了解，二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恐怕也不盡合理，要不然他為什麼不去參加抗戰的工作，而只苟延殘喘的在日本旗子下活着呢？

胡同中最熱心給冠家作宣傳的是小崔，孫七，與長順。小崔和大赤包有點私仇，所以他不肯輕易放掉這個以宣傳為報復的機會。他不像瑞宣那樣會思索，而只從事情的表面上取得他的意見：『好吧，你往家裏招察姐兒，你教人家作暗門子，你的女兒也就會偷人！老天爺有限睛！』

孫七雖然同意小崔的意見，可是他另有注重之點：『告訴你，小崔，這是活報應！你苟着日本人，得了官兒，弄了錢，哼，你的女兒走桃花運！你看着，小崔，凡是給日本人作

事，狐假虎威的人，早晚都得遭報！」

長順對男女的關係還弄不十分清楚，因此他才更注意這件事，他很想把故事中的細節都打聽明白，以便作爲反對冠家的資料，一方面也增長些知識。他刨根問底的向小崔與孫七探問，他們都不能滿足他。他甚至於問李四大媽，李四大媽似乎還不知道這件事，而鄭重的囑咐他：『年輕輕的，可別給人家造謠言哪！那麼俊秀的姑娘，能作出那麼不體面的事？不會！就是真有這麼回事，咱們的嘴上也得留點德喲！』

李四大媽囑咐完了，還不放心，偷偷的把事情告訴了長順的外婆。兩位老太婆對於冠家幾乎沒有任何的批判，而只覺得長順這個小人兒太『精』了。外婆給了長順警告。長順兒表而上不敢反抗外婆，而暗中更加緊的去探問，並且有枝添葉的作宣傳。

李四爺聽到了這件事，而不肯發表任何意見。他的一對老眼睛看過的事情，好的歹的，善的惡的，太多了；他不便爲一件特殊的事顯出大驚小怪。在他的經驗中，他看見過許多次人世上的亂動，在這些亂動裏，好人壞人都一樣的被一個無形的大剪子剪掉，或碰巧躲開剪刀，而留下一條命。因此，他知道性命的脆弱，與善惡的不十分分明。在這種情形下，他只

求憑着自己的努力去掙錢吃飯，使心中平安。同時，在可能的範圍中，他要作些與別人有益的事，以便死後心中還是平安的。他不爲好人遭了惡報而灰心，也不爲歹人得了好處而改節。他的老眼睛老盯着一點很遠很遠的眼光，那點光會教他死後心裏平安。他是地道的中國人，彷彿已經活了幾千年或幾萬年，而還要再活幾千年或幾萬年。他永遠吃苦，有時候也作奴隸。忍耐是他最高的智慧，和平是他最有用的武器。他很少批評什麼，選擇什麼，而又無時不在默默的批評，默默的選擇。他可以喪掉生命，而永遠不放手那點遠處的光。他知道他會永生，絕不爲一點什麼波動而大驚小怪。

有人問李四爺：「冠家是怎回事？」他只笑了笑，不說什麼。他好像知道冠家，漢奸們，和日本人，都會滅亡，而他自己永遠活着。

只有了約翰不喜歡聽大家的意見。說真的，他並不以爲招弟的舉動完全合理，可是爲表示他是屬於英國府的，他不能隨便的人云亦云的亂說。他仍舊到冠家去，而且送去點禮物。他覺得只有上帝才能裁判他，別人是不能干涉他，批評他的。

『輿論一開始由孫七給帶到附近的各舖戶去，由小崔帶到各條街上去。每逢大赤包或招

弟出來，人們的眼睛裡刺出一點好像看見一對外國男女在街上接吻那樣的既稀奇又怪不好過的光來。在她們的背後，有許多手指輕輕的戳點。

大赤包和招弟感覺到了那些眼光與手指，而更加多了出來的次數。大赤包打扮得更紅腫，把頭揚得高高的，向『輿論』挑戰。招弟也打扮得更漂亮，小臉兒上增加了光彩與勇敢，有說有笑的隨着媽媽遊行。

曉荷呢，天天總要上街。出去的時候，他走得相當窩囊，彷彿要去辦一件事。回來，他手中總拿着一點東西，走得很慢；遇到熟人，他先輕嘆一聲，像是很疲倦的樣子，而後報告給人們：『唉！爲父母的對兒女，可真不容易！只好『盡心焉而已』吧！』

## 十一

陳野求找不到姐夫錢默吟，所以他就特別的注意錢先生的孫子——錢少奶奶真的生了個男娃娃。自從錢少奶奶將要生產，野求就給買了催生的東西，親自送到金家去。他曉得金三爺看不起他，所以要轉一轉面子。在他的姐姐與外甥死去的時候，他的生活正極其困苦，拿不出一個錢來。現在，他是生活已大見改善，他決定教金三爺看看，他並不是不通人情的人。再說，錢少奶奶住在娘家，若沒有錢家這面的親戚來看她，她必定感到難過，所以他願以舅公的資格給她點安慰與溫暖。小孩的三天十二天與滿月，他都抓着工夫跑來，帶着禮物與他的熱情。他永遠不能忘記錢姐夫，無論姐夫怎樣的罵過他，甚至和他絕交。可是，他隨時隨地的留神，也找不住姐夫，他只好把他的心在這個小遺腹子身上表現出來。他知道姐夫若是看見孫子，應當怎樣的快樂；錢家已經差不多是同歸於盡而現在又有了接續香煙的男娃娃。那麼，錢姐夫既然沒看到孫子，他——野求——就該代表姐夫來表示快樂。



還有，自從他給偽政府作事，他已經沒有了朋友。在從前，他的朋友多數是學術界的人。現在，那些人有的已經逃出北平，有的雖然仍在北平，可是隱姓埋名的閉戶讀書，不肯附逆。有的和他一樣，爲了家庭的累贅，無法不出來掙錢吃飯。對於那不肯附逆的，他沒臉再去訪見，就是在街上偶然的遇到，他也低下頭去，不敢打招呼。對那與他一樣軟弱的老友，大家也斷絕了往來，因爲見了面彼此難堪。自然，他有了新的同事。可是同事未必能成爲朋友。再說，新的同事們裏面，最好的也不過是像他自己的這路人——雖然心中曉得是非善惡，而以小不忍亂了大謀，自動的塗上了三花臉。其餘的那些人，有的是混水摸魚，乘機會弄個資格；他們沒有品行，沒有學識，在國家太平的時候，永遠沒有希望得到什麼優越的地位；現在，他們專憑鑽營與無恥，從日本人或大漢奸的手裏得到了意外的騰達。有的是已經作了一二十年的小官兒，現在拚命的掙扎，以期保持住原來的地位，假若不能高升一步的話；除了作小官兒，他們什麼也不會，『官』便是他們的生命，從誰手中得官，他們便無暇致慮，也不便致慮。這些人們一天到晚談的是『路線』，關係，與酬應。野求看不起他們，沒法和他們成爲朋友。他非常的寂寞。同時，他又想到烏鴉都是黑的，他既與烏鴉同羣，還

有什麼資格看不起他們呢？他又非常的慚愧。

好吧，即便老友都斷絕了關係，新朋友又交不來，他到底還有個既是親又是友的錢默吟啊。可是，默吟和他絕了交！北平城是多麼大，有多少人啊，他却只剩下了個病包兒似的太太，與八個孩子，而沒有一個朋友！寂寞也是一種監獄！

他常常想起小羊圈一號來。院子裏有那麼多的花，屋中是那麼安靜寬闊，沒有什麼精心的佈置，而顯出雅潔。那裏的人是默吟與孟石，他們有的是茶，酒，書，畫，雖然也許沒有儲存的糧米。在那裏談半天話是多麼快活的事，差不多等於給心靈洗了個熱水浴，使靈魂多出一點痛快的汗珠呀。可是，北平亡了，小羊圈一號已住上了日本人。日本人享受着那滿院的花草，而消滅了孟石，仲石，與他的胞姐。憑這一點，他也不該去從日本人手中討飯吃吧？

他吃上了鴉片，用麻醉劑抵消寂寞與羞慚。

爲了吃煙，他須有更多的收入。好吧，兼事，兼事！他有真本事，那些只會混水摸魚的人，摸到了魚而不曉得怎樣作一件像樣的公文，他們需要一半個像野求這樣的人。他們找他

來，他願意多幫忙。在這種時節，他居然有一點得意，而對自己說：『什麼安貧樂道啊，我也得過且過的瞎混吧！』爲了一小會兒的高興，人會忘了他的靈魂。

可是，不久他便低下頭去，高興變成了愧悔。在星期天，他既無事可作，又無朋友可訪，他便想起他的正氣與靈魂。假若孩子們吵得厲害，他便扔給他們一把零錢，大聲的嚷着：『都滾！滾！死在外邊也好！』孩子出去以後，他便躺在床上，向煙燈發愣。不久，他便後悔了那樣對待孩子們，自己嘀咕着：『還不是爲了他們，我才……唉！失了節是八面不討好的！』於是，他就那麼躺一整天。他吸煙，他打盹兒，他作夢，他對自己叨嘮，他發愣。但是，無論怎樣，他救不了自己的靈魂！他的床，他的臥室，他的辦公室，他的北平，都是他的地獄！

錢少奶奶生了娃娃，野求開始覺得心裏鎮定了一些。他自己已經有八個孩子，他並不怎麼稀罕娃娃。但是，錢家這個娃娃彷彿與衆不同——他是默吟的孫子。假若『默吟』兩個字永遠用紅筆寫在他的心上，這個娃娃也應如此。假若他丟掉了默吟，他却得到了一個小朋友——默吟的孫子。假若默吟是詩人，畫家，與義士，這個小娃娃便一定不凡，值得敬愛，

就像人們尊敬孔聖人的後裔似的。錢少奶奶本不過是個平庸的女人，可是自從生了這個娃娃，野求每一見到她，便想起聖母像來。

附帶使他高興的，是金三爺給外孫辦了三天與滿月，辦得很像樣子。在野求看，金三爺這樣肯爲外孫子花錢，一定也是心中在思念錢默吟。那麼，金三爺既是默吟的崇拜者，野求就必須和他成爲朋友。友情的結合往往是基於一件偶然的事情與遭遇的。況且，在他到金家去過一二次之後，他發現了金三爺並沒有看不起他的表示。這也許是因爲金三爺健忘，已經不記得誰有死去時的事了，或者也許是因爲野求現在身上已穿得整整齊齊，而且帶來禮物？不管怎樣吧，野求的心中安穩了。他決定與金三爺成爲朋友。

金三爺是愛面子的。不錯，他很喜歡這個外孫子。但是，假若這個外孫的祖父而不是錢默吟，他或者不會花許多錢給外孫辦三天與滿月的。有這一點曲折在裏面，他就渴望在辦事的時候，錢親家公能够自天而降，看看他是怎樣的義氣與慷慨。他可以拉住親家公的手說：『你看，你把媳婦和孫子託給了我，我可沒委屈了他們！你我是真朋友，你的孫子也就是我的孫子？』可是，錢親家公沒能自天而降的忽然來到。他的話沒有說出的機會。於是，求其

次者，他想能有一個知道默吟所遭受的苦難的人，來看一看，也好替他證明他是怎樣的沒有忘記了朋友的囑託。野求來得正好，野求知道錢家的一切。金三爺，於是，忘了野求從前的沒出息，而把腹中藏着的話說給了野求。野求本來能說會道，乘機會誇讚了金三爺幾句，金三爺的紅臉上發了光。乘着點酒意，他坦白的告訴了野求：『我從前看不起你，現在我看你並不壞！』這樣，他們成了朋友。

假若金三爺能這樣容易的原諒了野求，那就很不難想到，他也會很容易原諒了日本人的。他，除了對於房產的買與賣，沒有什麼富裕的知識。對於處世作人，他不大知道其中的絕對的是與非，而只憑感情去瞎碰。誰是他的朋友，誰就『是』；誰不是他朋友，誰就『非』。一旦他為朋友動了感情，他敢去和任何人交戰。他幫助錢親家去打大赤包與冠曉荷，便是個好例子。同樣的，錢親家是被日本人毒打過，所以他也恨日本人，假若錢默吟能老和他在一塊兒，他大概就會永遠恨日本人，說不定他也許會殺一兩個日本人，而成爲一個義士。不幸，錢先生離開了他。他的心又跳得平穩了。不錯，他還時常的想念錢親家，但是不便因想念親家而也必須想起冠曉荷與日本人。他沒有那個義務。到時候，他經女兒的提醒，他給親

家母與女婿燒化紙錢，或因往東城外去而順腳兒看看女婿的坟。這些，他覺得已經够對得起錢家的了，不能再畫蛇添足的作些什麼特別的事。況且，近來他的生意很好啊。

假若一個最美的女郎往往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一個最有名的城也每每受到最大的污辱。自從日本人攻陷了南京，北平的地位就更往下落了許多。明眼的人已經看出：日本本土假若是天字第一號，朝鮮便是第二號，滿洲第三，蒙古第四南京第五——可憐的北平，落到了第六！儘管漢奸們拚命的抓住北平，想教北平至少和南京有同樣的份量，可是南京却好歹的有個『政府』，而北平則始終是華北日軍司令的附屬物。北平的『政府』，非但不能向『全國』發號施令，就是通權限應達到的地方，像河北，河南，山東，山西，也都跟牠貌合心離，因為濟南，太原，開封，都各有一個日軍司令。每一個司令是一個軍閥。華北恢復了北伐以前的情形，所不同者，昔日是張宗昌們割據稱王，現在代以日本軍人。華北沒有『政治』，只有軍事佔領。北平的『政府』是個小玩藝兒。因此，日本人在別處打了勝仗，北平本身與北平的四圍，便更遭殃。日本在前線的軍隊既又建了功，北平的駐遺軍司令必然的也要在『後方』發發威。反之！日本人若在別處打了敗仗，北平與牠的四圍也還要遭殃，因為駐遺軍司

令要向已拴住了的狗再砍幾刀，好遮遮前線失利的醜。總之，日本軍閥若不教他自己的兵多死幾個，若不教已投降的順民時時嘗到槍彈，他便活不下去。殺人是他的『天職』。

因此，北平的房不夠用的了。一方面，日本人像蜂兒搬家似的，一羣羣的向北平來『採蜜』。另一方面，日本軍隊在北平四圍的屠殺，教鄉民們無法不放棄了家與田園，到北平城裏來避難。到了北平城裏是否就能活命，他們不知道。可是，他們準知道他們的家鄉有多少多少小村小鎮是被敵人燒平屠光的了。

這，可就忙了金三爺。北平的任何生意都沒有起色，而只興旺了金三爺這一行，與沿街打小鼓收買舊貨的。

在從前的北平，『住』是不成問題的。北平的人多，房子也多。特別是在北伐成功，政府遷到南京以後，北平幾乎房多於人了。多多少少機關都搬到南京去，隨着機關走的不是官吏與工友，而且有他們的家眷。像度量衡局，印鑄局等等的機關，在官吏而外，還要帶走許多的技師與工人。同時，像前三門外的各省會館向來是住滿了人——上『京』候差，或找事的閒人。政府南遷，北平成了文化區，這些閒人若仍在會館裏優等着，便是沒有常識。他

們都上了南京，去等候着差事與麵包。同時，那些昔日的軍閥，官僚，政客們，能往南去的，當然去到上海或蘇州，以便接近南京，便於活動；就是那些不便南下的，也要到天津去住；在他們看，只有個市政府與許多男女學生的北平等於空城。這樣，有人若肯一月出三四十元，便能租到一所帶花園的深宅大院，而在大雜院裏，三四十個銅板就是一間屋子的租金，連三等巡警與洋車夫們都不愁沒有地方去住。

現在，房子忽然成了每一個人都須注意的問題。租房住的人忽然得到通知——請另找房吧！那所房也許是全部的租給了日本人，也許是因爲日本人要來租賃而房主決定把牠出賣。假若與日本人無關，那就必定是房主的親戚或朋友由鄉下逃來，非找個住處不可。這樣一來，租房住的不免人人自危，而有房子的也並不安定——只要院中有間房，那怕是一兩間呢。親戚朋友彷彿就都注意到，不管你有沒有出租的意思。親友而外，還有金三爺這批人呢。他們的眼彷彿會隔着院牆看清楚院子裏有無空閒的屋子。一經他們看到空着的屋子，他們的本事幾乎和新聞記者差不多，無論你把大門關得怎樣嚴緊，他們也會闖進來的。同時，有些積蓄的人，既不信任偽幣，又無處去投資，於是就趕緊抓住了這個機會——買房！房，



房，房！到處人們都談房，找房，買房，或賣房。房成了問題，成了唯一有價值的財產，成了日本人給北平帶來的不幸！

顯然的，日本人的小腦子裏並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而只知道他們是戰勝者，理當像一羣開了屏的孔雀似的昂步，走進北平來。假若他們曉得北平人是怎樣看不起東洋孔雀，而躲開北平，北平人就會假裝作爲不知道似的，而忘掉了日本的侵略。可是，日本人只曉得勝利，而且要將勝利像徽章似的掛在胸前。他們成羣的來到北平而後分開，散住在各胡同裏。只要一條胡同裏有了一兩家日本人，中日的仇恨，在這條胡同裏便要多延長幾十年。北平人準知道這些分散在各胡同裏的日本人是偵探，不管他們表面上是商人還是教師。北平人的恨惡日本人像貓與狗的那樣的相仇，不出于一時一事的牴觸與衝突，而幾乎是本能的不能相容。即使那些日本鄰居並不作偵探，而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北平人還是討厭他們。一個日本人無論是在哪個場合，都會使五百個北平人頭疼。北平人所有的一切客氣，規矩，從容，大方，風雅，一見到日本人便立刻一乾二淨。北平人不喜歡笨狗與哈吧狗串秧兒的『板凳狗』——一種既不象笨狗那麼壯實，又不像哈吧狗那麼靈巧的，撇嘴，羅圈腿，姥姥不疼舅舅不

愛的矮狗。他們看日本人就像這種板凳狗。他們也感到每個日本人都像個『孤哀子』。板凳狗與孤哀子的聯結，實在使北平人不能消化！北平人向來不排外，但是他們沒法接納板凳狗與孤哀子。這是日本人自己的過錯，因為他們討厭而不自覺。他們以為自己是『最』字的民族，這就是說：他們的來歷最大，聰明最高，模樣最美，生活最合理……他們的一切都有個『最』字，所以他們最應霸佔北平，中國，亞洲，與全世界！假若他們屠殺北平人，北平人也許感到一點痛快。不，他們沒有洗城，而要來與北平人作鄰居；這使北平人頭疼，惡心，煩悶，以至于盼望有朝一日把孤哀子都趕盡殺絕。

日本人不攔阻城外的往城內遷移，或者是因為他們想借此可以增多城內繁榮的氣象。日本人的作風永遠是一面敲詐，一面要法律；一面燒殺，一面要繁榮。可是，虛偽永遠使他們自己顯露了原形。他們要繁榮北平，而北平人却因城外人的遷入得到一些各處被燒殺的真相。每一個逃難的永遠是獨立的一張小新聞紙，給人們帶來最正確的報導。大家在忙着租房，找房，勻房，賣房之際，附帶着也聽到了日本人的橫行霸道，而也就更恨日本人。

金三爺的心裏可沒理會這些拐彎抹角兒。他是一個心孔的人，看到了生意，他就作生

意，顧不得想別的。及至生意越來越多，他不但忘了什麼國家大事，而且甚至于忘了他自己。他彷彿忽然落在了生意網裏，左顧右盼全是生意。他的紅臉亮得好像安上了電燈。他算計，他跑路，他交涉；他假裝着急，而狠心的不放價碼。他的心像上緊了的鐘弦，非走足了一天不能鬆散。有時候，摸一摸，他的荷包中已沒了葉子烟，也顧不得去買。有時候，太陽已偏到西邊去，他還沒吃午飯。他忘了自己。生意是生意，少吃一頓飯算什麼呢，他的身體壯，能夠受得住。到晚間，回到家中，他才覺出點疲乏，趕緊嘩擗三大碗飯，而後含笑的吸一袋烟，烟袋還沒離嘴，他已打上了盹；倒在床上，登時呼聲像拉風箱似的，震動得屋簷中的家雀都患了失眠。

偶然有半天閒暇，他才想起日本人來，而日本人的模樣，在他心中，已經改變了許多。他的腦子裏只有幾個黑點，把兩點或三點接成一條線，便是他的思想。這樣簡單的畫了兩三次線條，他告訴自己：『日本人總算還不錯，他們給我不少的生意！日本人自己不是也得租房買房麼？他們也找過我呀！朋友！大家都是朋友，你佔住北平，我還作生意，各不相擾，就不壞！』

擲上一鍋子烟，他又細想了一遍，剛才的話一點破綻也沒有。于是他想到了將來：『照這麼下去，我也可以買房了。已經快六十了，買下牠那麼兩三所小房，吃房租，房租越來越高呀！那就很够咱一天吃兩頓白麵的了。白麵有了辦法，誰還幹這種營生？也該拉着外孫子，溜溜街呀，坐坐茶館吧！』

一個人有了老年的辦法才算真有了辦法。金三爺看準了自己的面前有了兩三所可以出白麵的房子，他的老年有了辦法！他沒法不欽佩自己。

且不要說將來吧，現在他的身份已經抬高了許多呀。以前，他給人家介紹房子，他看得出無論是買方還是賣方，都拿他當作一根火柴似的，用完了便丟在地上。他們看他不過比伸手白要錢的乞丐略高一點。現在可不同了，因為房屋的難找，他已變成相當重要的人。他扭頭一走，人們使得趕緊拉回他來，向他說一大片好話。他得到『佣錢』，而且也得到了尊嚴。這又得歸功于日本人。日本人若是不佔據着北平，哪會有這種事呢？好啦，他決定不再恨日本人，大丈夫應當恩怨分明。

小孩兒長得很好，不十分胖而處處都結實。金三爺說小孩子的鼻眼像媽媽，而媽媽一定

以爲不但鼻眼，連頭髮與耳朵都像孟石。自從一生下來到如今，（小孩已經半歲了）這個爭執還沒能解決。

另一不能解決的事是小孩的名子。錢少奶奶堅決的主張，等着祖父來給起名子，而金三爺以爲馬上應當有個乳名，等錢先生來再起學名。乳名應當叫什麼呢？父女的意見又不能一致。金三爺一高興便叫『小狗子』，或『小牛兒』，錢少奶奶不喜歡這些動物。她自己逗弄孩子的時候，一會兒叫『大胖胖』，一會兒叫『臭東西』，又遭受金三爺的反對：『他並不胖，也不臭！』。意見既不一致，定名就非常困難，久而久之，金三爺就直截了當的喊『孫子』，而錢少奶奶叫『兒子』。於是，小孩子一聽到『孫子』，或『兒子』，便都張着小嘴傻笑。這可就爲難了別人，別人不便也喊這個小人兒孫子或兒子。

爲了這點不算很大，而相當困難的問題，金家父女都切盼錢先生能够趕快回來，好給小孩一個固定不移的名字。可是，錢先生始終不來。

野求非常喜歡這個無名的孩子——既是默吟的孫子，又是他與金三爺成爲朋友的媒介。只要有工夫，他總要來看一眼。他準知道娃娃還不會吃東西，拿玩具，但是不肯空着手來。

每來一次，他必須帶來一些水菓或花紅柳綠的小車兒小鼓兒什麼的。

『野求！』金三爺看不過去了：『他不會吃，不會耍，幹嗎糟塌錢呢？下次別這麼着了！』

『小意思？小意思！』野求彷彿道歉似說：『錢家只有這麼一條根！』在他心裏，他是在想；『我丟了他的祖父，（我的最好的朋友！）不能再丟了這個小朋友。小朋友長大，他會，我希望，親熱的叫舅爺爺，而不叫我別的難聽的名子！』

這一天，天已經黑了好久，野求拿着一大包點心到蔣查房來。從很遠，他就伸着細脖子往金家院子看，看還有燈光沒有；他知道金三爺和錢少奶奶都睡得相當的早。他希望他們還沒有睡，好把那包點心交出去。他不願帶回家去給自己的孩子吃，因為他看不起自己的孩子——爸爸沒出息，還有什麼好兒女呢！再說，若不是八個孩子死扯着他，他想他一定不會這樣的沒出息。沒有家庭之累，他一定會逃出北平，作些有人味的事。雖然孩子們並沒有罪過，他可是因為自己的難過與慚愧，不能不輕看他們。反之，他看默吟的孫子不僅是個孩子，而是一個什麼的象徵。這孩子的祖父是默吟，他的祖母，父親，叔父已都殉了國，他是

英雄們的後裔，他代表着將來的光明——祖輩與父輩的犧牲，能教子孫昂頭立在地上，作個有幸福有自由的國民！他自己是完了，他的兒女也許爲他自己的沒出息而也不成材料；只有這裏，金三爺屋子裏，有一顆民族的明珠！

再走近幾步，他的心涼了，金家已沒有了燈光！他立住，跟自己說：『來遲了，吃鴉片的人沒有時間觀念，該死！』

他又往前走了兩步，他不肯輕易打回頭。他可又沒有去敲門的決心，爲看看孩子而驚動金家的人，他覺得有點不大好意思。

離金家的街門只有五六步了，他看見一個人原在門垛子旁邊立着，忽然的走開，向和他相反的方向走，走得很慢。

野求並沒看清那是誰，但是像貓『感到』附近有老鼠似的，他混身的感覺都幫助他，催促他，相信那一定是錢默吟。他趕上前去。前面的黑影也走得快了，可是一拐一拐的，不能由走改爲跑。野求開始跑。只跑了幾步，他趕上了前面的人。他的淚與聲音一齊放出來：『默吟！』

錢先生低下頭去，腿雖不方便，而仍用力加快的走。野求像喝醉了似的，不管別人怎樣，而只顧自己要落淚，要說話，要行動。一下子，他把那包點心扯在地上，順手就扯住了姐夫。滿臉是淚的，他抽達着叫：『默吟！默吟！什麼地方都找到，現在我才看見了你！』

錢先生收住脚步，慢慢的走；快走給他苦痛。他依舊低着頭，一聲不出。

野求又加上了一隻手，扯住姐夫的胳膊。『默吟，你就這麼狠心嗎？我知道，我承認，我是軟弱無能的混蛋！我只求你跟我說一句話，是，哪怕只是一句話呢！對！默吟，跟我說一句！不要這樣低着頭，你瞪我一眼也是好的呀！』

錢先生依然低着頭，一語不出。

這時候，他們走近一盞街燈。野求低下身去，一面央求，一面希望看到姐夫的臉。他看見了：姐夫的臉很黑很瘦，鬍子亂七八糟的遮住嘴，鼻子的兩旁也有兩行淚道子。

『默吟！你再不說話，我可就跪在當街了！』野求苦苦的央告。

錢先生嘆了一口氣。

『姐夫！你是不是也來看那個娃娃的？』



默吟走得更慢了，低着頭，用手背抹去臉上的淚。「嗯！」

聽到姐夫這一聲，野求像個小兒似的，帶着淚笑了。「姐夫！那是個好孩子，長得又俊又結實！」

「我還沒有看見過他！」默吟低聲的說。「我只聽到了他的聲音。天天，我約摸着金三爺就寢了，才敢在門外站一會兒。聽到娃娃的哭聲，我就滿意了。等他哭完，睡去，我抬頭看看房上的星；我禱告那些星保佑着我的孫子！在危難中，人容易迷信！」

野求像受了催眠似的，抬頭看了看天上的星。他不知道再說什麼好。默吟也不再出聲。默默的，他們已快走到蔣養房的西口。野求還緊緊的拉着姐夫的臂。默吟忽然站住了，奪出胳膊來。兩個人打了對臉。野求看見了默吟的眼，兩隻和秋星一樣亮的。他顫抖了一下。在他的記憶裏，姐夫的眼永遠是慈祥與溫暖的泉源。現在，姐夫的眼發着鋼鐵的光，極亮，極冷，怪可怕。默吟只看了舅爺那麼一眼，然後把頭轉開：「你該往東去吧？」

「我——」野求舐了舐嘴唇。「你住在哪兒呢？」

「有塊不礙事的地我就可以睡覺！」

『咱們就這麼分了手嗎？』

『嗯——等國土都收復了，咱們天天可以在一塊兒！』

『姐夫！你原諒了我？』

默吟微微搖了搖頭：『不能！你和日本人，永遠得不到我的原諒！』

野求的貧血的臉忽然發了熱：『你詛咒我好了！只要你肯當面詛咒我，就是我的幸福！』

默吟沒回答什麼，而慢慢的往前邁步。

野求又扯住了姐夫：『默吟！我還有多少多少話要跟你談呢！』

『我現在不喜歡閒談！』

野求的眼珠定住。他的心中像煮沸的一鍋水那麼亂。隨便的他提出個意見：『爲什麼咱們不去看看那個娃娃呢？也好教金三爺喜歡喜歡哪！』

『他，他和你一樣的使我失望！我不願意看到他。教他幹他的吧，教他給我看看那個娃娃吧！假若我有辦法，我連看娃娃的責任都不託給他！我極願意看看我的孫子，但是我應當先給孫子打掃乾淨了一塊地土，好教他自由的活着！祖父死了，孫子或者才能活！反之，祖

父與孫子都是亡國奴，那，那，『默吟先生笑了一下。他笑得很美。』家去吧，咱們有緣就再見吧！』

野求木在了那裏。不錯眼珠的，他看着姐夫往前走。那個一拐一拐的黑影確是他的姐夫，又不大像他的姐夫；那是一個永遠不說一句粗話的詩人，又是一個自動的十字架的戰士。黑影兒出了胡同口，野求想追上去，可是他的腿酸得要命。低下頭，他長嘆了一聲。

野求沒有得到姐夫的原諒，心中非常的難過。他佩服默吟。因為佩服默吟，他才覺得默吟有裁判他的權威。得不到姐夫的原諒，在他看，就等於臉上刺了字——他是漢奸！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瘦臉，只摸到一點濕冷的淚。

他開始打回頭，往東走。又走到金家門口，他不期然而然的停住了脚步。小孩子哭呢。他想像着姐夫大概就是這樣的立在門外，聽着小孩兒啼哭。他趕緊又走開，那是多麼慘哪！祖父不敢進去看自己的孫子，而只立在門外聽哭聲！他的眼中又濕了。

走了幾步，他改了念頭。他到底看見了姐夫。不管姐夫原諒他與否，到底這是件可喜的事。這回姐夫雖沒有寬恕他，可是已經跟他說了話；那麼，假若再遇上姐夫，他想，他也許

就可以得到諒解了，姐夫原本是最慈善和藹的人哪！想到這裏，他馬上決定去看看瑞宣。他必須把看到了默吟這個好消息告訴給瑞宣，好教瑞宣也喜歡喜歡。他的腿不酸了，他加快了脚步。

瑞宣已經躺下了，可是還沒入睡。聽見敲門的聲音，他吓了一跳。這幾天，因為武漢的陷落，日本人到處捉人。前線的勝利使住在北方的敵人想緊緊抓住華北，永遠不放手。華北，雖然到處有漢奸，可是漢奸並沒能替他們的主子得到民心。連北平城裏還有像錢先生那樣的人；城外呢，離城三四十里就還有用簡單的武器，與最大的決心的，與敵人死拚的武裝戰士。日本人必須肅清這些不肯屈膝的人們，而美其名作『強化治安』。即使他們拿不到真正的『匪徒』，他們也要捉一些無辜的人，去盡受刑與被殺的義務。他們捕人的時間已改在夜裏。像貓頭鷹捕麻雀那樣，東洋的英雄們是喜歡偷偷摸摸的幹事的。瑞宣吓了一跳。他曉得自己有罪——給英國人作事便是罪過。急忙穿上衣服，他輕輕的走出來。他算計好，即使真是敵人來捕他，他也不便藏躲。去給英國人作事並不足以使他有所無恐，他也不願那麼狗仗人勢的有所無恐。該他入獄，他不便躲避。對祖父，與一家子人，他已盡到了委屈求全的忍

耐與心計，等到該他受刑了，他不便皺上眉。他早已盤算好，他既不能正面的赴湯蹈火的去救國，至少他也不該太怕敵人的刀斧與皮鞭。

院裏很黑。走到影壁那溜兒，他問了聲：『誰？』

『我！野求！』

瑞宣開開了門。三號的門燈立刻把光兒射進來。三號院裏還有笑聲。是的，他心裏很快的想到；三號的人們的無恥大概是這時代最好的護照吧？還沒等他想清楚，野求已邁進門坎來。

『喲！你已經睡了吧？真！吸煙的人沒有時間觀念！對不起，我驚動了你！』野求擦了擦臉上的涼汗。

『沒關係！』瑞宣淡淡的一笑，隨手又繫上個鈕扣。『進來吧！』

野求猶豫了一下。『太晚了吧？』可是，他已開始往院裏走。他喜歡和朋友閒談，一得到閒談的機會，他便把別的都忘了。

瑞宣開開堂屋的鎖。

野求開門見山的說出來：『我看見了默吟！』  
瑞宣的心裏忽然一亮，亮光射出來，從眼睛裏慢慢的分散在臉上。『看見他了？』他笑着問。

野求一氣把遇到姐夫的經過說完。他只是述說，沒有加一點自己的意見。他彷彿是故意的這樣辦，好教瑞宣自己去判斷；他以為瑞宣的聰明足夠看清楚；野求雖然沒出息，得不到姐夫的原諒，可是他還真心真意的佩服默吟，關切默吟，而且半夜裏把消息帶給瑞宣。

瑞宣並沒表示什麼。這時候，他顧不得替野求想什麼，而只一心一意的想看到錢先生。

『明天，』他馬上打定了主意，『明天晚上八點半鐘，咱們在金家門口見！』

『明天？』野求轉了轉眼珠：『恐怕他未必……』

以瑞宣的聰明，當然也會想到錢先生既不喜歡見金三爺與野求，明天——或者永遠——他多半不會再到那裏去。可是，他是那麼急切的願意看看詩人，他似乎改了常態：『不管！不管！反正我必去！』

第二天，他與野求在金家門外等了一晚上，錢先生沒有來。

「瑞宣！」野求哭喪着臉說：「我就是不幸的化身！我又把默吟來聽孫子的哭聲這點權利給剝奪了！人別走錯一步！一步錯！步步錯！」

瑞宣沒說什麼，只看了看天上的星。

## 十二

瑞宣想錯了，日本人捕人並不敲門，而是在天快亮的時候，由牆外跳進來。在大處，日本人沒有獨創的哲學，文藝，音樂，圖畫，與科學，所以也就沒有遠見與高深的思想。在小事情上，他們却心細如髮，捉老鼠也用捉大象的力量與心計。小事情與小算盤作得週到詳密，使他們像猴子拿蠶子似的，拿到一個便滿心歡喜。因此，他們忘了大事，沒有理想，而一天到晚苦心焦慮的捉蠶子。在瑞宣去看而沒有看到錢先生的第三天，他們來捕瑞宣。他們捕人的方法已和捕錢先生的時候大不相同了。

瑞宣沒有任何罪過，可是日本人要捉他。捉他，本是最容易的事。他們只須派一名憲兵或巡警來就够了。可是，他們必須小題大作，好表示出他們的聰明與認真。約摸是在早上四點鐘左右吧，一輛大卡車停在了小羊圈的口外，車上有十來個人，有的穿制服，有的穿便衣。卡車後面還有一輛小汽車，裏面坐着兩位官長。為捕一個軟弱的書生，他們須用十幾個



人，與許多汽油。只有這樣，日本人才感到得意與嚴肅。日本人沒有幽默感。

車停住，那兩位軍官先下來視察地形，而後在胡同口上放了哨。他們拿出地圖，仔細的閱看。他們互相耳語，然後與卡車上輕輕跳下來的人們耳語。他們倒彷彿是要攻取一座堡壘或軍火庫，而不是捉拿一個不會抵抗的老實人。這樣，商議了半天，嘀咕了半天，一位軍官才回到小汽車上，把手交插在胸前坐下，覺得自己非常的重要。另一位軍官率領着六七個人像貓似的輕快的往胡同裏走。沒有一點聲音，他們都穿着膠皮鞋。看到了兩株大槐，軍官把手一揚兩個人分頭爬上樹去，在樹叉上蹲好，把鎗口對準了五號。軍官再一揚手，其餘的人——多數是中國人——爬牆的爬牆，上房的上房。軍官自己藏在大槐樹與三號的影壁之間。天還沒有十分亮，星星可已稀疎。全胡同裏沒有一點聲音，人們還都睡得正香甜。一點曉風吹動着老槐的枝子。遠處傳來一兩聲鷄鳴。一個半大的貓順着四號的牆根往二號跑，槐樹上與槐樹下的鎗馬上都移了方向。看清楚了是個貓，東洋的武士才又聚精會神的看着五號的門，神氣更加嚴肅。

瑞宣聽到房上有響動。他直覺的想到了那該是怎回事。他根本沒往鬧賊上想，因為那家

在這裏住過了幾十年，幾乎沒有鬧過賊。人緣好，在這條胡同裏，是可以避賊的。一盞沒出，他穿上了衣服。而後，極快的他推醒了韶梅：『房上有人！別大驚小怪！假若我教他們拿去，別着急，去找富善先生！』

韶梅似乎聽明白，又似乎沒有聽明白，可是身上發了顫。『拿你？剩下我一個人怎麼辦呢？』她的手緊緊的扯住他的褲子。

『放開！』瑞宣低聲的急切的說：『你有胆子！我知道你不會害怕！千萬別教祖父知道了！你就說，我陪着富善先生下鄉了，過幾天就回來！』他一轉身，極快的下了地。

『你要不回來呢？』韶梅低聲的問。

『誰知道！』

屋門上輕輕的敲了兩下。瑞宣假裝沒聽見。韶梅哆嗦得牙直響。

門上又響了一聲。瑞宣問：『誰？』

『你是祁瑞宣？』門外輕輕的問。

『是！』瑞宣的手顫着，提上了鞋；而後，扯開屋門的門。

幾條黑影圍住了他，幾個鎗口都貼在他身上。一個手電筒忽然照在他的臉上，使他閉了一會兒眼。鎗口戮了戮他的肋骨，緊跟著一聲；『別出聲，走！』

瑞宣橫了心，一聲沒出，慢慢往外走。

祁老人一到天亮便已睡不着。他聽見了一些響動。瑞宣剛走在老人的門外，老人先噉了一聲，而後嫵嫵的問：『什麼呀！誰呀？有人鬧肚子啊？』

瑞宣的脚微微的一停，就接着往前走。他不敢出聲。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什麼。有錢先生的受刑在前，他不便希望自己能幸而免。他也不便先害怕，害怕毫無用處。他只有點後悔，悔不該爲了祖父，父母，妻子，而不肯離開北平。可是，後悔並沒使他怨恨老人們；聽到祖父的聲音，他非常的難過。他也許永遠看不見祖父了！他的腿有點發軟，可是依舊鼓着勇氣往外走。他曉得，假若他和祖父過一句話，他便再也邁不開步。到了棗樹旁邊，他往南屋看了一眼，心中叫了一聲『媽！』

天亮了一些。一出街門，瑞宣看到兩株槐樹上都跳下一個人來。他的臉上沒有了血色，可是他笑了。他很想告訴他們：『捕我，還要費這麼大的事呀？』他可是沒有出聲。往左右

看了看，他覺得胡同比往日寬闊了許多。他痛快了一點。四號的門響了一聲。幾條鎗像被電氣指揮着似的，一齊口兒朝了北。什麼也沒有，他開始往前走。到了三號門口，影壁後鑽出來那位軍官。兩個人回去了，走進五號，把門關好。聽見關門的微響，瑞宣的心中更痛快了些——家關在後面，他可以放胆往前迎接自己的命運了！

韻梅顧不得想這是什麼時間，七下子八下子的就穿上衣服。也顧不得梳頭洗臉，她便慌忙的走出來，想馬上找富善先生去。她不常出門，不曉得怎樣走才能找到富善先生。但是，她不因此而遲疑。她很慌，可也很堅決，不管怎樣困難，她須救出她的丈夫來。爲營救丈夫，她不惜犧牲了自己。在平日，她很老實；今天，她可下了決心不再怕任何人與任何困難。幾次，淚已到了眼中，她都用力的睜她的大眼睛，把淚截了回去。她知道落淚是毫無用處的。在極快的一會兒工夫，她甚至於想到瑞宣也許被殺。不過，就是不幸丈夫真的死了，她也須盡她所有的一點能力養活兒女，侍奉公婆與祖父。她的胆子不大，但是真面對面的遇見了鬼，她也只好闖上前去。

輕輕的關好了屋門，她極快的往外走。看到了街門，她也看到那一高一矮的兩個人。兩

個人都是中國人，拿着日本人給的鎗。兩支鎗阻住她的去路：『幹什麼？不准出去！』

韻梅的腿軟了，手扶住了影壁。她的大眼睛可是冒了火：『躲開！我要出去！』

『誰也不准出去！』那個身量高的人說：『告訴你，去給我們燒點水，泡點茶；有吃的東西拿出點來！快回去！』

韻梅混身都顫抖起來。她真想拚命，但是她一個人打不過兩個鎗手。況且，活了這麼大，她永遠沒想到過和人打架鬧毆。她沒了辦法。但是，她也不甘心就這麼退回來。她明知無用而不能不說的問他們：

『你們憑什麼抓去我的丈夫呢？他是頂老實的人！』

這回，那個矮一點的人開了口：『別發話！日本人要拿他，我們不曉得爲什麼！快去燒開水！』

『難道你們不是中國人？』韻梅瞪着眼問。

矮一點的人發了氣：『告訴你，我們對你可是很客氣，別不知好歹！回去！』他的鎗離韻梅更近了一些。

她往後退了退。她的嘴幹不過手鎗。退了兩步，她必然的轉過身來，小跑着奔了南屋去。她本想不驚動婆母，可是沒了別的法子；她既出不去衙門，就必須和婆母要個主意了。把婆母叫醒，她馬上後了悔。事情是很簡單，可是她不知道怎麼開口好了。婆母是個病身子，她不應當大驚小怪的呀嚇她。同時，事情是這麼緊急，她又不該磨磨蹭蹭的繞圈子。進到婆母的屋中，她呆呆的愣起來。

天已經大亮了，南屋裏可是還相當的黑。天佑太太看不清趙梅的臉，而直覺的感到事情有點不大對：『怎麼啦？小順兒的媽！』

趙梅的警了好久的眼淚流了下來。她可是還控制着自己，沒哭出聲來。

『怎麼啦？怎麼啦？』天佑太太連問了兩聲。

『瑞宣，』趙梅顧不得再思索了。『瑞宣教他們抓去了！』

像有幾滴冰冰落在天佑太太的背上，她顛了兩下。可是，她控制住自己。她是婆母，不能給兒媳一個壞榜樣。再說，五十年的生活都在戰爭與困苦中渡過，她知道怎樣用理智與心計控制住感情。她用力扶住一張桌子，問了聲：『怎麼抓去的？』

極快的，韶梅把事情述說了一遍。快，可是很清楚，詳細。

天佑太太一眼看到生命的盡頭。沒了瑞宣，全家都得死！她可是把這個壓在了心裏，沒有說出來。少說兩句悲觀的話，便能給兒媳一點安慰。她愣住，她須想主意。不管主意好不好，總比哭泣與說廢話強。『小順兒的媽，想法子推開一塊牆，告訴六號的人，教他們給使館送信去！』老太太這個辦法不是她的創作，而是跟祁老人學來的。從前，遇到兵變與大的戰事，老人便杵開一塊牆，以便兩個院子的人互通消息，和討論辦法。這個辦法不一定能避免災患，可是在心理上有很大的作用，牠能使兩個院子的人都感到人多勢衆，減少了恐慌。

韻梅沒加思索，便跑出去。到廚房去找開牆的傢伙。她沒想她有杵開界牆的能力，和杵開以後有什麼用處。她只覺得這是個辦法，並且覺得她必定有足够的力氣把牆推開；爲救丈夫，她自信能開一座山。

正在這個時候，祁老人起來了，拿着掃帚去打掃街門口。這是他每天必作的運動。高興呢，他便掃乾淨自己的與六號的門外，一直掃到槐樹根兒那溜兒，而後跺一跺腳，直直腰，再掃院中。不高興呢，他便只掃一掃大門的台階，而後掃院內。不管高興與否，他永遠不掃

三號的門外，他看不起冠家的人。這點運動使他足以給自己保險——老年人多動一動，身上就不會長疙疸與癰疽。此外，在他掃完了院子的時候，他還要拿着掃帚看一看兒孫，暗示給他這就叫作勤儉成家！

天佑太太與韻梅都沒看見老人出去。

老人一拐過影壁就看到了那兩個人，馬上他說了話。這是他自己的院子，他有權利干涉闖進來的人。『怎麼回事，你們二位？』他的話說得相當的有力，表示出他的權威；同時，又相當的柔和，以免得罪了人——即使那兩個是土匪，他也不願得罪他們。等到他看見了他們的鎗，老人決定不發慌也不便表示強硬。七十多年的亂世經驗使他穩重，像橡皮似的軟中帶硬。『怎嗎？二位是短了錢花嗎？我這兒是窮人家啣！』

『回去！告訴裏邊的人，誰也不准出來！』高個子說。

『怎麼？』老人還不肯動氣，可是眼睛睜起來。『這是我的家！』

『囉嗦！不看你上了歲數，我給你幾鎗把子！』那個矮子說，顯然的他比高個子的脾氣更壞一些。



沒等老人說話，高個子插嘴：『回去吧，別惹不自在！那個叫瑞宣的是你的兒子還是孫子？』

『長孫！』老人有點得意的說。

『他已經教日本人抓了走了！我們倆奉命令在這兒把守，不准你們出去！聽明白了沒有？』

掃帚鬆了手。老人的血忽然被怒氣與恐懼啞淨，臉上灰了。『爲什麼拿他呢？他沒有罪！』

『別費話，回去！』矮子的鎗逼近了老人。

老人不想搶矮子的鎗，但是往前邁了一步。他是貧苦出身，年紀大了還有把子力氣；因此，他雖不想打架，可是身上的力氣被怒火催動着，他向前衝着鎗口邁了步。『這是我的家，我要出去就出去！你敢把我怎樣呢？開鎗！我決不躲一躲！拿去我的孫子，憑什麼？』在老人的心裏，他的確要央求那兩個人，可是他的怒氣已經使他的嘴不再受心的指揮。他的話隨便的，無倫次的，跑出來。話這樣說了，他把老命置之度外，他喊起來：『拿去我的孫

子，不行！日本人拿去他，你們是幹什麼的？拿日本鬼子呀嚇我，我見過鬼子！躲開！我找鬼子去！老命不要了！」說着，他扯開了小襖，露出他的瘦而硬的胸膛。「你鎗斃了我！來！」怒氣使他的手顫抖，可是把胸膛拍得很響。

『你嚷！我真開鎗！』矮子咬着牙說。

『開！開！衝着這兒來！』祁老用顫抖的手指戳着自己的胸口。他的小眼睛眯成了一道縫子，挺直了腰，腮上的白鬍子一勁兒的顫動。

天佑太太首先來到。韻梅，還沒能杵開一塊磚，也跑了過來。兩個婦人一邊一個扯住老人的雙臂，往院子裏邊扯。老人跳起腳來，高聲的咒罵。他忘了禮貌，忘了和平，因為禮貌與和平並沒給他平安與幸福。

兩個人連扯帶央告的把老人拉回屋中，老人閉上了口，只剩了哆嗦。

『老爺子！』天佑太太低聲的叫，『先別動這麼大的氣！得想主意往出救瑞宣啊！』

老人嚥了幾口氣，用小眼睛看了看兒媳與孫媳。他的眼很乾很亮。臉上由灰白變成了微紅。看完兩個婦人，他閉上了眼。他已經表現了他的勇敢，現在他須想好主意。他知道她們

婆媳是不會有什麼高明辦法的，他向來以爲婦女都是沒有心路的。很快的，他想出來辦法：『找大佑去！』

純粹出於習慣，韻梅微笑了一下：『咱們不是出不去街門嗎？爺爺！』

老人的心疼了一下，低下頭去。他自己一向守規矩，不招惹是非；他的兒孫也都老實，不敢爲非作歹。可是，一家子人都被手鎗給囚禁在院子裏。他以爲無論日本鬼子怎樣厲害，也一定不會找尋到他的頭上來。可是，三孫子逃開，長孫被捕，還有兩支手鎗堵住了大門。這是什麼世界呢？他的理想，他的一生的努力要強，全完了！他已是個被圈在自己家裏的囚犯！他極快的檢討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爲，他找不到一點應當責備自己的事情。雖然如此，他現在可是必須責備自己，自己一定是有許多錯誤，要不然怎麼會弄得家破人亡呢？在許多錯誤之中，最大的一個恐怕就是他錯看了日本人。他以爲只要自己近情近理的，不招災惹禍的，過日子，日本人就必定會允許他享受一團和氣的四世同堂的幸福。他錯了。日本人是和任何中國人都勢不兩立的！想明白了這一點，他覺得他是白活了七十多歲。他不敢再信任自己，他的老命完全被日本人攬在手心裏，像被頑皮的孩子握住的一條槐樹虫！

他沒敢摸他的鬍子。鬍子已不再代表着經驗與智慧，而只是老朽的標記。哼哼了一兩聲，他躺在了炕上。「你們去吧，我沒主意！」

婆媳愣了一會兒，慢慢的走出來。

「我還挖牆去！」韻梅兩隻大眼睜睜光光的，不知道看什麼好，還是不看什麼好。她心裏燃着一把火，可是還要把火壓住，好教老人們少着一點急。

「你等等！」天佑太太心中的火並不比兒媳的那一把少着火苗。可是她也必須鎮定，好教兒媳不太發慌。她已忘了她的病；長子若有個不幸，她就必得死，死比病更厲害。「我去央告央告那兩個人，教我出去送個信！」

「不用！他們不聽央告！」韻梅搓着手說。

「難道他們不是中國人？就不幫咱們一點兒忙？」

韻梅沒回答什麼，只搖了搖頭。

太陽出來了。天上有點薄雲，而遮不住太陽的光。陽光射入薄雲裏，東一塊西一塊給天上點綴了一些錦霞。婆媳都往天上看了看。看到那片片的明霞，他們覺得似乎像是作夢。

韻梅無可如何的，又回到廚房的北邊，拿起鐵通條。她不敢用力，怕出了聲被那兩個鎗手聽見。不用力，她又沒法活動開一塊磚。她出了汗。她一邊挖牆，一邊輕輕的叫；『文先生！文先生！』這裏離小文的屋子最近，她希望小文能聽見她的低叫。沒有用。她的聲音太低。她不再叫，而手上加了勁。半天，她才只活動開一塊磚。嘆了口氣，她愣起來。小妮子叫她呢。她急忙跑到屋中。她必須囑咐小妮子不要到大門那裏溜兒去。

小妮子還不大懂事，可是從媽媽的臉色與神氣上看出來事情有點不大對。她沒敢離開揉碎的細問，而只用小眼溜着媽媽。等媽媽給她穿好衣服，她緊跟在媽媽後邊，不敢離開。她是祁家的孩子，她曉得害怕。

媽媽到廚房去升火，妮子幫着給拿火柴，找劈柴。她要表現出她很乖，不招媽媽生氣。這樣，她可以減少一點恐懼。

天佑太太獨自在院中立着。她的眼直勾勾的對着已落了葉的幾盆石榴樹，可是並沒有看見什麼。她的心跳得很快。她極想騙一騙去，可是用力的控制住自己。不，她不能再管自己的病；她必須立刻想出搭救長子的辦法來。忽然的，她的眼一亮。眼一亮，她差點要暈倒。

她急忙蹲了下去。她想起來一個好主意。想主意是勞心的事，她感到眩暈。蹲了一小會兒，她的興奮勁兒慢慢退了下去。她極留神的往起立。立起來，她開足了速度往南屋走。在她的賠嫁的箱子裏，她有五六十塊現洋，都是『人頭』的。她輕輕的開開箱子，找到箱底上的一隻舊白布襪子。她用雙手提起那隻舊襪子，好不至于嘩唧嘩唧的響。手伸到襪子裏去，摸到那硬的涼的銀塊子。這是她的『私錢』。每逢病重，她就必想到這幾十塊現洋；牠們足以使她在想到死亡的時候得到一點安慰，因為牠們可以給她換來一口棺材，而少教兒子們着一點急。今天，她下決心改變了牠們的用途：不管自己死去有無買棺材的現錢，她必須先去救長子瑞宣。瑞宣若是死在獄裏，全家就必同歸於盡，她不能太自私的還不肯動用『棺材本兒』！輕輕的，她一塊一塊的往外拿錢。每一塊都是品亮的，上面有個胖胖的袁世凱。她永遠沒判斷過袁世凱，因為袁世凱在銀圓上是那麼富泰威武，無論大家怎樣說袁世凱不好，她總覺得他必是財神下界。現在她可是沒有閒心再想這些，而只覺得有這點錢便可以買回瑞宣的命來。

她拿出二十塊來。她看不起那兩個狗仗人勢給日本人作事的鎗手。二十塊，每人十塊，

就够收買他們的了。把其餘的錢又收好，她用手帕包好這二十塊，放在衣袋裏。而後，她輕輕的走出了屋門。走到棗樹下面，她立住了。不對！那兩個人既肯幫助日本人爲非作歹，就必定不是好人。她若給了他們錢，而反倒招出他們的歹意來呢？他們有鎗！他們既肯無故的捉人，怎麼知道不肯再見財起意，作明火呢？世界的確變了樣兒，連行賄都須特別的留神了！

立了許久，她打不定主意。她貧血，向來不大出汗，現在她的心手上濕了。爲救兒子，她須冒險；可是白白冒了險，而再招出更多的麻煩，就不上算。她着急，但是她不肯因着急而像掉了頭的蒼蠅那樣去亂撞。

正在這麼左右爲難，她聽到很響的一聲鈴——老二瑞豐來了！瑞豐有了包車，他每次來，即使大門開着，也要響一兩聲車鈴。鈴聲替他廣播着身分與聲勢。天佑太太很快的向前走了兩步。只是兩步，她沒再往前走。她必須教二兒子施展他的本領，而別因她的熱心反倒壞了事。她是祁家的婦人，她知婦人的規矩——男人能辦的就交給男人，婦女不要不知分寸的跟着夾纏。

韵梅也聽到了鈴聲，急忙跑過來。看見婆婆，她收住了脚步。她的大眼睛亮起來，可是把聲放低，向婆母耳語：「老二！」

老太太點了點頭，嘴角上露出一點點笑意。

兩個婦人都不敢說什麼，而心中都溫暖了一點。不管老二平日對待她們怎樣的不合理，假若今天他能幫助營救瑞宣，她們就必會原諒他。兩個婦人的眼都亮起來，她們以為老二必會沒有問題的幫忙，因為瑞宣是他的親哥哥呀。

韵梅輕輕的往前走，婆母扯住了她。她給呼氣兒加上一釘點聲音：「我探頭看看，不過去！」說完，她在影壁的邊上探出頭去，用一隻眼往外看。

那兩個人都面朝了外。矮子開開門。

瑞豐的小乾臉向着陽光，額上與鼻子上都非常的亮。他的眼也很亮，兩腮上擺出點笑紋，像剛吃了一頓最滿意的早飯似的那麼得意。帽子在右手裏拿着，他穿着一身剛剛作好的藏青呢嘜中山裝。胸前戴着教育局的證章，他的胸忽然挺得更直一些。他得意，他是教育局的科長。今天他特別得意，因為他是以教育局的科長的資格，去見日本天皇派來的兩位特



使

武漢陷落以後，華北的地位更重要了。日本人可以放棄武漢，甚至於放棄了南京，而決不撒手華北。可是，華北的『政府』，像我們從前說過的，並沒有多少實權，而且在表面上還不如南京什麼體面與重要。因此，日本天皇派來兩位特使，給北平的漢奸們打打氣，同時也看華北是否像軍人與政客所報告的那樣太平。今天，這兩位特使在懷仁堂接見各機關科長以上的官吏，向大家宣佈天皇的德意。

接見的時間是在早九點。瑞豐後半夜就沒能睡好，五點多鐘便起了床。他加細的梳頭洗臉，而後穿上修改過五次，一點缺陷也沒有的新中山裝。臨出門的時候，他推醒了胖菊子：『你再看一眼，是不是完全合適？我看袖子還是長了一點，長裝一分！』菊子沒有理他，掉頭又睡着了。他對自己笑了笑：『哼！我是在友軍入城後，第一個敢穿出中山裝去的！有點胆子！今天，居然能穿中山裝去見天皇的特使了！瑞豐有兩下子！真有兩下子！』

天還早，離見特使的時候還早着兩個多鐘頭。他要到家中顯露顯露自己的中山裝，同時也教一家老少知道他是去見特使——這就等于皇上召見啊，諸位！

臨上車，他教小崔把車再從新擦摸一遍。上了車以後，他把背靠在車箱上，而挺着脖子，口中含着那隻假象牙的煙咀兒。晚風涼涼的拂着臉，剛出來的太陽照亮他的新衣與徽章。他左顧右盼的，感到得意。他幾次要笑出聲來，而又控制住自己，只許笑意輕輕的發散在鼻梁嘴角之間。看見一個熟人，他的脖子探出多長，去勾引人家的注意。而後，嘴撇起一點，整個的臉上都擰起笑紋，像被敲裂了的一個核桃。同時，雙手抱拳，放在左臉之旁，左肩之上。車走出好遠，他還那樣抱拳，表示出身分高而有禮貌。手剛放下，他的腳趕快按車鈴，不管有無必要。他得意，彷彿偌大的北平都屬於他似的。

家門開了，他看見了那個矮子。他愣了一愣。笑意與亮光馬上由他的臉上消逝，他嗅到了危險。他的胆子很小。

『進來！』矮子命令着。

瑞豐沒敢動。

高個子湊過來。瑞豐，因為近來交結了不少特務，認識高個子。像小兒看到個熟面孔，便把恐懼都忘掉那樣，他又有了笑容：『喲，老孟呀！』老孟只點了點頭。

矮子一把將瑞豐扯進來。瑞豐的臉依然對着老孟：「怎麼回事？老孟！」

「抓人！」老孟板着臉說。

「抓誰？」瑞豐的臉白了一些。

「大概是你的哥哥吧！」

瑞豐動了心。哥哥總是哥哥。可是，再一想，哥哥到底不是自己。他往外退了一步，舐了舐嘴唇，勉強的笑着說：「嘔！我們哥兒倆分居另過，誰也不管誰的事！我來看看老祖父！」

「進去！」矮子向院子裏指。

瑞豐轉了轉眼珠。「我想，我不進去了吧！」

矮子抓住瑞豐的腕子：「進來的都不准再出去，有命令！」是的，老孟與矮子的責任便是把守着大門，進來一個捉一個。

「不是這麼說，不是這麼說，老孟！」瑞豐故意的躲着矮子。「我是教育局的科長！」他用下頰指了指胸前的證章，因為一手拿着帽子，一手被矮子攔住，都勻不出來。

『不管是誰！我們只知道命令！』矮子的手加了勁，瑞豐的腕子有點疼。

『我是個例外！』瑞豐強硬了一些。『我去見天皇派來的特使！你不要不放手，請你們去給我請假！』緊跟着，他又軟了些：『何苦呢，咱們都是朋友！』

老孟乾嗽了兩小聲：『邢科長，這可教我們倆爲難！你有公事，我們這裏也是公事！我們奉命令，進來一個抓一個，現在抓人都用這個辦法。我們放了你就砸了我們的飯鍋！』

瑞豐把帽子扣在頭上，伸手往口袋裏摸。慚愧，他只摸到兩塊錢。他的錢都須交給胖菊子，然後再向她索要每天的零花兒。手摸索着那兩張票子，他不敢往外拿。他假笑着說：

『老孟！我非到懷仁堂去不可！這麼辦，我改天請你們二位吃酒！咱們都是一家人！』轉臉向矮子：『這位老哥貴姓？』

『郭！沒關係！』

韻梅一勁兒的哆嗦，天佑太太早湊過來，拉住兒媳的手，她也聽到了門內的那些使兒媳哆嗦的對話。忽然的，她放開兒媳的手，轉過了影壁去。

媽！『瑞豐只叫出來半聲，唯恐因爲證實了他與瑞宣是同胞兄弟而走不脫。

老太太看了看兒子，又看了看那兩個人，而後嚥了一口吐沫。慢慢的，她掏出包着廿塊現洋的手帕來。輕輕的，她打開手帕，露出白花花的現洋。六隻眼都像看變戲法似的瞪住了那雪白發亮的，久已沒看見過的銀塊子。矮子老郭的下巴垂了下來；他厲害，所以見了錢也特別的貪婪。

『拿去吧，放了他！』老太太一手拿着十塊錢，放在他們的腳旁。她不屑於把錢交在他們手裏。

矮子放開瑞豐，極快的拾起錢來。老孟吸了口氣，向老太太笑了一下，也去揀錢。矮子挑選了一塊，對牠吹了口氣，然後放在耳邊聽了聽。他也笑了一下：『多年不見了，好東西！』

瑞豐張了張嘴，極快的跑了出去。

老太太拿着空手帕，往回走。拐過了影壁，她和兒媳打了對臉。韻梅的眼中含着淚，淚可是沒能掩蓋住怒火。到祁家這麼多年了，她沒和婆母鬧過氣。今天，她不能再忍。她的伶俐的嘴已不會說話，而只好怒視着老太太。

老太太扶住了牆，低聲的說：「老二不是東西，可也是我的兒子！」

韻梅一下子坐在地上，雙手捧着臉低聲的哭起來。

瑞豐跑出來，想趕緊上車逃走。越想越怕，他開始哆嗦開了。小崔的車，和往日一樣，還是放在西邊的那棵槐樹下。瑞豐走到三號門外，停住了腳。他極願找個熟人說出他的受驚與冒險。他把大哥瑞宣完全忘掉，而只覺得只要進了冠家，說上三句哈哈，兩句笑話的，他便必定得到安慰與鎮定。不管瑞宣是不是下了地獄，他反正必須上天堂——冠家就是他的天堂。

在平日，冠家的人起不了這麼早。今天，大赤包也到懷仁堂去，所以大家都起了床。大赤包的心裏充滿高興得意。可是心中越喜歡，臉上就越不便表示出來。她花了一個鐘頭的工夫去描眉擦粉抹口紅，而仍不滿意；一邊修飾，她一邊抱怨香粉不好，口紅不地道。頭部的裝修告一段落，選擇衣服又是個惱人的問題。什麼話呢，今天她是去見特使，她必須打扮得極精彩，連一個鈕扣也不能稍微馬虎一點。箱子全打開了，衣服堆滿了床與沙發。她穿了又脫，換了又換，而始終不能滿意。「要是特使下個命令，教我穿什麼衣服，倒省了事！」她

一邊照鏡子，一邊這麼嘮叨。

『你站定，我從遠處看一看！』曉荷走到屋子的盡頭，左偏一偏頭，右定一定眼，仔細的端詳。『我看就行了！你走兩步看！』

『走你媽的屎！』大赤包半惱半笑的說。

『唉！唉！出口傷人，不對！』曉荷笑着說：『今天咱可不敢招惹你，好傢伙，特使都召見你呀！好的很！好的很！』曉荷從心裏喜歡。『說真的，這簡直是空前，空前之舉！要是也有我的份兒呀，我早就哆嗦上了！所長你行，真沉得住氣！別再換了，連我的眼都有點看花了！』

這時候，瑞豐走進來。他的臉還很白，可是一聽到冠家人們的聲音，他已經安靜了一些。

『看新中山裝喇！』曉荷一看見瑞豐，馬上這麼喊起來。『還是男人容易打扮！看，只是這麼一套中山裝，就教瑞豐年輕了十歲！』在他心裏，他實在有點隱痛：太太和瑞豐都去見特使，他自己可是沒有份兒。雖然如此，他對於太太的修飾打扮與瑞豐的穿新衣裳還感到興

趣。他，和瑞豐一樣，永遠不看事情本身的好壞，而只看事情的熱鬧不熱鬧。只要熱鬧，他便高興。

『了不得啦！』瑞豐故作驚人之筆的說，說完，他一下子坐在了沙發上。他需要安慰。因此，他忘了他的祖父，母親，與大嫂也正需要安慰。

『怎麼啦？』大赤包詳着他的中山裝問。

『了不得啦！我就知道早晚必有這麼一場嗎！瑞宣，瑞宣，』他故意的要求效果。

『瑞宣怎樣？』曉荷懇切的問。

『掉下去了！』

『什麼？』

『掉——被抓去了！』

『真的？』曉荷倒吸了一口氣。

『怎麼抓去的？』大赤包問。

『糟透了！』瑞豐不願正面的回答問題，而只顧表現自己：『連我也差點兒教他們抓了



走！好像伙，要不是我這身中山裝，這塊徽章，和我告訴他們我是去見特使，我準得也掉下去！真！我跟老大說過不止一次，他老不信，看，糟了沒有？我告訴他，別跟日本人犯別扭，他偏要牛脖子；這可好，他抓去了，門口還有兩個新門神爺！』瑞豐說出這些，心中痛快多了。臉上慢慢的有了血色。

『這話對，對！』曉荷點頭啞嘴的說。『不用說，瑞宣必是以爲仗着英國的勢力，不會出岔子。他可是不知道，北平是日本人的，老英美都差點勁兒！』這樣批評了瑞宣，他向大赤包點了點頭，暗示出只有她的作法才是最聰明的。

大赤包沒再說什麼。她不同情瑞宣，也有點看不起瑞豐。她看瑞豐這麼大驚小怪的，有點缺乏男兒氣。她把這件事推在了一旁，問瑞豐：『你是坐你的車走啊？那你就該活動着了！』

瑞豐立起來。『對，我先走啦。所長是雇汽車去？』

大赤包點了點頭：『包一上午汽車！』

瑞豐走了出去。坐上車，他覺得有點不是勁兒。大赤包剛才對他很冷淡啊。她沒安慰他

一句，而只催他走，冷淡！嘔，對了！他剛由家中逃出來，就到三號去，大赤包一定是因爲怕受連累而以爲他太荒唐。對，準是這麼回事！瑞宣太胡鬧了，哼！你教人家抓去不要緊，連累得我老二也丟了人緣！這麼一盤算，他有點恨瑞宣了。

小崔忽然說了話，吓了瑞豐一跳。小崔問：『先生，剛才你怎麼到了家，可不進去？』瑞豐不想把事情告訴小崔。老孟老郭必定不願意他走漏消息。可是，他存不住話。像一般的愛說話的人一樣，他先囑咐小崔：『你可別對別人再說呀！聽見沒有？瑞宣掉下去了！』

『什麼？』小崔收住了脚步，由跑改爲大步的走。

『千萬別再告訴別人！瑞宣教他們抓下去了！』

『那麼，咱們是上南海，還是……不是得想法趕緊救他嗎？』

『救他？連我還差點吃了『靈誤官司』！瑞豐理直氣壯的說。』

小崔的臉本來就發紅，變成了深紫的。又走了幾步，他放下了車。極不客氣的，他說：『下來！』

瑞豐當然不肯下車。『怎回事？』

『下來！』小崔非常的強硬。『我不伺候你這樣的人！那是你的親哥哥，喝，好，你就大撒巴掌不管？你還是人不是？』

瑞豐也掛了火。不管他怎樣懦弱，他也不能聽車夫的教訓。可是，他把火壓下去。今天他必須坐着包車到南海去。好嗎，多少多少人都有汽車，他若坐着雇來的車去，就太丟人了！他甯可吃小崔幾句閒話，也不能教自己在南海外邊去丟人！包車也是一種徽章！他假裝笑了：『算了，小崔！等我見完了特硬，再給瑞宣想辦法，一定！』

小崔猶豫了一會兒。他很想馬上回去，給祁家跑跑腿。他佩服瑞宣，他應當去幫忙。可是，他也想到：他自己未必有多大的能力，倒不如督促着瑞豐去到處奔走。況且瑞宣到底是瑞豐的親哥哥，難道瑞豐就真能站在一旁看熱鬧？再說呢，等到瑞豐真不肯管這件事的時候，他會把他拉到個僻靜的地方，飽打一頓。什麼科長不科長的，揍！這樣想清楚，他又慢慢的抄起車把來。他本想再釘問一句，可是既有『揍』打底兒，他不便再費話了。

一路上，瑞豐沒再出聲。小崔給了他個難題作。他決定不管瑞宣的事，可是小崔這小子

要是死不放鬆，就有點麻煩。他不敢辭掉小崔，他知小崔敢動拳頭。他想不出辦法，而只更恨瑞宣。有瑞宣這樣的一個人，他以為，就足以使天下都不能安生！

快到南海了，他把心事都忘掉。看哪，軍警早已在路兩旁站好，裏外三層。左右兩行站在馬路邊上，鎗上都上了刺刀，面朝着馬路中間。兩行站在人行道上，面也朝着馬路。在這中間又有兩行，端着鎗，面朝着舖戶。舖戶都掛出五色旗與日本旗，而都上着板子。路中間除了赴會的汽車，馬車，與包月的人力車，沒有別的車，也沒有行人；連電車也停了。瑞豐看看路中心，再看看左右的六行軍警，心中有些發顫。同時，他又感到一點驕傲，交通已經斷絕，而他居然還能在馬路中間走，身分！幸而他處置的得當，沒教小崔在半途中跑了；好傢伙，要是坐着破車來，軍警準得擋住他的去路。他想蹬一下車鈴，可是急忙收住了脚。大街是那麽寬，那麽靜，假若忽然車鈴一響，也許招出一排鎗來！他的背離了車箱，直挺挺的坐着，心揪成了一小團。連小崔也有點發慌了，他跑得飛快，而時時回頭看看瑞豐，瑞豐心中罵：『該死！別看我！招人疑心，不開鎗才怪！』

府右街口一個頂高身量的巡警伸出一隻手。小崔拐了彎。人力車都須停在南海的西牆

外。這裏有二三十名軍警，手裏提着手鎗。維持秩序。

下了車，瑞豐遇見兩個面熟的人，心中安靜了一點。他只向熟人點了點頭，湊過去和他們一塊走，而不敢說話。這整個的陣式已把他的嘴封嚴。那兩個人低聲的交談，他感到威脅，而又不便攔阻他們。及至聽到一個人說：『下午還有戲，全城的名角都得到！』他的話衝破了恐懼，他喜歡熱鬧，愛聽戲。『還有？咱們也可以聽？』

『那可就不待而知了，科長階級有資格聽戲沒有，還……』那個人想必也是什麼科長，所以慘笑了一下。

瑞豐趕緊運用他的腦子，他必須設法聽上戲，不管資格够不够。

在南海的大門前，他們被軍警包圍着，登記，檢查證章證件，並搜檢身上。瑞豐並沒感到侮辱，他覺得這是必須有的手續，而且只有科長以上的人才能『享受』這點『優遇』。別的都是假的，科長才是真調貨！

進了大門，一拐灣，他的眼前空曠了。但是他沒心思看那湖山宮宇之美，而只盼望趕快走到懷仁堂，那裏也許有很好的茶點——先嚐牠一頓兒再說！他笑了。

一眼，他看見了大赤包，在他前面大約有三箭遠。他要向前趕。兩旁的軍警是那麼多，他不敢快走。再說，他也有點忌妬，大赤包是坐了汽車來的，所以遲起身而反趕到他前面。到底汽車是汽車！有朝一日，他須由包車階級升為汽車階級！大丈夫必須有志氣！

正在這麼思索，大門門樓上的軍樂響了。他的心跳起來，特使到了！軍警喝住他，教他立在路上，他極規矩的服從了命令。立了半天，軍樂停了，四外一點聲音也沒有。他怕靜寂，手心上出了汗。

忽然的，兩聲鎗響，很近，彷彿就在大門外。跟着，又響了幾鎗。他慌了，不知不覺的要跑。兩把刺刀夾住了他，『別動！』

外面還不住的放鎗，他的心跳到嗓子裏來。

他沒看見懷仁堂，而被軍警把他，和許多別的人，大赤包也在內，都圈在大門以內的一排南房裏。大家穿着最好的衣服，佩着徽章，可是忽然被囚在又冷又濕的屋子裏，沒有茶水，沒有足夠用的椅凳，而只有軍警與鎗刺。他們不曉得門外發生了什麼事，而只能猜測或者有人向特使行刺。

瑞豐沒替特使擔憂，而只覺得掃興；不單看不上戲，連茶點也沒了希望呀！人不爲麵包而生，瑞豐也不是爲麵包而活着的，假若麵包上沒有一點黃油的話。還算好，他是第一批被驅逐進來的，所以得到了一個椅子。後進來的有許多人只好站着。他穩穩的坐定，紋絲不動，生怕丟了他的椅子。

大赤包畢竟有些氣派。她硬把一個人扒拉開，佔據了他的座位。坐在那裏，她還是大聲的談話，甚至於質問軍警們：『這是什麼事呢？我是來開會，不是來受罪！』

瑞豐的肚子報告着時間，一定是已經過午了，他的肚子裏餓得唧哩咕嚕的亂響。他害怕起來，假若軍警老這麼圍着，不准出去吃東西，那可要命！他最怕餓！一餓，他就很容易想起『犧牲』，『就義』，與『死亡』等等字眼。

約摸着是下午兩點了，才來了十幾個日本憲兵。每個憲兵的臉上都像剛死了父親那麼難看。他們指揮軍警細細搜檢屋裏的人，不論男女都須連內衣也脫下來。瑞豐對此一舉有些反感，他以爲鬧事既在門外，何苦這麼麻煩門內的人呢。可是，及至看到大赤包也打了赤背，露出兩個黑而大的乳房，他心平氣和了一些。

搜檢了一個多鐘頭，沒有任何發現，他們才看見一個憲兵官長揚了揚手。他們由軍警押着向中海走。走出中海的後門，他們吸到了自由的空氣。瑞豐沒有招呼別人，三步併作兩步的跑到西四牌樓，吃了幾個燒餅，喝了一大碗餛飩。肚子撐圓，他把剛才那一幕醜戲完全忘掉，只當那是一個不甚得體的夢。走到教育局，他才聽到：兩位特使全死在南海大門外。城門又關上，到現在還沒開。街上已不知捕去多少人。聽到這點情報，他對着胸前的徽章發開了愣；險哪！幸虧他是科長，有中山裝與徽章。好傢伙，就是當嫌疑犯拿去也不得了呀！他想，他應當去喝兩杯酒，慶祝自己的好運。科長給他的性命保了險！

下了班，他在局子門外找小崔。沒找到。他發了氣：『他媽的！天生來的不是玩藝兒，得偷懶就偷懶！』他步行回了家。一進門就問：『小崔沒回來呀？』沒有，誰也沒看到小崔。瑞豐心中打開了鼓：『莫非這小子真辭活兒不幹了？嘿，見他媽的邪門！我還沒爲瑞宣着急，你着哪門子急呢？他又不是你的哥哥！』他冒了火，準備明天早上小崔若來到，他必厲厲害害的罵小崔一頓。

第二天，小崔還沒露面。城內還到處捉人。『唉？』瑞豐對自己說：『莫非這小子教人



家抓去啦？也別說，那小子長得賊眉鼠眼的，看着就像奸細！」

爲給特使報仇，城內已捉去兩千多人，小崔也在內。各色各樣的人被捕，不管有無嫌疑，不分男女老少，一概受了各色各樣的毒刑。

真正的兇首可是沒有拿着。

日本憲兵司令不能再等，他必須先鎗斃兩個，好證明自己的精明強幹。好嗎，捉不着行刺特使的人，不單交不了差事，對不起天皇，也被全世界的人恥笑啊！他從兩千多皮開肉綻的人裏選擇出兩個來：一個是四十多歲的姓馮的汽車夫，一個是小崔。

第三天早八點，姓馮的汽車夫與小崔，被綁出來，遊街示衆。他們倆都赤着背，只穿着一條褲子，頭後插着大白招子。他們倆是要被砍頭，而後將人頭號令在前門外五牌樓上。馮汽車夫由獄裏一出來，便已搭拉了腦袋，由兩個巡警攙着他。他已失了魂。小崔挺着胸自己走。他的眼比臉還紅。他沒罵街，也不怕死，而心中非常的後悔，後悔他沒聽錢先生與祁瑞宣的勸告。他的年歲，身體，和心地，都够與日本兵在戰場上拚個死活的，他有資格去殉國。可是，他就這麼不明不白的被拉出砍頭。走幾步，他仰頭看着天，再低頭看看地。天，

多麼美的北平的青天啊。地，每一寸都是他跑熱了的土地。他捨不得這塊天地，而這塊天地，就是他的墳墓。

兩面銅鼓，四隻軍號，在前面吹打。前後多少排軍警，都扛着上了刺刀的鎗，中間走着馮汽車夫與小崔。最後面，兩個日本軍官騎着大馬，得意的監視着殺戮與暴行。

瑞豐在西單商場那溜兒，聽見了鼓號的聲音，那死亡的音樂。他飛跑趕上去，他喜歡看熱鬧，軍鼓軍號對他有特別的吸引力。殺人也是『熱鬧』，他必須去看，而且要看個詳細。

『啣！』他不由的出了聲。他看見了小崔。他的臉馬上成了一張白紙，急忙退回來。他沒爲小崔思想什麼，而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小崔是他的車夫呀，他是不是也有點危險呢？

他極快的想到，他必須找個可靠的人商議一下。萬一日本人來盤查他，他應當怎樣回話呢？他小跑着往北疾走，想找瑞宣大哥去談一談。大哥必定有好主意。走了有十幾丈遠，他才想起來，瑞宣不是也被捕了麼？他收住了腳，立定。恐懼變成了憤怒，他嘟囔着：『真倒霉！光是咱自己有心路也不行呀，看這羣親友，全是不知死的鬼！早晚我是得吃了他們的虧！』

## 十三

程長順微微有點肚子疼，想出去方便方便。剛把街門開開一道縫，他就看見了五號門前的一羣黑影。他趕緊用手托着門，把牠關嚴。然後，他扒着破門板的一個不小的洞，用一隻眼往外看着。他的心似乎要跳了出來，忘了肚子疼。捕人並沒費多少工夫，可是長順等得發急。好容易，他又看見了那些黑影，其中有一個是瑞宣——看不清面貌，他可是認識瑞宣的身量與體態。他猜到了那是怎回事。他的一隻眼，因為用力往外看，已有點發酸。他的手顫起來。一直等到那些黑影全走淨，他還立在那裏。他的呼吸很緊促，心中很亂。他只有一個念頭，去救那瑞宣。怎麼去救呢？他想不出。他記得錢家的事。假若不從速搭救出瑞宣來，他以為，那家就必定也像錢家那樣的毀滅——他着急，有兩顆急出來的淚在眼中盤旋。他想去告訴孫七，但是他知道孫七只會吹大話，未必有用。把手放在頭上，他繼續思索。把全胡同的人都想到了。他心中忽然一亮，想起李四爺來。他立刻去開門。可是急忙的收回手來。

他須小心，他知道日本人的詭計多端。他轉了身，進到院中。把一條破板凳放在西牆邊，他上了牆頭。雙手一叫勁，他的身子落在二號的地上。他沒想到自己會能這麼靈巧輕快。腳落了地，他彷彿才明白自己幹的是什麼。

『四爺爺？四爺爺！』他立在窗前，聲音低切的叫。口中的熱氣吹到窗紙上，紙微微的作響。

李四爺早已醒了，可是還閉着眼多享受一會兒被窩中的溫暖。『誰呀？』老人睜開眼問。

『我！長順！』長順嗚嚶着鼻子低聲的說。『快起來！祁先生教他們抓去了！』

『什麼？』李老人極快的坐起來，用手摸衣服。掩着懷，他就走出來：『怎回事？怎回事？』

長順搓着手心上的涼汗，越着急嘴越不靈便的，把事情說了一遍。

聽完，老人的眼瞇成了一道縫，看着牆外的槐樹枝。他心中極難過。他看明白：在胡同中的老隣居裏，錢家和祁家是最好的人，可是好人都保不住了命。他自信自己也是好人，照

着好人都要受難的例子推測，他的老命恐怕也難保住。他看着那些被晚風吹動着的樹枝，說不出來話。

『四爺爺！怎麼辦哪？』長順扯了扯四爺的衣服。

『嘔！』老人顫了一下。『有辦法！有！趕緊給英國使館去送信！』

『我願意去！』長順眼亮起來。

『你知道找誰嗎？』老人低下頭，親熱的問。

『我——』長順想了一會兒，『我會找了約翰！』

『對！好小子，你有出息！你也好，我脫不開身，我得偷偷的去告訴街坊們，別到祁家去！』

『怎麼？』

『他們拿人，老留兩個人在大門裏等着，好進去一個捉一個！他們還以為咱們不知道，其實，其實，』老人輕蔑的一笑，『他們那麼作過一次，咱們還能不曉得？』

『那麼，我就走吧？』

『走！由牆上翻過去！還早，這麼早出門，會招那兩個埋伏起疑！等太陽出來再開門！你認識路？』

長順點了點頭，看了看界牆。

『來，我托你一把兒！』老人有力氣。雙手一托，長順够到了牆頭。

『慢着！留神扭了腿！』

長順沒出聲，跳了下去。

太陽不知道爲什麼出來的那麼慢。長順穿好了大褂，在院中向東看着天。外婆還沒有起來。他唯恐她起來盤問他。假若對她說了實話，她一定會攔阻他——『小孩子！多管什麼事！』

天紅起來，長順的心跳得更快了。紅光透過海雲，變成明霞，他跑到街門前。立定，用一隻眼往外看。胡同裏沒有一點動靜，只有槐樹枝上添了一點亮的光兒。他的鼻子好像已不夠用，他張開了嘴，緊促的，有聲的，呼吸氣。他不敢開門。他想像着，門一響就會招來鎗彈！他須勇敢，也必須小心。他年輕，而必須老成。作一年的奴隸，會使人增長十歲。

太陽出來了！他極慢極慢的開開門，只開了够他擠出去的一個縫子。像魚往水裏鑽似的，他溜出去。怕被五號的埋伏看見，他擦着牆往東走。走到「葫蘆肚」裏，陽光已把護國寺大殿上的殘破的琉璃瓦照亮，一閃一閃的發着光，他腳上加了勁。在護國寺街西口，他上了電車。電車只開到西單牌樓，西長安街今天斷絕交通。下了車，他買了兩塊滾熱的切糕，一邊走一邊往口中塞。舖戶的夥計們都正懸掛五色旗。他不曉得這是爲了什麼，也不去打聽。掛旗的日子太多了，他已不感興趣；反正掛旗是日本人的主意，管牠幹什麼呢。進不了西長安街，他取道順城街往東走。

沒有留聲機在背上壓着他走得很快。他的走路的樣子可不不大好看，大腦袋往前探着，兩隻手，因失去了那個大喇叭筒與留聲機片，簡直不知放在什麼地方好。脚步一快，他的手更亂了，有時候掄得很高，有時候忘了掄動，使他自已走着走着都莫名其妙了。

一看見東交民巷，他的脚步放慢，手也有了一定的律動。他有點害怕。他是由外婆養大的，外婆最怕外國人，也常常用躲避着洋人教訓外孫。因此，假若長順得到一支鎗，他並不怕和任何外國人交戰，可是，在初一和敵人見面，他必先楞一楞，而後才敢殺上前去。外

婆平日的教訓使他必然的楞那麼一楞。

他踩了蹂腳上的土，用手擦了擦鼻子上的汗，而後慢慢的往交民巷裏邊走，他下了決心，必須闖進使館去，可是無意中的先躁了脚，擦去汗。看見了英國使館，當然也看見了門外站得像一根棍兒那麼直的衛兵。他不由的站住了。幾十年來人們懼外的心理使他不致直入公望的走過去。

不，他不能老立在那裏。在多少年的恐懼中，他到底有一顆青年的心。一顆日本人所不認識的心。他的血湧上了臉，面對着衛兵走了過去。沒等衛兵開口，他用高嗓音，爲是免去嗚嗚囔囔，說『我找丁約翰！』

衛兵沒說什麼，只用手往裏面一指。他奔了門房去。門房裏的一位當差的很客氣，教他等一等。他的湧到臉上的血退了下去。他沒覺得自己怎麼勇敢，也不再害怕，心中十分的平靜。他開始看院中的花木——一個中國人彷彿心中剛一平靜就能注意花木庭園之美。

丁約翰走出來。穿着號洗得有稜有角的白衫，他低着頭，鞋底不出一點聲音的，快而極穩的走來，他的動作既表示出英國府的尊嚴，又露出他能在這裏作事的驕傲，見了長順，他



的頭稍微揚起些來，聲音很低的說：『喲，你！』

『是我！』長順笑了一下。

『我家裏出了什麼事？』

『沒有！祁先生教日本人抓去了！』

丁約翰愣住了。他絕對沒想到日本人敢逮捕英國府的人！他並不是不怕日本人。不過，拿英國人與日本人比一下，他就沒法不把英國加上個『大』字，日本加上個『小』字。這大小之間，就大有分寸了。他承認日本人的厲害，而永遠沒想像到過他們的厲害足以使英國府的人也下獄。他皺上了眉，發了怒——不是爲中國人發怒，而是替英國府抱不平。

『這不行！我告訴你，這不行！你等等，我告訴富善先生去！非教他們馬上放了祁先生不可！』彷彿怕長順跑了似的，他又補了句：『你等着！』

不一會兒。丁約翰又走回來。這回，他走得更快，可是更沒有聲音。他的眼中發了光，穩重而又興奮的向長順勾了一勾手指。他替長順高興，因爲富善先生要親自問長順的話。

長順傻子似的隨着約翰進到一間不很大的辦公室，富先生正在屋中來回的走，脖子一伸

一伸的像噎住似的。富善先生的心中顯然的是很不安定。見長順進來，他立住，拱了拱手。他不大喜歡握手，而以為拱手更恭敬，也更衛生一些。對長順，他本來沒有拱手的必要；長順不過是個孩子。可是，他喜歡純粹的中國人。假若穿西裝的中國人永遠得不到他的尊敬，那麼穿大褂的，不論年紀大小，總被他重視。

『你來送信，祁先生被捕了？』他用中國話問，他的灰藍色的眼珠更藍了一些，他是真心的關切瑞宣。『怎麼拿去的？』

長順結結巴巴的把事情述說了一遍。他永遠沒和外國人說過話，他不知道怎樣說才最合適，所以說得特別的不順利。

富善先生極注意的聽着。聽完，他伸了伸脖子，臉上紅起好幾塊來。『嗯！嗯！嗯！』他連連的點頭。『你是他的鄰居，唉！』看長順點了點頭，他又『嗯！』了一聲。『好！你是好孩子！我有辦法！』他挺了挺胸。『趕緊回去，設法告訴祁老先生，不要着急！我有辦法！我親自去把他保出來！』沉默了一會兒，他好像是對自己說：『這不是捕瑞宣，而是打老英國的嘴吧！殺雞給猴子看，哼！』

長順立在那裏，要再說話，沒得可說，要告辭又不好意思。他的心理可是很痛快，他今天是在作了一件『非常』的事情，足以把孫七的嘴堵住不再吹牛的事情！

『約翰！』富善先生叫。『領他出去給他點車錢！』而後對長順：『好孩子，回去吧！別對別人說咱們的事！』

丁約翰與長順都極得意的走出來。長順攔阻丁約翰給他車錢：『給祁先生辦點事，還能……』他找不着適當的言語表現他的熱心，而只傻笑了一下。

丁約翰塞到長順的衣袋裏一塊錢。他奉命這樣作就非作不可。

出了東交民巷，長順真的雇了車。他必須坐車，因為那一元錢是富善先生給他雇車用的。坐在車上，他心中開了鍋。他要去對外婆，孫七，李四爺，和一切的人講說他怎樣闖進英國府。緊跟着，他就警告自己：『一聲都不出，把嘴閉嚴像個蛤蚧！』同時，他又須設計怎樣去報告給祁老人，教老人放心。一會兒，他又想伊着那瑞宣怎樣被救出來，和怎樣感激他。想着想着，涼風兒吹低了他的頭。一大早上的恐懼，興奮，與疲乏，使他閉上了眼。忽然的他醒了，車已經停住。他打了個極大的哈欠，像要把一條大街都吞吃了似的。

回到家中，他編製了一大套謊言敷衍外婆，而後低着頭思索怎樣通知祁老人的妙計。

這時候，全胡同的人們都已由李四爺得到了祁家的不幸消息。李四爺並沒敢挨家去通知，而只在大家都圍着一個青菜挑子買菜的時候，低聲的告訴了大家。得到了消息，大家都把街門打開，表示鎮定。他們的心可是跳得都很快。只是這麼一條小胡同裏，他們已看到錢家與祁家兩家的不幸。他們都想盡點力，幫忙祁家，可是誰也沒有辦法與能力。他們只能偷偷的用眼角擦着五號的門。他們還照常的升火作飯，沏茶灌水，可是心理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與不平。

到了晌午，大家的心跳得更快了，這可是另一種的跳法。他們幾乎忘了瑞宣的事，因為聽到了兩個特使被刺身亡的消息，孫七連活都顧不得作了，他須回家喝兩口酒。多少日子了，他沒聽到一件痛快的事；今天，他的心張開了：『好！解恨！誰說咱們北平沒有英雄好漢呢！』他一邊往家走，一邊跟自己說。他忘了自己的近視眼，而把頭碰在電線杆子上。摸着頭上的大包，他還是滿心歡喜：『是這樣！要殺就揀大個的殺！是！』

小文夫婦是被傳到南海唱戲的，聽到這個消息，小文發表了他的藝術家的意見：『改朝

換代都得死人，有錢的，沒錢的，有地位的，沒地位的，作主人的，奴隸的，都得死！好戲裏面必須有法場，行刺，砍頭，才熱鬧，才叫好！」說完，他拿起胡琴來，拉了一個過門。雖然他要無動於衷，可是琴音裏也不怎麼顯着輕快激壯。

文若霞沒說什麼，只低頭啣了幾句審頭刺湯。

李四爺不想說什麼，搬了個小板凳，坐在門外，面對着五號的門。秋陽晒在他的頭上，他覺得舒服。他心中的天秤恰好兩邊一樣高了——你們拿去我們的瑞宣，我們結果了你們的特使。一號的小孩子本是去向特使行參見禮的，像兩個落在水裏的老鼠似的跑回家來。他倆沒敢在門外胡鬧，而是一直的跑進家門，把門關嚴。李四爺的眼角上露出一點笑紋來。老人一向不喜歡殺生，現在他幾乎要改變了心思——「殺」是有用處的，只要殺得對！

冠曉荷瞥着一肚子話，想找個人說一說。他的眉頭皺着點，彷彿頗有所憂慮。他並沒憂慮大赤包的安全，而是發愁恐怕日本人要屠城。他覺得特使被刺，理當屠城。自然，屠城也許沒有他的事，因為冠家是日本人的朋友。不過，日本人直要殺紅了眼，殺瘋了心，誰準知道他們不迷迷糊糊的也給他一刀呢？過度害怕的也就是首先屈膝的，可是屈膝之後還時常打

哆嗦。

一眼看見了李四爺，他趕了過來：『這麼鬧不好哇！』他的眉頭皺得更緊了一些。『你看，這不是太歲頭上動土嗎？』他以爲這件事完全是一種胡鬧。

李四爺立起來，拿起小板凳。他最不喜歡得罪人，可是今天他的胸中不知那兒來的一口壯氣，他決定得罪冠曉荷。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像報喪似的奔了祁家去。到門外，他沒有敲門，而說了一個什麼暗號。門開了，他和裏面的人像螞蟻相遇那麼碰一碰鬚兒，裏面的兩個人便慌忙走出來。三個人一齊走開。

李四爺看出來：特使被刺，大概特務不够用的了，所以祁家的埋伏也被調了走。他慢慢的走進家去。過了一會兒，他又出來，看曉荷已不在外面，趕緊的在四號門外叫了聲長順。長順一早半天並沒閒着，到現在還在思索怎麼和祁老人見面。聽見李四爺的聲音，他急忙跑出來。李四爺只一點手，他便跟在老人的身後，一同到祁家去。

頤梅已放棄了挖牆的工作，因爲祁老人不許她繼續下去。老人的怒氣還沒消逝，聲音相

當大的對她說：「幹嗎呀？不要再挖，誰也幫不了咱們的忙，咱們也別連累別人！這些老法子，全沒了用！告訴你，以後不要再用破缸頂街門！哼，人家會由房上跳進來！完了，完了！我白活了七十多歲！我的法子全用不上了！」是的，他的最寶貴的經驗都一個錢也不值了。他失去了自信。他像一匹被人棄捨了的老馬，任憑蒼蠅蚊子們欺侮，而毫無辦法。

小順兒和妞子在南屋裏偷偷的玩耍，不敢到院子裏來。偷偷的玩耍是兒童的很大的悲哀。韻梅給他們煮了點乾豌豆，使他們好佔住嘴，不出聲。

小順兒頭一個看見李四爺進來。他極興奮的叫了聲「媽」！院子裏已經安靜了一早半天，這一聲呼叫使大家都顫了一下。

韻梅紅着眼圈跑過來。「小要命鬼！你叫喚什麼？」剛說完，她又看見了李四爺，顧不得說什麼，她哭起來。

她不是輕於愛落淚的婦人，可是這半天的災難使她沒法不哭了。丈夫的生死不明，而一家人在自己的院子裏作了囚犯。假若她有出去的自由，她會跑掉了鞋底子去爲丈夫奔走，她有那麼點決心與勇氣。可是，她出不去。再說，既在家中出不去，她就該給老的小的弄飯

吃，不管她心中怎麼痛苦，也不管他們吃不吃。可是，她不能到街上或門外去買東西。她和整個的世界斷絕了關係，也和作妻的，作母的，作媳婦的責任脫了節。雖然沒上鎖鍊，她却變成囚犯。她着急，生氣，發怒，沒辦法。她沒聽說過，一人放捕，而全家也坐『獄』的辦法。只有日本人會出這種絕戶主意。現在，她才真明白了日本人，也才真恨他們。

『四爺！』祁老人驚異的叫。『你怎麼進來的？』

李四爺勉強的一笑；『他們走啦！』

『走啦？』天佑太太拉着小順兒與妞子趕了過來。

『日本的特使教咱們給殺啦，他們沒工夫再守在這裏！』

韻梅止住了啼哭。

『特使？死啦？』祁老人覺得一切好像都是夢。沒等李四爺說話，他打定了主意。『小順兒的媽，拿一股高香來，我給日本人燒香！』

『你老人家算了吧！』李四爺又笑了一下。『燒香？放鎗才有用呢！』

『哼！』祁老人的小眼睛裏發出仇恨的光來。『我要是有鎗，我就早已打死門口的那兩



個畜生了！中國人幫着日本人來欺侮咱們，混賬！」

『算了吧，聽聽長順兒說什麼。』李四爺把立在他身後的長順拉到前邊來。

長順早已等得不耐煩了，馬上挺了挺胸，把一早上的英勇事蹟，像說一段驚險的故事似的，說給大家聽。當他初進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是來看看熱鬧，所以沒大注意他。現在，他成了英雄，連他的嗚嚶嗚嚶的聲音彷彿都是音樂。等他說完，祁老人嘆了口氣：

『長順，難為你！好孩子！好孩子！我當是老街舊鄰們都揣着手在一旁看祁家的哈哈笑呢，原來……』他不能再說下去。感激鄰居的真情使他忘了對日本人的憤怒，他的心軟起來，怒火降下去，他的肩不再挺着，而鬆了下去。摸索着，他慢慢的坐在了台階上，雙手捧住了頭。

『爺爺！怎麼啦？』韻梅急切的問。

老人沒抬頭，低聲的說：『我的孫子也許死不了啦！天老爺，睜開眼照應着瑞宣吧！』事情剛剛有點希望，他馬上又還了原，仍舊是個老實的，和平的，忍受患難與壓迫的老人。

天佑太太掙扎了一上午，已經感到疲乏，極想去躺一會兒。可是，她不肯離開李四爺，

與長順。她不便宣佈二兒瑞豐的醜惡，但是她看出來朋友們確是比瑞豐還更親近，更可靠。這使她高興而又難過。把感情都壓抑住，她勉強的笑着說：『四大爺！長順！你們可受了累！』

韻梅也想道出心中的感激，可是說不出話來。她的心完全在瑞宣身上。她不敢懷疑富善先生的力量，可又不放心丈夫是不是可能的在富善先生去到以前，就已受了刑！她的心中時時的把錢先生與瑞宣合併到一塊兒，看見個滿身是血的瑞宣。

李四爺看看這個，看看那個，心中十分難過。眼前的男女老少都是心地最乾淨的人，可是一個個的都無緣無故的受到魔難。他幾乎沒有法子安慰他們。很勉強的，他張開了口：

『我看瑞宣也許受不了多少委屈，都別着急！』他輕嗽了一下，他知道自己的話是多麼平凡，沒有力量。『別着急！也別亂吵嚷！英國府一定有好法子！長順，咱們走吧！祁大哥，有事只管找我去！』也慢慢的往外走。走了兩步，他回頭對韻梅說：『別着急！先給孩子們作點什麼吃吧！』

長順也想交代一兩句，而沒能想出來。無聊的，他摸了摸小順的頭。小順兒笑了：

「妹妹我，都乖，聽話！不上門口去！」

他們往外走。兩個婦人像被吸引着似的，往外送。

李四爺伸出胳膊來。「就別送了吧！」

她們愣愣磕磕的站住。

祁老人還捧着頭坐在那裏，沒動一動。

這時候，瑞宣已在獄裏過了幾個鐘頭。這裏，也就是錢默吟先生來過的地方。這地方的一切設備可是已和默吟先生所知道的大不相同了。當默吟到這裏的時節，牠的一切還都因陋就簡的，把學校變為臨時的監獄。現在，牠已是一座『完美的』監獄，處處看得出日本人的『苦心經營』。任何一個小地方，日本人都花了心血，改造又改造，使任何人一看都得稱讚牠為殘暴的結晶品。在這裏，日本人充分的表現了他們殺人藝術的造詣。是的，殺人是他們的一種藝術，正像他們吃茶與插瓶花那麼有講究。來到這裏的不只是犯人，而也是日本人折來的花草；他們必須在斷了呼吸以前，經驗到最耐心的，最細膩的藝術方法，把血一滴一滴的，緩慢的，巧妙的，最痛苦的，流盡。他們的痛苦正是日本人的欣悅。日本軍人所受的教

育，使他們不僅要兇狠殘暴，而是吃進去毒狠的滋味，教殘暴變成像愛花愛鳥那樣的一種趣味，這所監獄正是這種趣味與藝術的試驗所。

瑞宣的心裏相當平靜。在平日，他愛思索；即使是無關宏旨的一點小事，他也要思前想後的考慮，以便得到個最妥善的辦法。從七七抗戰以來，他的腦子就沒有閒着過。今天，他被捕了，反倒覺得事情有了個結束，不必再想什麼了。臉上很白，而嘴邊上掛着點微笑，他走下車來，進了北京大學——他看得非常的清楚，那是『北大』。

錢先生曾經住過的牢房，現在已完全變了樣子。樓下的一列房，已把前臉兒拆去，而安上很密很粗的鐵條，極像動物園的獸籠子。牢房改得很小，窄窄的分爲若干間，每間裏只够容納一對野豬或狐狸的。可是，瑞宣看清，每一間裏都有十個到十二個犯人。他們只能胸靠背背，嘴頂着腦杓兒立着，誰也不能動一動。屋裏除了人，沒有任何東西，大概犯人大小便也只能立着，就地執行。瑞宣一眼掃過去，這樣的獸籠至少有十幾間。他哆嗦了一下。籠外，只站着兩個日兵，六隻眼——兵的兩隻，鎗的兩隻——可以毫不費力的控制一切。瑞宣低下頭去。他不曉得自己是否也將被放進那集體的『站籠』去。假若進去，他猜測着，只須

站兩天他就會斷了氣的。

可是，他被領到最靠西的一間牢房裏去，屋子也很小，可是空着的。他心裏說：「這也許是優待室呢！」小鐵門開了鎖。他大彎腰才擠了進去。三合土的地上，沒有任何東西，除了一片片的，比土色深的，發着腥氣的，血蹟。他趕緊轉過身來，面對着鐵柵，他看見了陽光，也看見了一個兵。那個兵的鎗刺使陽光減少了熱力。抬頭，他看見天花板上懸着一根鐵條。鐵條上纏着一團鐵絲，鐵絲中纏着一隻手，已經腐爛了的手。他收回來眼光，無意中的看到東牆，牆上舒舒展展的釘着一張完整的人皮。他想馬上走出去，可是立刻看到了鐵柵。既無法出去，他爽性看個週到，他的眼不敢遲疑的轉到西牆上去。牆上，正好和他的頭一邊兒高，有一張棧好的橫幅，上邊貼着七個女人的陰戶。每一個下面都用紅筆記着號碼，旁邊還有一朵畫得很細緻的小圖案花。

瑞宣不敢再看。低下頭，他把嘴閉緊。待了一會兒，他的牙咬出響聲來。他不顧得去想自己的危險，一股怒火燃燒着他的心。他的鼻翅撐起來，帶着響的出氣。

他決定不再想家裏的事。他看出來，他的命運已被日本人決定。那懸着的手，釘着的人

皮，是特意教他看的，而他的手與皮大概也會作展覽品。好吧，命運既被決定他就笑着迎上前去。他冷笑了一聲。祖父，父母，妻子……都離他遠了，他似乎已想不清楚他們的面貌。就是這樣才好，死要死得痛快，沒有淚，沒有縈繞，沒有顧慮。

他呆呆的立在那裏，不知有多久；一點斜着來的陽光碰在他的頭上，他才如夢方醒的動了一動。他的腿已發僵，可是仍不肯坐下，倒彷彿立着更能多表示一點堅強的氣概。有一個很小很小的便衣日本人，像一頭老鼠似的，在鐵柵外看了他一眼，而後笑着走開。他的笑容留在瑞宣的心裏，使瑞宣惡心了一陣。又過了一會兒，小老鼠又回來，向瑞宣惡意的鞠了一躬。小老鼠張開嘴，用相當好的中話說：「你的不肯坐下，客氣，我請一位朋友來陪你！」說完，他回頭一抬手。兩個兵拾過一個半死的人來，放在鐵柵外，而後搬弄那個人，使他立起來。那個人——一個臉上全腫着，看不清有多大歲數的人——已不會立住。兩個兵用一條繩把他網在鐵柵上。「好了！祁先生，這個人的不聽話，我們請他老站着。」小老鼠笑着說，說完他指了指那個半死的人的腳。瑞宣這才看清，那個人的兩腳十指是釘在木板上的。那個人東樑一下，西樑一下，而不能倒下去，因為有繩子攏着他的胸。他的腳指已經發黑。

過了好大半天，那個人佻啣了一聲。一個兵極快的跑過來，用鎗把子像舂米似的砸他的脚。已經腐爛的脚指被砸斷了一個。那個人像飢狼似的長嚎了一聲，垂下頭去，不再出聲。『你的喊！打！』那個兵眼看着瑞宣。罵那個人。然後，他珍惜的拾起那個斷了的脚指，細細的玩賞。看了半天，他用臂攏着鎗，從袋中掏出張紙來，把脚指包好，記上號碼。而後，他向瑞宣笑了笑，回到崗位去。

過了有半個鐘頭吧，小老鼠又來到。看了看斷指的人，看了看瑞宣。斷指的人已停止了呼吸。小老鼠惋惜的說：『這個人不結實的，穿木鞋不到三天就死的！中國人體育不講究的！』一邊說，他一邊搖頭，好像很替中國人的健康擔憂似的。嘆了口氣，他又對瑞宣說：『英國使館，沒有木鞋的？』

瑞宣沒出聲，而明白了他的罪狀。

小老鼠板起臉來：『你，看起英國的，看不起大日本的！要悔改的！』說完，他狠狠的踢了死人兩脚。話從牙縫中濺出來：『中國人，一樣的！都不好的！』他的兩隻發光的鼠眼瞪着瑞宣。瑞宣沒瞪眼，而只淡淡的看着小老鼠。老鼠發了怒：『你的厲害，你的也會穿木

鞋的！』說罷，他拖着極大的步子走開，好像一步就要跨過半個地球似的。

瑞宣呆呆的看着自己的脚。等着脚指上挨釘。他知道自己身體並不十分強壯，也許釘了釘以後，只能活兩天。那兩天當然很痛苦，可是過去以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永遠什麼也不知道了——無感覺的永生！盼望事情就會如此的簡單，迅速。他承認他有罪，應當這樣慘死，因為他因循，苟安，沒能去參加抗戰。

兩個囚犯，默默的把死人抬了走。他兩個眼中都含着淚，可是一聲也沒出。聲音是『自由』的語言，沒有自由的只能默默的死去。

院中忽然增多了崗位。出來進去的日本人像螞蟻搬家那麼緊張忙碌。瑞宣不曉得南海外的刺殺，而只覺得那些亂跑的矮子們非常的可笑。生爲一個人，他以為，已經是很可憐；生爲一個日本人，把可憐的生命全花費在亂咬亂鬧上，就不但可憐，而且可笑了！

一隊一隊的囚犯，由外面像羊似的被趕進來，往後邊走。瑞宣不曉得外邊發生了什麼事，而只盼望北平城裏或城外發生了什麼暴動。暴動，即使失敗，也是光榮的。像他這樣獸獸的等着剝皮剔指，只是日本人手中玩弄着的一條小虫，恥辱是他永遠的謠號！



## 十四

瑞宣趕得機會好。司令部裏忙着審刺客，除了小老鼠還來看他一眼，戲弄他幾句，沒有別人來打擾他。第一天的正午和晚上，他都得一個比地皮還黑的饅頭，與一碗白水。對着人皮，他沒法往下嚥東西。他只喝了一碗水。第二天，他的『飯』改了；一碗高粱米飯代替了黑饅頭。看着高粱米飯，他想到了東北。關內的人並不吃高粱飯。這一定是日本人在東北給慣了囚犯這樣的飯食，所以也用牠來『優待』關內的犯人。日本人自以為最通曉中國的事，瑞宣想，那麼他們就該知道北平人並不吃高粱。也許是日本人在東北作慣了的，就成了定例定法，適用於一切的地方。瑞宣，平日自以為明白日本人，不敢再那麼自信了。他想不清楚，日本人在什麼事情上要一成不變，在那裏又隨地變動；和日本人到底明白不明白中國人與中國事。

對他自己被捕的這件事，他也一樣的摸不清頭腦。日本人爲什麼要捕他呢？爲什麼捕了

來既不審問，又不上刑呢？難道他們只是爲教他來觀光？不，不能！日本人不是最陰險，最詭祕，不願教人家知道他們的暴行的嗎？那麼，爲什麼教他來看呢？假若他能幸而逃出去，他所看見的豈不就成了歷史，永遠是日本人的罪案麼？他們也許決不肯放了他，那麼，又幹嗎『優待』他呢？他怎想，怎弄不清楚。他不敢斷定，日本人是聰明，還是愚癡；是事事有辦法，還是隨意的亂搞。

最後，他想了出來：只要想侵略別人，征服別人，傷害別人，就只有亂搞，別無辦法。侵略的本身就是胡來，因爲侵略者只看見了自己，而且順着自己的心思假想出被侵略者應當是什麼樣子。這樣，不管侵略者計算的多麼精細，他必然的遇到挫折與失算。爲補救失算，他只好再順着自己的成見從事改正，越改也就越錯，越亂。小的修正與嚴密，並無補于大前題的根本錯誤。日本人，瑞宣以爲，在小事情上的確是費了心機；可是極細心捉蠱子的小猴，永遠是小猴，不能變成猩猩。

這樣看清楚，他嘗了一兩口高粱米飯。他不再憂慮。不管他自己生還是死，他看清日本人必然失敗。小事聰明，大事胡塗，是日本人必然失敗的原因。

假若瑞宣正在這層思慮大的問題，富善先生可是正想一些最實際的，小小的而有實效的辦法。瑞宣的被捕，使老先生憤怒。把瑞宣約到使館來作事，他的確以為可以救了瑞宣自己和祁家全家人的性命。可是，瑞宣被捕。這傷了老人的自尊心。他準知道瑞宣是最規矩正派的人，不會招災惹禍。那麼，日本人捉捕瑞宣，必是向英國人挑戰。的確，富善先生是中國化了的英國人。可是，在他的心的深處，他到底隱藏着一些並未中國化了的東西。他同情中國人，而不便因同情中國人也就不佩服日本人的武力。因此，看到日本人在中國的殺戮橫行，他只能抱着一種無可奈何之感。他不是個哲人，他沒有特別超越的胆識，去斥責日本人。這樣，他一方面，深盼英國政府替中國主持正義，另一方面，却又以為只要日本不攻擊英國，便無須多管閒事。他深信英國是海上之王，日本人決不敢來以卵投石。對自己的國力與國威的信仰，使他既有點同情中國，又必不可免的感到自己的優越。他決不幸災樂禍，可也不便見義勇為，為別人打不平。瑞宣的被捕，他看，是日本人已經要和英國碰一碰了。他動了心。他的同情心使他決定救出瑞宣來，他的自尊心更加强了這個決定。

他開始想辦法。他是英國人，一想他便想到辦公事向日本人交涉。可是，他也是東方化

了的英國人，他曉得在公事遞達之前，瑞宣也許已經受了毒刑，而在公事遞達之後，日本人也許先結果了瑞宣的性命，再回覆一件『杳無此人』的，客氣的公文。況且，一動公文，就是英日兩國間的直接接觸，他必須請示大使。那麻煩，而且也許惹起上司的不悅。爲迅速，爲省事，他應用了東方的辦法。

他找到一位『大哥』，給了錢，他自己的錢，託『大哥』去買出瑞宣來。『大哥』是愛面子，而不關心是非的。他必須賣給英國人，一個面子，而且給日本人找到一筆現款。

錢遞進去，瑞宣看見了高粱米飯。

第三天，也就是小崔被砍頭的那一天，約摸在晚八點左右，小老鼠把前天由瑞宣身上搜去的東西都拿回來，笑得像個開了花的饅頭似的，低聲的說：『日本人大大的好的！客氣的！親善的！公道的！你可以開路的！』把東西遞給瑞宣，他的臉板起來：『你起誓的！這裏的事，一點，一點，不准說出去的；說出去，你會再拿回來的，穿木鞋的！』

瑞宣看着小老鼠出神。日本人簡直是個謎。即使他是全能的上帝，也沒法子判斷小老鼠到底是什麼玩藝兒！他起了誓。他這才明白爲什麼錢先生始終不肯對他說獄中的情形。

剝了一個皮夾，小老鼠不忍釋手。瑞宣記得，裏面有三張一元的鈔票，幾張名片，和兩張當票。瑞宣沒伸手索要，也無意贈給小老鼠。小老鼠，最後，纏不住勁兒了，笑着問：『心交心交？』瑞宣點了點頭。他得到小老鼠的誇讚：『你的大大的好！你的請！』瑞宣慢慢的走出來。小老鼠把他領到後門。

瑞宣不曉得是不是富善先生營救他出來的，可是很願馬上去看他；即使富善先生沒有出力，他也願意先教老先生知道他已經出來，好放心。心裏這樣想，他可是一勁兒往西走。『家』吸引着他的脚步。他雇了一輛車。在獄裏，雖然挨了三天的餓，他並沒感到疲乏；怒氣支撐着他的精神與體力。現在，出了獄門，他的怒氣降落下去，腿馬上軟起來。坐在車上，他感到一陣眩暈，惡心。他用力的抓住車墊子，鎮定自己。昏迷了一下，出了滿身的涼汗，他清醒過來。待了半天，他才去擦擦臉上的汗。三天沒盥洗，臉上有一層浮泥。

閉着眼，涼風撩着他的耳與腮，他舒服了一點。睜開眼，最先進入他的眼中的是那些燈光，明亮的，美麗的，燈光。他不由的笑了一下。他又得到自由，又看到了人世的燈光。馬上，他可是也想起那些站在囚牢裏的同胞。那些人也許和他一樣，沒有犯任何的罪，而被圍

在那裏，站着；站一天，兩天，三天，多麼強壯的人也會站死，不用上別的刑。

『亡國就是最大的罪！』他想起這麼一句，反覆的念道着。他忘了燈光，忘了眼前的一切。那些燈，那些人，那些舖戶，都是假的，都是幻影。只要獄裏還站着那麼多人，一切都不存在！北平，帶着牠的湖山宮殿，也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罪惡！

車夫，一位四十多歲，腿腳已不甚輕快的人，爲掩飾自己的遲慢，說了話：『我說先生，你知道今兒個砍頭的拉車的姓什麼嗎？』

瑞宣不知道。

『姓崔呀！西城的人！』

瑞宣馬上想到了小崔。可是，很快的他便放棄了這個想頭。他知道小崔是給瑞豐拉包車，一定不會忽然的，無緣無故的砍頭。再一想，即使真是小崔，也不足爲怪；他自己不是無緣無故的被抓進去了麼？『他爲什麼……』

『還不知道嗎，先生？』車夫看左右無人，放低了聲音說：『不是什麼特使教咱們給殺了嗎？姓崔的，還有一兩千人都抓了進去；姓崔的掉了頭！是他行的刺不是，誰可也說不上

來。反正咱們的腦袋不值錢，隨便砍吧？我入他奶奶的！」

瑞宣明白了爲什麼這兩天，獄中趕進來那麼多人，也明白了他爲什麼沒被審詢和上刑。他趕上個好機會，白揀來一條命。假若他可以『幸而免』，焉知道小崔不可以誤投羅網呢？國土被人家拿去，人的性命也就交給人家掌管，誰活誰死都由人家安排。他和小崔都想偷偷的活着，而偷生恰好是慘死的原因。他又閉上了眼，忘了自己小崔，而想像着在自由中國的陣地裏，多多少少自由的人，自由的選擇好死的地方與死的目的。那些面向着鎗彈走的才是真的人，才是把生命放在自己的決心與胆量中的。他們活，活得自由；死，死得光榮。他與小崔，哼，不算數兒！

車子忽然停在家門口，他楞磕磕的睜開眼。他忘了身上沒有一個錢。摸了摸衣袋，他向車夫說：『等一等，給你拿錢。』

『是了，先生，不忙！』車夫很客氣的說。

他拍門，很冷靜的拍門。由死亡裏逃出，把手按在自己的家門上，應當是動心的事。可是他很冷靜。他看見了亡國的真景象，領悟到亡國奴的生與死相距有多麼近。他的心硬了，

不預備在逃出死亡而繼續去偷生搖動他的感情。再說，家的本身就是囚獄，假若大家只顧了油鹽醬醋，而忘了靈魂上的生活。

他聽到韻梅的脚步聲。她立住了，低聲的問：『誰？』他只淡淡的答了聲：『我！』她跑上來，極快的開了門。夫妻打了對臉。假若她是個西歐的女人，她必會急忙上去，緊緊的抱住丈夫。她是中國人，雖然她的心要跳出來，跳到丈夫的身裏去，她可是收住脚步，倒好像夫妻之間有一條什麼無形的牆壁阻隔着似的。她的大眼睛亮起來，不知怎樣才好的問了聲：『你回來啦？』

『給車錢！』瑞宣低聲的說。說完，他走進院中去。他沒感到夫妻相見的興奮與欣喜，而只覺得自己的偷偷被捉走，與偷偷的回來，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假若他身上受了損傷，或臉上刺了字，他必會驕傲的邁進門坎，笑着接受家人的慰問。可是，他除了心靈上受了損傷，身上並沒一點血痕——倒好像連日本人都不能打他似的。當愛國的人們正用戰爭換取和平的時候，血痕是光榮的徽章。他沒有這個徽章，他不過只挨了兩三天的餓，像一條餓狗垂着尾巴跑回家來。



天佑太太在屋門口立着呢。她的聲音有點顫；「老大！」

瑞宣的頭不敢抬起來，輕輕的叫了聲：「媽！」

小順兒與妞子這兩天都睡得遲了些，爲是等着爸爸回來，他們倆笑着，飛快的跑過來。  
「爸！你回來啦？」一邊一個，他們拉住了爸的手。

兩隻溫暖的小手，把瑞宣的心扯軟。天真純摯的愛把他的恥辱驅去了許多。

「老大！瑞宣！」祁老人也還沒睡，等着孫子回來，在屋中叫。緊跟着，他開開屋門；  
「老大，是你呀？」

瑞宣拉着孩子走過來：「是我，爺爺！」

老人哆嗦着下了台階，心急而身體慢的跪下去：「歷代的祖宗有德呀！老祖宗們，我這兒磕頭了！」他向西磕了三個頭。

撤開小順兒與妞子，瑞宣趕緊去攙老祖父。老人混身彷彿都軟了，半天才立起來。老少四輩兒都進了老人的屋中。

天佑太太乘這個時節，在院中囑告兒媳：「他回來了，真是祖上的陰功！就別跟他講究。」

老二了！是不是？」

韵梅眨了兩下眼，「我不說！」

在屋中，老人的眼盯住了長孫，好像多年沒見了似的。瑞宣的臉瘦了一圈兒。三天沒刮臉。短的，東一東西一根的鬍子，給他添了些病容。

天佑太太與韵梅也走進來，她們都有一肚子話，而找不到話頭兒，所以都極關心的又極愚傻的，看着瑞宣。

「小順兒的媽！」老人的眼還看着孫子，而向孫媳說：「你倒是先給他打點水，泡點茶呀！」

韵梅早就想作點什麼可是直到現在才想起來泡茶和打水。她笑了一下：「我簡直的迷了頭啦，快快！」說完，她很快的跑出去。

「給他作點什麼吃呀！」老人向兒媳說。他願也把兒媳支出去，好獨自佔有孫子，說出自己的勇敢與傷心來。

天佑太太也下了廚房。

老人的話太多了，所以隨便的就提出一句來——話太多了的時候，是在哪裏都可以起頭的。

『我怕他們嗎？』老人的小眼眯成一道縫，把三天前的鬥爭場面從新擺在眼前：『我哼！露出胸膛教他們放鎗！他們沒——敢——打！哈哈！』老人冷笑了一聲。

小順兒拉了爸一把，爺兒倆都坐在炕沿上。小妞子立在爸的腿中間。他們都靜靜的聽着老人指手畫腳的說。瑞宣摸不清祖父說的是什麼，而只覺得祖父已經變了樣子。在他的記憶中，祖父的教訓永遠是和平，忍氣，吃虧，而沒有勇敢，大胆，與冒險。現在，老人說露出胸膛教他們放鎗了！壓迫與暴行大概會使一隻綿羊也要向前碰頭呢？

天佑太太先提着茶壺回來。在公公面前，她不敢坐下。可是，儘管必須立着，她也甘心。她必須多看長子幾眼，還有一肚子話要對兒子說。

兩口熱茶喝下去，瑞宣的精神振作了一些。雖然如此，他還是一心的想去躺下，睡一覺。可是，他必須聽祖父說完，這是他的責任。他的責任很多，聽祖父說話兒，被日本人捕去，忍受小老鼠的戲弄……都是他的責任。他是盡責任的亡國奴。

好容易等老人把話說完，他知道媽媽必還有一大片話要說。可憐的媽媽！

她的臉色黃得像一張舊紙，沒有一點光彩；她的眼陷進好深，眼皮是青的；她早就該去休息，可是還掙扎着不肯走開。

韻梅端來一盆水。瑞宣不顧得洗臉，只草草的擦了一把；坐獄使人記住大事，而把洗臉刷牙可以忽略過去。

『你吃點什麼呢？』韻梅一邊給老人與婆母倒茶，一邊問丈夫。她不敢只單純的招呼丈夫，而忽略了老人們。她是妻，也是媳婦；媳婦的責任似乎比妻更重要。

『隨便！』瑞宣的肚中確是空虛，可是並不怎麼熱心張羅吃東西，他更需要安睡。

『揪點麵片兒吧，薄薄的！』天佑太太出了主意。等兒媳走去。她才問瑞宣：『你沒受委屈啊？』

還好！瑞宣勉強的笑了一下。

老太太還有好多話要談，但是她曉得怎麼控制自己。她的話像滿滿的一杯水，雖然很滿，可是不會撒出來。她看出兒子的疲倦，需要休息。她最不放心的的是兒子有沒有受委屈。

兒子既說了『還好』，她不再多盤問。『小順兒，咱們睡覺去！』

小順兒捨不得離開。

『小順兒，乖！』瑞宣懶懶的說。

『爸！明天你不再走了吧？』小順兒似乎很不放心爸爸的安全。

『嗯！』瑞宣說不出什麼來。他知道，只要日本人高興，明天也還會下獄的。

等媽媽和小順兒走出去，瑞宣也立起來。『爺爺，你該休息了吧？』

老人似乎有點不滿意孫子：『你還沒告訴我，你受了什麼委屈呢！』老人非常的興奮，毫無倦意。他要聽聽孫子下獄的情形，好與自己的勇敢的行動合到一處，成爲一段有頭有尾的歷史。

瑞宣沒精神，也不敢，述說獄中的情形。他知道中國人不會保守祕密，而日本人又耳目靈通；假若他隨便亂說，他就必會因此而再下獄。於是，他只說了句『裏邊還好！』就拉扭子走出來。

到了自己屋中，他一下子把自己扔在床上。他覺得自己的床比什麼都更可愛，軟軟的

托着他的全身，使身上一切的地方都有了着落，而身上有了靠頭，心裏也就得到了安穩與舒適。懲治人的最簡單，也最厲害的方法便是奪去他的床！這樣想着，他的眼已閉上，像被風吹動着的燭光似的，半滅未滅的，他帶着未思索完的一點意思沉入夢鄉。

韻梅端着碗進來，不知怎麼辦好了。叫醒他呢，怕他不高興；不叫他呢，又怕麪片兒涼了。

小妮子眨巴着小眼，出了主意：『妮妞吃點？』

在平日，妮子的建議必遭拒絕；韻梅不許孩子在睡覺以前吃東西。今天，韻梅覺得一切都可以將就一點，不必一定都守規矩。她沒法表示出她心中的歡喜，好，就用給小女兒一點麪片吃來表示吧。她扒在小妮子的耳邊說：『給你一小碗吃，吃完乖乖的睡覺！爸回來好不好？』

『好！』妮子也低聲的說。

韻梅坐在椅子上看一眼妮子，看一眼丈夫。她決定不睡覺，等丈夫醒了再去另作一碗麪片。即便他睡一夜，她也可以等一夜。丈夫回來了，她的後半生就都有了依靠，犧牲一夜的

睡眠算得了什麼呢。她輕輕的起來，輕輕的給丈夫蓋上了一床被子。

快到天亮瑞宣才醒過來。睜開眼，他忘了是在哪裏，很快的，不安的，他坐起來。小妞子的小床前放着油燈，只有一點點光兒。韻梅在小床前一把椅子上打盹呢。

瑞宣的頭還有點疼，心中寡寡勞勞的像是餓，又不想吃，他想繼續睡覺。可是韻梅的徹夜不睡感動了他。他低聲的叫：『小順兒的媽！梅！你怎麼不睡呢？』

韻梅揉了揉眼，把燈頭捻大了點。『我等着給你作麵呢！什麼時候了？』

鄰家的雞聲回答了她的問題。

『喲！』她立起來，伸了伸腰，『快天亮了！你餓不餓？』

瑞宣搖了搖頭。看着韻梅，他忽然的想說出心中的話，告訴她獄中的情形，和日本人的殘暴。他覺得她是他的唯一的真朋友，應當分擔他的患難，知道他一切的事情。可是，繼而一想，他有什麼值得告訴她的呢？他的軟弱與恥辱是連對妻子也拿不出來的呀！

『你躺下睡吧，別受了涼！』他只拿出這麼兩句敷衍的話來。是的，他只能敷衍。他沒有生命的真火與熱血，他只能敷衍生命，把生命的價值貶降到馬馬虎虎的活着，只要活着便

是盡了責任。

他又躺下去，可是不能再安睡。他想，即使都不說，似乎也應告訴韻梅幾句，好表示對她的親熱與感激。可是，韻梅吹滅了燈，躺下便睡着了。她好像簡單得和小妞子一樣，只要他平安的回來，她便放寬了心；他說什麼與不說什麼都沒有關係。她不要求感激，也不多心冷淡，她的愛丈夫的誠心像一顆燈光，只管放亮，而不索要報酬與誇讚。

早晨起來，他的身上發僵，好像受了寒似的。他可是決定去辦公，去看富善先生，他不肯輕易請假。

見到富善先生，他找不到適當的話表示感激。富善先生，到底是英國人，只問了一句『受委屈沒有』就不再說別的了。他不願意教瑞宣多說感激的話。英國人沉得住氣。他也沒說怎樣把瑞宣救出來的。至於用他個人的錢去行賄，他更一字不提，而且決定永遠不提。

『瑞宣！』老人伸了伸脖子，懇切的說：『你應當休息兩天，氣色不好！』  
瑞宣不肯休息。

『隨你！下了班，我請你吃酒！』老先生笑了笑，離開瑞宣。



這點經過，使瑞宣滿意。他沒告訴老人什麼，老人也沒告訴他什麼，而彼此心中都明白：人既然平安的出來，就無須再去囉嗦了。瑞宣看得出老先生是真心的歡喜，老人也看得出瑞宣是誠心的感激，再多說什麼便是廢話。這是英國人的辦法，也是中國人的交友之道。到了晌午，兩個人都喝過了一杯酒之後，老人才說出心中的顧慮來；

『瑞宣！從你的這點事，我看出一點，一點——噢，也許是過慮，我也希望這是過慮！我看哪，有朝一日，日本人會突擊英國的！』

『能嗎？』瑞宣不敢下斷語。他現在已經知道日本人是無可捉摸的。替日本人揣測什麼，等於預言老鼠在夜裏將作些什麼。

『能嗎？怎麼不能！我打聽明白了，你的被捕純粹因為你在使館裏作事！』  
『可是英國有強大的海軍？』

『誰知道！希望我這是過慮！』老人呆呆的看着酒杯，不再說什麼。

喝完了酒，老人告訴瑞宣：『你回家吧，我替你請半天假。下午四五點鐘，我來看你，給老人們壓驚！要是不麻煩的話，你給我預備點餃子好不好？』

瑞宣點了頭。

冠曉荷特別注意祁家的事。瑞宣平日對他那樣冷淡，使他沒法不幸災樂禍。同時，他以為小崔既被砍頭，大概瑞宣也許會死。他知道，瑞宣若死去，祁家就非垮台不可。祁家若垮了台，便減少了一些精神上的威脅——全胡同中，只有祁家體面，可是祁家不肯和他表示親善。再說，祁家垮了，他就應當買過五號的房來，再租給日本人。他的左右要是都與日本人為隣，他就感到安全，倒好像是住在日本國似的了。

可是，瑞宣出來了。曉荷趕緊矯正自己。要是被日本人捉去而不敢殺，他想，瑞宣的來歷一定大得很！不，他還得去巴結瑞宣。他不能因為精神上的一點壓迫而得罪大有來歷的人。

他時時的到門外來立着，看看祁家的動靜。在五點鐘左右，他看到了富善先生在五號門外叩門，他的古頭伸出來，半天收不回去。像著天求偶的狗似的，他吐着舌頭飛跑進去；

『所長！所長！英國人來了！』

『什麼？』大赤包驚異的問。

『英國人！上五號去了！』

『真的？』大赤包一邊問，一邊開始想具體的辦法。『我們是不是應當過去壓驚呢？』

『當然去！馬上就去，咱們也和那個老英國人套套交情！』曉荷急忙就要換衣服。

『請原諒我多嘴，所長！』高亦陀又來等晚飯，恭恭敬敬的對大赤包說。『那合適嗎？這年月似乎應當抱住一頭兒，不便腳踉蹌兩隻船吧？到祁家去，倘若被暗探看見，報告上去，總……所長你說是不是？』

曉荷不加思索的點了頭。『亦陀你想的對！你真有思想！』

大赤包想了想：『你的話也有理。不過，作大事的人都得八面玲瓏。方面越多，才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吃得開！我近來總算能接近些個大人物了，你看，他們說中央政府不好嗎？不！他們說南京政府不好嗎？不！他們說英美或德意不好嗎？不！要不怎麼成爲大人物呢，人家對誰都留着活口兒，對誰都不即不離的。因此，無論誰上台，都有他們的飯吃，他們永遠是大人物！亦陀，你還有點所見者小！』

『就是！就是！』曉荷趕快的說：『我也這麼想！鬧義和拳的時候，你頂好去練拳；等』

到有了巡警。你就該去當巡警。這就叫作義和拳當巡警，隨機應變！好啦，咱們還是過去看看吧？

大赤包點了點頭。

富善先生和祁老人很談得來。祁老人的一切，在富善先生眼中，都帶着地道的中國味兒，足以和他心中的中國人嚴密的合到一塊兒。祁老人的必定讓客人坐上座，祁老人的一會兒一讓茶，祁老人的謙恭與繁瑣，都使富善先生滿意。

天佑太太與韻梅也給了富善先生以很好的印象。她們雖沒有裹小腳，可是也沒燙頭髮與抹口紅。她們的客人非常的有禮貌，而繁瑣的禮貌老使富善先生心中高興。

小順兒與妞子看見富善先生，既覺得新奇，又有點害怕，既要上前摸摸老頭兒的洋衣服，而又有點忸怩。這也使富善先生歡喜，而一定要抱一抱小妞子——「來吧，看看我的高鼻子和藍眼睛！」

由表面上的禮貌與舉止，和大家的言談，富善先生似乎一眼看到了一部歷史，一部激變中的中國近代史。祁老人是代表着清朝人的，也就是富善先生所最願看到的中國人。天佑太

太是代表着清朝與民國之間的人的，她還保留着一些老的規矩，可是也攔不住新的事情的興起。瑞宣純粹的是個民國的人，他與祖父在年紀上雖只差着四十年，而在思想上却相隔有一兩世紀。小順兒與妞子是將來的人。將來的中國人須是什麼樣子呢？富善先生想不出。他極喜歡祁老人，可是也攔不住天佑太太與瑞宣的改變，更攔不住小順子與妞子的繼續改變。他願意見個一成不變的，特異而有趣的中國文化，可是中國像被狂風吹着的一隻船似的，順流而下。看到祁家的四輩人，他覺得他們是最奇異的一家人。雖然他們還都是中國人，可是又那麼複雜，那麼變化多端。最奇怪的是這些各有不同的人還居然住在一個院子裏，這都很和睦，倒彷彿是每人都要變，而又有個什麼大的力量使他們在變化中還不至於分裂渙散。在這奇怪的一家子裏，似乎每個人都忠於他的時代，同時又不激烈的拒絕別人的時代，他們把不同的時代採到了一塊，像用許多味藥採成的一個藥丸似的。他們都順從着歷史，同時又似乎抗拒着歷史。他們各有各的文化，而又彼此寬容，彼此體諒。他們都往前走又都像往後退。

這樣的一家人，是否有光明的前途呢？富善先生想不清楚了，更切迫的，這樣的一家人是否受得住日本人的暴力的掃蕩，而屹然不動呢？他看着小妞子與小順兒，心中有一種說不

出的難過。他自居爲中國通，可是不敢再隨便的下斷語了！他看見這一家子，像一隻船似的，已裹在颶風裏。他替他們着急，而又不便太着急；誰知道他們到底是一隻船還是一座山呢？爲山着急是多麼傻氣啊！

大赤包與晚荷穿着頂漂亮的衣服走進來。爲是給英國人一個好印象，大赤包穿了一件薄呢子的洋衣，露着半截胳膊，沒有領子。她的唇抹得極大極紅，頭髮捲成大小二三十個鷄蛋捲，像個漂亮的妖精。

他們一進來，瑞宣就愣住了。可是，極快的他打定了主意。他是下過監牢，看過死亡與地獄的人了，不必再爲這種妖精與人怪動氣動怒。假若他並沒在死亡之前給日本人屈膝，那就何必一定不招呼兩個日本人的走狗呢？他決定不生氣，不拒絕他們。他想，他應當不費心思的逗弄着他們玩，把他們當作小貓小狗似的隨意耍弄。

富善先生吓了一跳。他正在想中國人都在變化，可是竟沒想到中國人會變成妖精。他有點手足失措。

瑞宣給他們介紹：「富善先生，冠先生，冠太太，日本人的至友和親信！」

大赤包聽出瑞典的諷刺，而處之泰然。她尖聲的咯咯的笑了。「哪裏啣！日本人還大得過去英國人？老先生，不要聽瑞典亂說！」

曉荷根本沒聽出來諷刺，而只一心一意的要和富善先生握手。他以為握手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最進步的禮節，而與一位西洋人握手差不多便等於留了十分鐘或半分鐘的洋。

可是，富善先生不高興握手，而把手拱起來。曉荷趕緊也拱手：「老先生，了不得的，會拱手的！」他拿出對日本人講話的腔調來，他以為把中國話說得半通不通的就差不多是說洋話了。

他們夫婦把給那瑞典壓驚這回事，完全忘掉，而把眼，話，注意，都放在富善先生身上。大赤包的話像暴雨似的往富善先生身上灑。富善先生每回答一句就立刻得到曉荷的稱讚——「看！老先生還會說『豈敢』！」——「看，老先生還知道炸醬麵！好的很！」

富善先生開始後悔自己的東方化。假若他還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那就好辦了，他會被起面孔給妖精一個冷肩膀吃。可是，他是中國化的英國人，學會了過度的客氣與努力的敷衍。他不願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樣，大赤包和冠曉荷可就得了意，像淘氣無知的孩子似的，

得到個好臉色便加倍的討厭了。

最後，曉荷又拱起手來：『老先生，英國府方面還用人不用！我倒願意，是，願意……你曉得？哈哈！拜託，拜託！』

以一個英國人說，富善先生不應當扯謊，以一個中國人說，他又不該當面使人難堪。他爲了難。他決定犧牲了餃子，而趕快逃走。他立起來，結結巴巴的說：『瑞宣，我剛剛想，啊，想起來，我還有點，有點事！改天，改天再來，一定，再來……』

還沒等瑞宣說出話來，冠家夫婦急忙上前擋住老先生。大赤包十二分誠懇的說：『老先生，我們不能放你走，不管你有什麼事！我們已經預備了一點酒菜，你一定要賞我們個面子！』

『是的，老先生，你要是不賞臉，我的太太必定哭一大場！』曉荷在一旁幫腔。

富善先生沒了辦法——一個英國人沒辦法是『真的』沒有了辦法。

『冠先生，』瑞宣沒着急，也沒生氣，很和平而堅決的說：『富善先生不會去！我們就要吃飯，也不留你們二位！』



富善先生嘆了一口氣。

『好啦！好啦！』大赤包感嘆着說。『咱們巴結不上，就別再在這兒討厭啦！這麼辦，老先生，我不勉強你上我們那兒去，我給你送過來酒菜好啦！一面生，兩面熟，以後咱們就可以成爲朋友了，是不是？』

『我的事，請你老人家還多分心！』曉荷高高的拱手。

『好啦！瑞宣！再見！我喜歡你這麼乾脆瞭亮，西洋派兒！』大赤包說完，一轉眼珠，作爲向大家告辭。曉荷跟在後面，一邊走一邊回身拱手。

瑞宣只在屋門內向他們微微一點頭。

等他們走出去，富善先生伸了幾下脖子才說出話來：『這，這也是中國人？』

『不幸得很！』瑞宣笑了笑。『我們應當殺日本人，也該消滅這種中國人！日本人是狼，這些人是狐狸！』

（未完）